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類

62



第七卷 第四十五期

中華民國拾玖年拾壹月拾柒日出版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九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三角六分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一角七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二元二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四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尺寸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前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後內封面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六元五角	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刊登四期八折十二期七五折二十四期以上七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限全頁一期)(二)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三)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俟出版時收清(四)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五)廣告文中西均可惟須用楷書以免致誤(六)在登載廣告期內可贈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旭街四面鐘對過 上海 山東路德興坊底

北平 南河沿萬蒲河一號甲
漢口 歆生路洪春里十九號
哈爾濱道裏中國三道路八號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分售處

本埠	商務印書館南市萬有報社法租界大陸書局中新書局美麗書店世界圖書局天津書局佩文齋書局
美國	費城王恩東 Mr. E. T. Wang 3712 Walnut Street Philadelphia Pa. U. S. A.
日本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番地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郝汝瑛
朝鮮	京城府笠井町二六三番地大公報支社
台灣	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文化書局
上海	國聞通信社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光華書局山東路新月書店四馬路羣衆圖書館大世界售書處現代書局
北平	南河沿萬蒲河甲一號國聞通信社東安市場興記佩文書莊南柳巷大公報分館王府井大街大華書局
長春	商埠無線電前振興總報局
河南	開封統一報社鄭州五洲報社許良鎮文化報社
哈爾濱	道外正陽街震東報社八道街東方派報社道裏中國三道街第八號
青島	四方洛明記報社芝罘路申報分館河南路青年書店
黑龍江	濱江時報分社
遼寧	小西關第一商場東東北書報社
吉林	振聲報社
重慶	平民書店
南京	成賢街安樂里一號大公報分館
揚州	梅枝書店
漢口	歆生路洪春里十九號喻耕屑
常州	大街世界書局
成都	昌福館華洋書報流通處
太原	樓兒底大公報分館
昌黎	大公報分銷處
坊子	中山報社
南昌	久記報社

長沙十日

下圖爲長沙建築被共軍焚刦後狀況，
（請參閱本期憶月君著長沙十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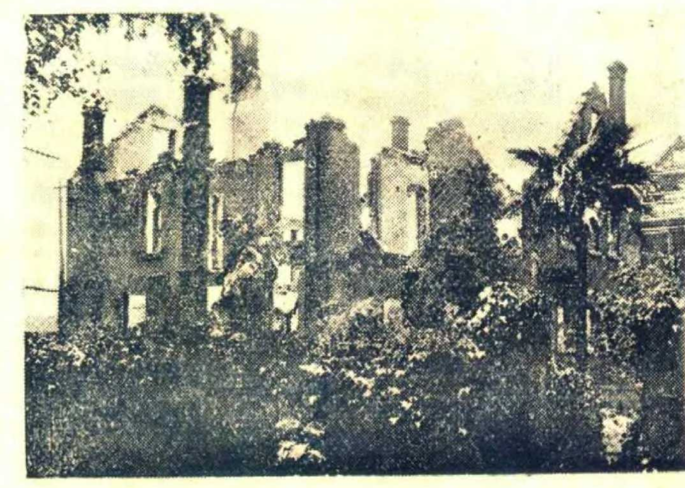

警備司令部


省政府正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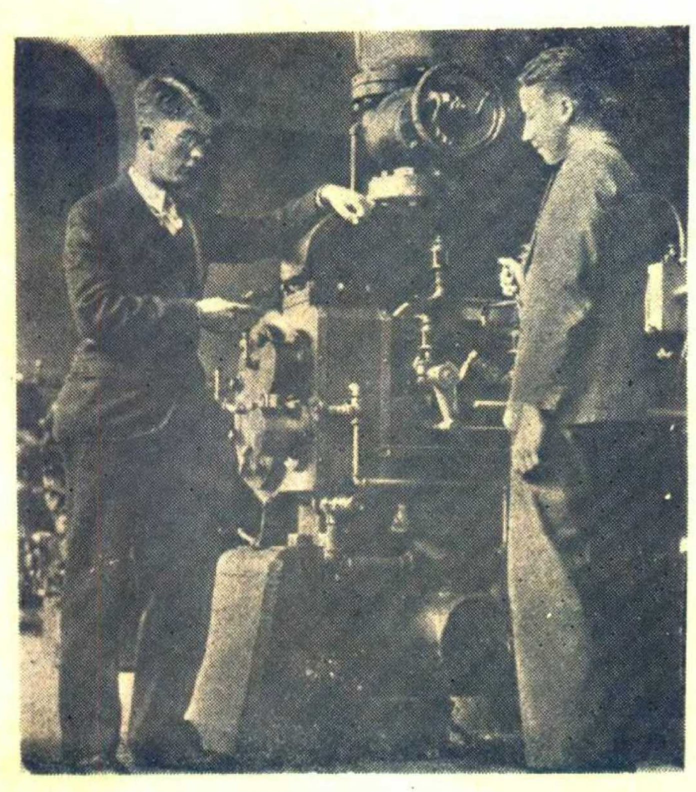

怡和之堆棧


長沙圖書館


美孚油公司


福湘女學校

海外雋影





美大科學家安迪生昨今兩年考試甄拔之美國最優秀之青年，（左）胡斯敦（右）威廉斯，現均肄業麻省工專

英首相麥克唐納女公子菊痕與未婚夫麥金能博士



法國波羅格里王妃，與西班牙王堂弟波本親王近頃結婚攝影，按新娘今年七十三歲，已爲祖母，新郎年四十一，夫婦相差卅二歲，與德皇妹婚事，同爲談資，



義太子妃試乘疾行汽車後寫眞，按妃爲比公主，



國聞週報

第七卷第四十五期目錄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美國所得稅的發展與現行制度的鳥瞰

勝[illegible]

(上)美國所得稅的發展

發祥英國

論及所得稅的起源，自然追溯到英國。一七九九年威廉皮第(William Pitt)第一次提議施行所得稅，制定所得稅法律。一八〇三年，一八〇六年，各有修改。一八一六年曾暫時取消。一八四二年根據上述兩種法律的內容與施行經驗，又通過一新的所得稅法律。一八五九年格萊斯東(Gladstone)發見只要稍為提高所得稅稅率，就可增加許多收入。直至一九一〇年，路易喬治執政，才施行分等附加稅(Graded Supertax)，採用累進稅率制度，完成近代所得稅制度的大觀。

美國情形

在美國，施行所得稅的運動，自一八六一年至一九一三年，也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一九一三年方正式施行，到現在已十有七年。美國關於所得稅的法律，最早的為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二年的稅法。其次為一八六四年稅法。一八九四年，一九〇九年都有提議，斯時美國大理院認為違反憲法，未能施行。一九一一年美國國會才有憲法第十六條的修正，經過各邦考慮，一九一三年才正式公布。自這一年起所得稅才正式施行。一九一六年稅法，增加了所得稅稅率。一九一七年稅法更施行了一種新稅，名曰剩餘利潤稅(Excess profit tax)。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稅法，對所得稅皆有修正。一九二八年稅法，特冠以「所得」二字，將以前各稅法中關於所得稅條文，澈底加以整理。茲將所得稅在美國的發展與屢次稅法要點，分條續述如下。

威省創舉

美國各邦在二十世紀初葉試行所得稅的很多，但比較有相當的成功，卻自一九一一年始。斯年威斯康新通過法律，實際推行。其重要之點，凡(一)威斯康新的居民；(二)在威斯康新經營的商業；(三)威斯康新的產業等收入，都受斯項法律的制裁。在威省的營業公司已納所得稅者，其居住該省之店夥股東的收入，即行豁免。所得稅稅率是累進的。凡個人及店夥應納稅的收入，第一個一〇〇〇元稅百分之一；一二〇〇〇元以上，則稅百分之六。公司收入，第一個一〇〇〇元稅百分之二；六〇〇〇元以上則稅百分之六。凡夫，妻，與十八歲以下童子的收入，皆算在一起。免稅限度，個人為八〇〇元；夫妻為一二〇〇元；每一小孩或寄食之親屬為二〇〇元。威斯康新所得稅的行政，採集中制。公司所得的估計，由邦的稅務司(tax commissioner)辦理。店夥與個人所得的估計由稅務司照文官考任辦法任命之估計員辦理。該邦辦法，比較完善，實行

成績，很有可觀，於是他邦羣起仿效，未幾，所得稅遂成各邦的重要稅源。

一八一五

美國中央政府施行所得稅，濫觴於一八一五年。郝維(F. C. Howe)在所著的「聯邦稅收與所得稅為聯邦稅源」一文中，論及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財政總長達賴斯(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Dallas)的特別報告，建議當時美國政府，所得稅為一豐富稅源。斯項建議並無甚結果。直到美國南北戰爭，政府需款浩繁，才提議施行所得稅。經過許多關於社會，經濟，地理，同憲法問題稱稱討論，南北戰爭第一次稅法草案，於一八六一年八月五日，在國會中以數票之差通過成為法律。內中關於所得稅的條文很多。

一八六一

一八六一年稅法規定，凡美國居民每人每年的純收入，無論來源如何，在八〇〇元以上者皆稅百分之三。凡由財政庫券，政府公債利息的收入，稅百分之一‧五，凡非美國居民而領有美國財產同股票的收入，則稅百分之五。當時所得稅，並不是直接稅，美國國會也未注意到，依照憲法規定，中央是否有權不以分攤(apportionment)的方式來征收。事實上一八六一年稅法施行之後，並無稅收。照該項稅法規定，從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起，才正式征收。

一八六二

一八六二年春天又起草一稅收法案，後來稱為一八六二年七月一日稅法，於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公佈施行。有效期間，定為四年。是以一八六三年以前，並未徵收何種所得稅。

照斯年法律規定，凡非美國居民而在美國有純收入，稅百分之五；美國居民，無論他們收入的來源若何，稅百分之三。此外更採用差別稅率原則(principles of rate differentiation)，凡美國公民或居民純收入超過一〇，〇〇〇元者，其稅率為百分之五。六〇〇元以下免稅。當時已經施行稅源徵收的辦法。

一八六四

美國南北戰爭，需款浩繁，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又制定一種稅法。內容與前此稅法，並無大的區別。免稅限度，仍為六〇〇元，自六〇〇元以上至五〇〇〇元，稅率為百分之五；自五〇〇〇元以上至一〇〇〇〇元，稅率為百分之七‧五；一〇〇〇〇元以上，稅率為百分之十。在南北戰爭的時候，以一八六六年的收入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為最多。這個數目若與大戰時美國所得稅的收入比較，自然很小，但我們若拿當時戰費與一九一八年戰費比較，數目自然也很微小。據一八六四年稅法規定，該稅法的有效期間，至一八七〇年為止。後來修改為一八七二年。實際上一八七三年還在征收所得稅。

一八九四

一八九四年克萊夫蘭(Cleveland)二次任總統的時候，民主黨執政，實行減低關稅稅率。政府收入銳減的結果，不得不另謀補救的方法。國會又討論施行所得稅。斯年的稅法草案，雖然未得克萊夫蘭總統的簽字，依然於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成為正式法律。不久，在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最有名的伯勞克對農民放款信託公司(Pollock V. 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mpany)案件中，美國大理院(

Supreme Court)宣告此項法律違背憲法。照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九條第四款規定，美國中央政府，除以人口為比例而攤派外，不能征收戶口稅或其他直接稅。該案判決，認所得稅是一種直接稅，應依人口的比例，分攤於各邦。

修憲醞釀

自從此案發生以後，許多主張施行所得稅的人皆認為若不修正憲法，所得稅就不能推行。因為避免憲法抵觸，於是一九〇九年有人提議一種專稅公司收入的賦稅，名曰「特別內地稅」(Special excise tax) 算是稅公司經營某種事業的特權(Privilege of exercising their franchise right)，普通又叫做公司內地稅(Corporation excise tax)。此項稅法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五日公布。規定，凡公司純收入在五〇〇〇元以上者，徵收百分之一的稅。在Flint V. Stone Tracy案件中，美國大理院的判決，認為一九〇九年公司內地稅是一種內地稅，不是所得稅，並不違反憲法。該項判決雖然如此說法，但事實上這個稅確是所得稅。英國大理院何以不宣告南北戰爭時所得稅違反憲法，而認定一八九四年稅法違反憲法，一九〇九年的公司內地稅也不違反憲法，這些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我們可以不去管他。我們只要知道這是一種事實。一九〇九年的稅乃以後真的所得稅的先驅。

修正憲法

因為憲法上的障礙同環境的需要，美國國會一九一一年才有憲法第十六條的修正 (the Sixteenth Amendment)。經過各邦合法批准，於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布。該項原文是這樣的：「國會對於無論來源如何的收入，有徵收課稅之權，勿庸攤派於各邦，勿庸注意人口或戶口。」(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on incomes, from what source derived, without apportionment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and without regard to any census or enumeration.) 按照此條修正，美國中央政府可以不用攤派的方法征收所得稅。

一九一三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實行征收正式所得稅。但所謂一九一三年稅法，在斯年十月三日威爾遜總統才簽字。依此次稅法規定，個人除納正常稅 (normal tax)外，尚納一分等的附加稅(surtax)。公司法人則只納一正常稅。此次稅法將一九〇九年公司內地稅法融合在一塊。原來公司收入在五〇〇〇元以下免稅限度，現在廢止，但百分之一的稅率則未更改。至於個人，免稅限度為三〇〇〇元；一個結了婚的人同他的太太住在一處，免稅限度增為四〇〇〇元。關於個人的正常稅，在三〇〇〇元或四〇〇〇元免稅限度以上的純收入的稅率為百分之一，如果個人純收入超過二〇〇〇〇元時，另納分等附加稅。附加稅稅率，二〇〇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元之間為百分之一；五〇〇〇〇元至七五〇〇〇元之間為百分之二；七五，〇〇〇元至一〇〇，〇〇〇元之間為百分之三；一〇〇，〇〇〇元至二五〇，〇〇〇元之間為百分之四；二五〇，〇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〇元之間為百分之五；五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為百分之六。

英國的稅源征收(stoppage at the source)辦法，美國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時，已經採用。法律上並規定一種納稅者自動估價

制度(system of initial self-assessement)。由政府預備表格，令納稅者將各人收入填寫在上面，交還政府，作爲計算納稅的根據。

一九一六

大戰之中，美國準備參戰，不能不籌劃大批款項。於是有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稅法之公佈。其中規定特別指明，凡不住在美國而在美國有收入之外人，亦應納稅。公司及個人的正常稅率，皆增加爲百分之二。附加稅稅率也大爲增加。

一九一七

又因爲需用款項，增加稅率，一九一七年三月三日又制定一稅法。自公佈之後，除少數公司曾行完納，個人幾全未呈繳。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又公佈一稅法，代替了三月三日的法律。即普通所謂一九一七年稅法，其實這次稅法也只是一九一六年稅法的修正而已。其中重要規定，第一原來稅源征收改爲稅源消息(information at the source)辦法；第二施行剩餘利潤稅(excess profit tax)，這不但在美國是創舉，即在世界上也是破題兒第一遭，一九一六年稅法已有規定，課軍火製造者的利潤百分之五的稅，此稅又分兩種，一爲對公司剩餘利潤的課稅，稅率最高到百分之六十五，一爲戰事利潤稅(war profit tax)，稅率最高到百分之八十。第三所得稅正常稅率與附加稅率皆大大提高。此項稅法的頒佈，在賦稅行政方面增加了相當的困難。就是一九一六年稅法的稅率並未取消，又加上一九一七年稅法的稅率，一年之中，一個人要按這兩種稅率納稅。一九一六年正常稅率與個人免稅限度之規定，仍然有效。另外加上對個人百分之二的正常稅。其免稅限度爲一〇〇〇元，已結婚者的免稅限度爲二〇〇〇元，每一依賴者多免稅二〇〇元。公司的正常稅率，一九一六年稅法規定爲百分之二，一九一七年增加百分之四，共爲百分之六。至於分等附加稅，在一九一六年稅法外，另課以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十的附加稅。稅率最高到百分之六十三，正常稅率最高到百分之四，共爲百分之六十七。這種稅率，實在高得可以，惟專稅大宗收入，一般人到不覺得擔負如何之重。

關於剩餘利潤稅，也有很詳細的規定，此處從略。

一九一八

美國自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正式參加歐戰，雖然一九一七年稅法把各種稅率增加得很高，但所籌款項仍然不敷應用。這纔有一九一八年稅法的制定，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公佈。在未公布之先，歐戰已經告終。此次稅法很採取了些公民同專家的意見。關於個人及合夥營業的剩餘利潤稅皆行廢止，關於公司的剩餘利潤稅，稅率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公司所得稅稅率定爲百分之十二。關於個人的所得稅，正常稅率最高爲百分之十二，附加稅率最高爲百分之六十五。共計爲百分之七十七。在此稅法中同時規定公司剩餘利潤稅稅率減輕，個人所得稅稅率名義上減輕爲百分之八，附加稅稅率則仍爲百分之六十五。在這個地方，我們應當注意，只在一九一七年中，個人同店夥完納剩餘利潤稅。

一九二一

一九二一年稅法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布。其中變更的地方很多。第一，公司

[redacted]・曾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取消。公司所得稅稅率，由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二‧五。第二，個人所得稅也有重要變更，一九一八年稅法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最高附加稅率，在一九二一年仍然有效。自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減低至百分之五十。第三，關於以餽贈方式避免納稅，另有規定，茲不贅述。

一九二四

自一九一八年歐戰完結，和平恢復，所得稅稅率依然很高，美國人民頗有議論，這才有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稅法的公布。公司所得稅稅率，沒有變更，個人所得稅稅率則大為減輕。最新的改良就是設立美國賦稅訴願局 (United States Board of Tax Appeals)。其職務在人民未納稅之前，將人民應當納稅的經濟情形，先加以詳細公正的審察。免除人民已經納稅，發現重徵，然後向法庭起訴請求退還種種麻煩。其地位在賦稅行政系統中是獨立的。 其組織有十六人，是一種司法機關 (judicial body)。一改『先納稅後爭辯』(pay first and argue afterwards) 的辦法。 比較英國制度簡便了許多。

一九二六

歐戰後六七年來，美國國家財政逐漸恢復原狀，遵照量出為入的原則，更需要減輕稅率。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又公佈一種稅法，其重要變更如下：

(一)個人所得稅正常稅率，依一九二四年稅法規定，在免稅限度之上第一個四〇〇〇元，稅百分之二；第二個四〇〇〇元，稅百分之四；其餘稅百分之六；依一九二六年稅法，減為百分之一‧五，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二)個人附加稅率，依一九二四年稅法規定，最高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一九二六年稅法改為百分之二十，減輕了一半。

(三)個人免稅限度，已結婚者增至二五〇〇元到三五〇〇元，獨身者自一〇〇〇元至一五〇〇元。

(四)勞力所得限度，增至一〇〇〇元至二〇〇〇元。

(五)關於賦稅訴願局，以先暗昧不明的條文，現在皆修改明確固定。

一九二八

一九二八年稅法，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公佈。在外表上與實質上皆與以前的稅法不同。第一，一九二八年稅法，第一次冠以所得稅字樣；第二，將以前關於所得稅的法律加以整理。美國現行所得稅制度，完全根據此項法律，以下把美國現行所得稅制度，作一概括的叙述。

(未完)

拿破崙兒子的玩具發現

（富蘭）

△軍隊的雛型

一盒小孩子的玩具。藏在灰塵山積的法國政府的壁橱裏面。原來是拿破崙的兒子那位不幸的小『羅馬王』的遺物。現由法政府拿出。陳列在梅爾美森的城堡裏面。那地方就是約瑟芬離婚後退居之所。

從這盒玩具上看來。想見拿破崙努力要把軍事學識灌輸到他兒子身上。小小的輕炮。用金銀做成。由象牙製的馬匹拖着。還有着鮮紅衣服的馬隊。和戴白羽無邊軍帽的擲彈兵士。

但考法國歷史所載。拿破崙的兒子。並不喜歡玩弄玩具中的軍士。他非常喜歡繪畫。表現出他驚人的天才。也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這盒玩具。被藏匿在壁橱裏。經過百數十年直到如今纔發現。

拿破崙的兒子。於一八一一年三月二十日誕生於巴黎的都勒來司宮。當下就被封爲羅馬王。那時拿破崙雄心勃勃。正大做其創造偉大帝國的迷夢。預備傳給他的兒子。後來這位王子。死在奧地利的司哥恩朋。年紀只有二十一歲。爵位是「來克司達的公爵。奧地利太子。」

但是拿破崙的兒子並不曾顯露出軍事特性來。據許多美術家說。倘使天假之年。也許成爲一位偉大的美術家。。他的幾張繪畫作品。現已由法政府收集攏來。和不用的玩具一同陳列着。



世界經濟衰沈與日本國民的覺悟（續）

井上準之助著
楊亦周譯

四、日本外國貿易之狀況

金解禁後之日本外國貿易，及與此相伴之國際收支狀態，對於日本財界現狀，實有重大關係，玆試爲說明如下。

在世界經濟衰沈之下，影響於國外貿易者甚大，已如前述。因此最近各國國外貿易的額數，均有顯著的減退。如以北美合衆國爲例，則本年上半期的輸出總額，爲二十億八千萬美金，與前年同期相較，則有五億四千萬金元的減少，輸入額的減少，與此略同。至於日本國外貿易的狀況，果屬如何，截至本年六月，內地輸出金額，約七億三千萬元，如與昭和四年截至六月爲止相比較，減去二億八千萬元，至輸入金額則較前同期，減少三億四千萬元，因之輸入超過的金額，較之前年，減少五千八百萬元。如上所述，貿易金額，異常減退，若就各個物品輸出入的數量，分別調查，因各種物品的價格，有極顯著的低落，輸出入的數量，則不如金額減少之程度。棉織物輸出金額，減少百分之二四六，其數量的低減額，則僅爲百分之六●四。又如棉花輸入金額減少百分之二八●九左右，其數量不過減少百分之六●六。又如精糖亦然，其輸出金額減少百分之一八●二，其數量低減則僅爲百分之八●三，砂糖輸入金額減少百分之二五●一，其數量則不過減少百分之八●九。至若其他物品，雖各有程度之差，但輸出入數量之減退，均不如金額減退之甚，此爲共有之現象。輸出入品的價格既均行跌落，因之僅就金額與前年比較，日本國外貿易之異相，不能明瞭。唯就輸出上觀之，最重大的結果，爲生絲積貨的二十萬細，如前所述一爲日本自身生產過多，一因美國經濟衰沈銷售不旺之所致，此固屬遺憾之事，但輸入超過數，與前年比較，亦有五千八百萬元的減退，在金解禁的最初半年看來，不能不謂爲結果良好。

再依則本年下半季的國外貿易狀態，究竟如何，試一推述。如以現在的希望而期其實現，固屬非常困難之事。但自目前財界現狀觀之，並未見有特別的輸入增加的情勢。生絲價格，雖異常低下，惟生貨的賣出，已有相當數量，且美國財界現狀，如胡佛大總統所言，經濟衰沈之現象可望底止之理由甚多，此後必有相當的交易，加以銀價的低落，大勢已趨穩定，最近對中國棉織品

的輸出，可望次第回復，至若砂糖橡皮及其他食料品原料品，各地對之，均已講有調節的方策，故其價格，最近亦趨於安定，最險惡之時期，業已過去，下半期之國外貿易，必能收得相當成績，此吾人所敢深信者。

五、經濟衰沉之對策

關於目前日本經濟衰沉的對策，應分一時的對策與根本的對策，從事考究。第一爲現在對於日本經濟衰沉，究竟有無一時的救濟方策，關於此問題，實有詳細研究愼重考慮之必要。今日世界上經濟衰沉之狂潮，正在强度的前進不已。在此黯淡的潮流中，日本既已波捲入漩渦，而欲任急流鼓蕩之下，獨自靜息，非至不可能之事乎。以不可能之事而企其可能，倘不出以極愼重之考慮，恐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現在問題，即在世界强度的高潮中，日本既同受其襲擊，惟有政府與全體國民，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在急流之內，務期轉入較爲緩流之沿岸，以闘得以逐漸靜息，除此以外，恐別無善法。然在狂潮正中，又値全世界急流不息之際，日本一國有無靜止之奇術，此不能不詳爲研究也。合經濟界全體步調爲一致的進行，此爲吾人所理想者，固勿待論。足弱則落伍，其事固不可，急行則傷人，其事亦不可，必須共同提携，合力進行，隨時有臨機應變之處置。但根本言之，已如前述，財界如此不況之時，多數國民被狂潮襲擊，日爲恐怖心理所驅使而抱不安，此爲常所經驗之處，政府對此，深加注意，乃屬當然之義務。又各種商品及有價證券等，均因受世界的影響，固不得不相當的低落，然如徒爲恐怖心所驅使，而致不當之下落，招來一般的不利，對此極力講求對策，固屬當然之事也。

第二爲對財界的根本對策。現在根本的不能不急行處理之事甚多，實遠過於歐美各國，其事業爲何，茲試略爲舉證。日本在世界大戰以前，無論自事業界言之，或自金融界言之，一切的經濟機關，均遠遜於歐美諸先進國家。其後因大戰暴發，經濟上異常順調，應世界的需要，日本生產能力爲急烈的增高，基礎固鞏，一切機關均行擴大。然如前述，世界各國戰後財政的整理，通貨收縮，十數年間至於極度。獨日本在戰爭中急激的膨脹，且其間有關東大地震之故，不能隨世界情勢之變遷而進行。在此金融整理落後之期間，又遇世界經濟衰沉之時會，時勢所迫，不得不急爲整理之事甚多。一一爲具體的例舉，恐不勝其煩瑣 故茲僅爲抽象的說明。第一爲經營不合理，借入不當的鉅款，妄爲無益的儲蓄，此種情形，在遇今日世界經濟衰沉之時，不得不立爲整理。犯此病者甚多，或有所犯之程度甚大者，凡此均足給與日本經濟界以甚大之打擊。此種弊病，今後實不能不根本加以整理，根本的整理爲何，即借入金的整理，利益分配的減少，及經營的改善，必如此而後使股劵的價格安定，信用的基礎鞏固。再以他例言之，即爲生產過剩的現象，此或由於生產能力的增進，或用於國外需要的減退，但無論如 ，際此時局，除應需要的程度而爲生產的制限外，別無他途。因此最初先安定商品價格，商品價格一經穩定，則爲所代表的股劵的價格，亦即可以維持。若更以他例言之，即戰爭中日本生產能力爲急激的增進，但在戰後十數年間，其需要極端減退，其事業擴張之程度，在日本最近之將來，

失業[illegible]力相當之工作，到底不能求得。同時借入金雖多，而股票所有者，不能自覺，再加以經理人管理不當，以致不能整理。如此情形，實例甚多，若聽其自然，而不講救濟方策，一遇世界經濟不況之惡流，則日本經濟界之不安，自必甚於外國。此種情形，吾人以爲除整理外，別無善法，如一談及整理方法，政府應爲之事，極爲繁多，政府非立於指導地位努力不可。需要於法制之力者有之，需要於保護獎勵者有之。然此在政府事業則易爲力，若在民間事業，則非當業者對此根本對策，有充分之理解時，決不能實行。因此官民一致，上下協力，共同努力於根本對策，誠屬今日之急務，舍此更無他途。試一觀英美今日之狀態，處玆經濟國難之秋，對於根本改善方策，亦正日不暇給，官民一致，苦心研究。就中尤以英國難局爲最甚，以棉業爲中心的蘭加夏，有百分之二五乃至三〇的生產制限。未來永刧，幾有不能恢復舊觀之感。日本的紡績事業，有百分之二二，或二三的生產制限，不久即可恢復原狀，此無論何人均抱有此確信不疑之觀念。此與英國所差甚大，吾官民處此局面，苟能共同協力，則今日難關之打破，並非至難之事也。

六、失業問題

在世界經濟衰沈的惡潮中，各國所最難處理最感苦痛者，即爲對於失業者如何救濟之問題也。在今日經濟組織之下，失業發生一事，在某一時期，爲必不得已之現象。原來經濟衰沈現象爲循環的，約每十年間一循環，此多數人所已言明者，經濟界隆興時代，即製造工業之旺盛時代，此在期間勞動者有適當之數目。及其反動之來，經濟界驟形衰沉，需要減退，因而調節生產之事起，生產調節，則失業者的出現，爲不可避免之事。故失業者在今日經濟組織之下，絕對無防止之術，同時政府對失業者的救濟方策，不能不爲極大的努力，且須訴之全體國民，起而與政府共同協力，講求對策。失業者數字，在美國或稱有五百萬人，或稱有三百萬人，統計上尚未十分正確。英國最近數目，達至百九十萬人，德國則在三百萬人以上。日本根據最近統計，已有三十七萬二千人。此失業者統計的數字，尚有種種議論，謂爲不甚正確，但在經濟界衰沉之下，顯明的影響及於日本者，則自今年一月間起，失業者漸次增加，乃爲不容否認的確切事實，吾人對於失業者救濟方策的講求，實屬當然之義。然則失業對策，究應如何講求，關於此問題，如爲說明，即政府對於各地方的失業者，各就其所在地方而講求對策，許可地方債的舉辦，隨地安置，在相當地方，使興辦土木事業。在此種情形之下，政府應竭力講求防止失業之策，使新失業者不再發生固無待論，但現在所已有之失業者，乃係就上述方策，以謀救濟者。至今後世界經濟衰沉，至於何極，又其影響及於日本者，究至如何程度，隨此而失業者之數，將來究至如何之多，事屬未來，現在固不能出於豫測，但今日則如上述，係以地方爲主而施以救濟者。然失業問題，時時變化，其緊要之程度，亦時時不同，關於救濟方策，在中央政府，當以十分的努力，以解決此問題。至一部分人對於失業者，主張與以補助金，吾人則已有覺悟，斷不如此主張，因鑒於歐洲諸先進國失敗之跡，決無再蹈同一覆轍之勇氣也。

七、對於所謂「財界救濟策」的意見

對於經濟衰沉所唱之救濟方策，意見甚多，實難總述，茲就余個人對此中一二主張的管見，略爲陳叙如左。

最近因外國物價低落，日本同種之工業，陷於異常困難之境，因而有主張以關稅保護之者，從防止「屯併」Dunping 保護工業一點觀察，不失爲正確之路。「屯併」之防止，以法律定之，政府則因應法律以實行之，無論何時，遇有「屯併」政府即適應法律，課以相當之稅，固屬當然之事。惟究竟是否「屯併」非經調查之後，不能決定耳。於此有二個條件，第一、在輸出國一方，必其向日本輸入或販賣之貨物的價格較輸出時該地正當發賣價格，加以運費，保險費，手續費與其他雜項及關稅之價格爲低，第二、此種低價物品，認爲有害及日本重要產業之虞時。此二種條件，如果備具，當然實行保護關稅。保護關稅，今日盛唱於民間，因世界物價低落，日本工業困難，慘淡經營始有今日之日本工業，將被破壞，應即依關稅政策，加以保護，即余個人亦如是想。惟是對目前事情，漫然不察，即加以保護，結果必貽害甚大。因在今日局面之下，日本工業所應注意者爲不當借金的安置，與事業的整理，若漫然以關稅保護，則整理必難實現。日本經濟界何者爲今日所最困難者，自大部分經濟狀況觀之，尚未有如是之惡。大工業大企業，仍尙有未加整理者，如果實行減少利益的分配，改變內部的狀態，一般財界必大起騷亂，如不愼審從事，漫然以關稅保護，則害必叢起。然如重要產業均加以整理，金融機關，亦有相當措置，事業基礎，可望樹立時，而後政府始可加以十分的保護獎勵。譬如日本之製鐵業，吾人可認爲極感困難，但此種事業之統制，合併，合理化，金融的整頓等，均已就緒，日本製鐵業之將來已有充分希望時，而後政府始可加以關稅的保護。其他重要產業亦然。若毫無所察，即以保護，其貽害之大，殆屬吾人所可想見者。

更有以大舉公債籌與政府事業，爲目前救濟方策者，唱此說者，亦大有人在。然如前所述，在世界經濟衰沉之大潮中，日本業被捲入漩渦，舉辦若干公債，以謀增加一時的工作，或有人豫想此種辦法可以使經濟緩和，亦未可知。但世界經濟衰沉之潮流，正爲强度的進行，在此情形之下，而爲此姑息一時之方策，不特不能奏效，而且在金解禁之後，逆跡而行，必至公債市價跌落，內外信用失墜，此爲極顯明之理。如此無謀之事，對於日本經濟界，必有異常的毒害。在此時局不得不整理收縮之事業，再行展延數年，貽日本財界以永刼不復之禍，改善之事，將永不可能。時至今日，人心俱已興奮，尤以甫行金解禁之後，値世界經濟衰沉之時，正須國民一致努力，此種方策，決不能行。即使實行，亦必破壞日本經濟，此余對於唱漫無責任之高調者，不能不加以非難也。

此外更有主張再度爲金的輸出禁止者，余對此等議論，實無正式的陳述意見之勇氣。時至今日如果再度舉行金的輸出禁止，其勢必全行破壞日本之經濟。以國民大多數之犧牲與努力，始得實行之金解禁，其後並無何等障碍，繼續順調進行，彼果抱何種目的，再度高唱金輸出禁止，其意之所在，實令人苦於索解。

現在如再度禁止金的輸出，滙兌市價，將急激的下落，財界必引起異常之不安。且匯兌市價跌落，內地物價，又復騰貴，貿易狀況，反行惡化。尤以世界經濟不况當前，日本經濟界不能確立根本之時，此種暴舉如果實行，除誘導日本經濟於破滅之途，別無何等利益。

再次則爲對現政府的舊平價解禁，持反對態度之人士，唱所謂新平價解禁之說者，亦有所聞。此與金的輸出再度禁止之說，同無一顧之價值，此亦非根本破壞日本財界不能實行之主張也。持此論者，其口頭套語，常謂今日世界各國雖均苦於經濟衰沈，而獨法國一國經濟繁榮者，完全由於該國實行新平價解禁之故。此種觀察，實屬大謬。現在法國經濟決非繁榮，其物價指數，去年六月爲六二三，本年六月降爲五四四，約低落百分之一二，與英美相較，並無大差。最近美國因經濟衰沈之故，赴法旅行之客，因之大減，實與法國國際貸借以極大的變化。獨法國一國經濟繁榮之說，實不正確。不過法國在美國證券界的反動以前，經濟狀況，尙稱良好。即在今日與他國相較，亦稍緩和，此則因該國與他國情形別有不同之故也。茲試略述其要點。第一戰後經十年以上，德國之賠償問題，始告解決。法國以此賠欵，除支付英美借款以外，尙有鉅額餘欵。第二法國實行金解禁，雖在昭和三年六月，然自昭和二年三月以來，即極力從事於整理財政及公債，在此期間，其對英匯兌市價，釘封於一二四，其後因金解禁之影響，始得消除。昭和元年平均物價指數爲七一二，昭和二年爲六三〇，有百分之一一的下落，其爲不况所苦，殆已甚明。如果謂現在法國財界，比較其他各國稍稱良好者，此皆由於法國國民對財界難局善於處理之所賜也。第三爲已向海外流出之資本，又復歸還國內。戰後賠償問題難於解決，佛郎市價暴落之時，法國資本向海外流出，其金額甚鉅。其後財界安定，自昭和元年的後半季，開始復歸，直至今日，此種趨勢，仍尙持續而未間斷。此於法國財界有重大關係，亦屬明顯之事實。

復次謂法國無失業者，因而即謂法國經濟繁榮，此種觀察，實屬錯誤。法國爲人口漸減之國，法國的人口問題，與日本不同。大戰之時，多數壯丁，喪於疆場，於是勞動者，恒患不足，最近由義大利及其他國家招來之外國勞動者，約有五六十萬人，使其從事於農工業，他國所最感痛苦的失業問題，當然不能見之於法國。故謂法國因新平價解禁而致今日之繁榮者，證之於同樣實行新平價解禁而仍陷於苦痛之狀態的義大利比利時諸國，其主張之不正確，殆屬極爲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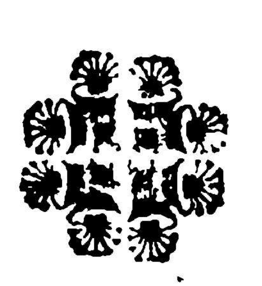
八、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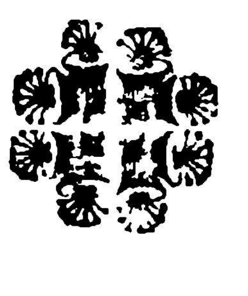
最後余有願陳訴於國民之前者，即國民經濟如一種調和，投機者流，必乘機而起，求經濟上極端的繁榮，企圖不當的利得。及至反動之來，經濟界起衰沈之象，一如今日之情形，此等人又將以同一手段，高唱毫無根據毫無遠謀的悲觀論，以便從中企圖不當利得，致引起國民全體不當的恐怖心，一如今日之事態，以重苦吾國民，此則不勝浩嘆之事也。今日之經濟組織極爲複雜，因之欲使國民盡行理解，極屬困難。今日値全世界無一處不經濟凋疲，無一處不感痛苦，一感痛苦，即發出怨聲，從事悲觀

，似非所宜，殊為國民所極應慎重者。遇此事態，寧宜切實理解時局，不惜站在各個立場，分頭努力。合全體國民一致協力，破此難關，乃極為重要。吾人由於過去的經驗，經濟繁榮，未有能經時日甚久者，與此同一理由，經濟衰沈，亦決不能永久繼續。即就日本最近經驗言之，經濟界之繁榮凋敝常相循環，前文已述及之。美國大總統胡佛氏，曾謂美國今日之經濟衰沈，已達其底止。所謂已達底止者，雖不必即謂從此經濟繁榮，但如前所述，今日世界不況之直接動機，為農產物的過剩，與美國海外投資的激減。農產物的生產過剩，繫於天候的良否，固不能完全由人力支配，不過各國共同盡力之所及以調劑生產需要兩方，決不能聽今日之狀態，使其自然推移。且美國為戰後世界之一大債權國，同時為一輸出超過國，截至今日，正在吸收鉅額資金之時，每年自海外受取金額，尚在十億元以上，為擴張其銷路起見，除使海外投資復活以外，別無他途。如果美國站在自身財界的立場，貸款於國外，則各國購買力之妨碍，可以減除，此亦可由想像而得之事。經濟界之繁榮與衰沈，固有種種原因，但常為循環的。在經濟繁榮之時代，可以得最高之收穫，經濟衰沈之時代，可以整理事業，準備事業，余個人從不作不當之樂觀，亦不作不當之悲觀。惟有切實理解經濟衰沈之真相，盡自己之所應為所能為者，努力奮鬪，始終不懈。在此時期，日本國民除持此信念以外，別無他道，關於此點，甚願國民有甚深之諒解也。

※　※　※　※　※







長沙十日記（續第三十四期）

憶月



本報第二十四期刊載憶月君撰長沙十日記。叙述紅軍初抵長時。其目擊慘劇。嗣著者避難滬瀆。頃方將續稿寄到。洋洋萬言。述慘刧經過綦詳。亟爲披露。留作他日史料。想閱者當不以明日黃花視之也。——編者

（三）全市赤色大恐怖

七月二十九日。爲長沙城陷落之第三日。全市人民。更形惶恐。蓋紅軍之暴行。日彰一日。二十七及二十八兩日。除縱火焚燒軍政機關外。殊無其他軌外行動。猶對人曰。「我們紅軍。是不亂來的。有二三百担租穀的人家。還不算是土豪。只算得是無產階級。我們要加以擁護的。你們百姓。不必驚怕。但是軍官土豪。被我們拿獲了。就不原情哩。」而彼等所言。與事實相證。適成反比例。是日早飯後。紅軍即四出走動。大街小巷。無一處不有足跡。且語其同伴曰。「我們上街找土豪去。」見屋宇門面之稍爲闊大者。叩門入。穿房過室。任意搜索。莫敢阻擋。非土豪亦誣爲土豪。非軍官亦誣爲軍官。以遂其搶刧之願。紅軍以長沙市內。尚伏有多數反動份子。及軍官土豪。故其毒計。舉凡反動也。軍官也。土豪也。必欲一網打盡。乃於長沙四城。及近郊周圍五里要隘之地。暨湘江沿岸。均放有步哨。三五鵠立。嚴密警戒。一方面固防軍隊之反攻。一方面宣布特別戒嚴。不准市民携帶箱物。逃出市外。其有不携一物。僅着隨身衣褲而逃者。亦必受嚴厲之檢查。有黃某家。僅中產之資。恐怖不安。着青布短衣。扮做工人。偕妻逃離長沙市。出小吳門五里至二學園地方。遇紅軍步哨檢查。黃未携帶箱件。僅隨身一包袱而已。內藏田契借約之屬。及金鐲金圈等。爲檢查者見。即將契約撕毁。金飾沒收。並誣黃爲土豪。謂非土豪。何須逃跑。逃跑而携田契金飾。非土豪而何。遂撥動槍機。對黃轟去。黃欲申辯不及。而彈已中胸。倒地斃矣。既斃黃。又擬斃其妻。幸妻靈敏生急智。佯稱爲所雇女工。乃得脫險。又有曹姓者。家小康。體質肥白。化裝爲洋車夫。携米袋如購米狀。擬由北門出城。而逃鄉間。至城口。即爲步哨阻攔。謂其肥而且白。不類苦力。必係土豪。佯爲裝扮者。不待分說。即抓往協操坪五十標內僞總指揮部之執法處。俄而僞執法官升堂審訊。問曹曰。「有人報告你是土豪。故意扮做這種樣子。冒充工人。我們現在要處辦你。」乃援筆書「請解之」三字於紙。交於左右紅兵。所謂「請解之」者。不予說明。讀者懸揣明

暸。蓋紅軍中。另製有固定名詞。舉凡行軍口令。往來公文。其語詞一概更改。如陸軍操法口令呼曰。『立正……向右轉……開步走。』紅軍則與此不同。呼爲『立正……向右轉……滾。』滾字一出口。舉足齊動。蓋以滾代替。『開步走』之口令也。夫開步走何等可聽。而必易以『滾』。其粗魯蠻暴。此可表現。至「請解之」云者。因紅軍殺人命令。不曰斬決。槍決。或處決。而易以『請解之。』意義所在。即以刀槍解其肢體云也。曹見僞法官於紙上書「請解之」三字。雖其懷疑怳恐。但不知其用意，旋見接受此紙條之紅兵。入內另提一人出。就階下殺之。刀凡五斫始斃，方悟『請解之』的名詞。即屠殺民衆之催命符。又目階下死者僵臥。頸被數刀。血肉淋漓，何等可慘。回顧自身。愈益驚悚。乃極力鎮定辯駁。冀免一死。白於僞法官曰。「你們紅軍來了。土豪還敢露面在街上行走嗎，我因爲是無產階級的車夫。沒飯吃了。所以才敢出來買米，」僞法官聽其言。頗有理由。點頭稱是。曹乃稍爲放心。旋僞法官又問曹曰，「今日是什麼日子，」曹答「今天是六月初四日，」又問「你說的是陽曆抑陰曆，」曹答『我們苦力。不曉得什麼陰曆陽曆只知道一天天推算過日子。』僞法官連點頭稱是。曹愈放心，旋又寫數字於紙面。問「識字否，」曹答「我們苦力工人。沒有讀書。不認得字。」僞法官連稱是……是……。既如此。你可以出去，蓋曹頗善辭令。對答如流。無隙可尋，如問其知陰陽曆否，則言不知，問其識字否。則答不識。萬一對答相反。恐曹之性命。亦喪於紅軍手矣，曹復乘機要求曰，『你們是擁護我等無產階級的，我到外面去恐怕他部紅軍又把我抓去。請你給我一張通行條子。使我好在街上做工。』僞法官認爲有理由。遂給予通行條一張，曹持此通行條，在市上橫衝直撞無懼色。亦不須再逃跑。誠可謂因禍得福耳。是時市內人民。本有多數擬逃往鄉間。但見其警戒之嚴。檢查之苛。稍一走動。即將發生性命危險。故雖恐怖萬分。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高級軍官。未隨軍以去者。亦多改姓換名。易裝蟄伏。摒氣息聲。不敢作一語。昔日之洋洋豪氣。至是完全消磨。余友某。時充湖南高級軍職，相晤之下，見其跣足裸腿。扮作農夫。愁容滿面，相顧唏噓。徒喚奈何而已。

紅軍對各公私機關團體。以及學校，無一不摧毀。其所保護者，只有兩機關。一爲郵政局，一爲電燈公司。於頭門張貼彭德懷布告。不准紅兵入內搗亂。故郵局與電廠，未受絲毫損失，蓋郵局賴以通達信息。寄遞傳單。電燈賴以供給光亮。二者爲所必需。故特加保護，至電報局亦係傳達消息之機關，竟被摧殘，蓋是時電報局長殷德洋。乃何健之女婿故也。臨退開携去電報機二架。故紅軍佔長沙時。電報阻斷。外埠各報館新聞電訊，無法傳出，僅賴外國兵艦無線電供給消息。彭德懷又命令所部。凡遇學校。一律放火焚燬。蓋目學校爲智識份子之集團軍也。幸命令雖下。未急遽實行，故學校雖有被焚者。尚得保留一大部份焉。惟據全湘教育樞紐之省教育會。于是日被焚，會內有中山堂•圖書館•博物館•賜閒園佈置完備而雅緻。教育界人士，每於閑暇之餘，游宴聚會於其間。中山堂建築工程。冠甲全湘。費兩年之力。糜鉅萬之欵，於今春始建造成功，圖書館藏書極富。有古代秘笈，海內孤本。中西圖書。名人字帖。價值貴重。可想而知。博物館，有周漢宋元明清歷代之古物鼎彝。歷朝之衣冠袍甲。陳列其間。供人瀏覽。國粹所寄。價比連城，賜閒園亭榭花木。境地絕幽。買茶沽酒。坐飲其中。心曠神怡。紅軍有意摧殘教育。蹂躪文化。更不肯保存國粹，對此教育•文化•國粹三者集中之場所。竟忍心付之一炬。

(四)一片搶刦聲

三十日。為紅軍佔踞長沙之第四日。全市遍開搶刧之聲。坡子街李文玉金號。高樓崇屋。門面閎綽。湖南首屈一指之金店也。地痞垂涎。乃勾結紅軍搶刧。該店主人早料其有此不幸事。預先將大宗金飾運藏他處。其他各金號亦然。紅軍入刧。附和地痞。極夥翻櫃掘地。搜索殆遍。只搜得少數零星金飾。而無大宗金器。乃知該店已將整數金飾運藏。使彼等不能陡發大財。恨之。遂轉刧其陳設器具。而毀其窗格玻璃門片。以及貨簾櫃枱。此裝飾備極華麗之金店。驟遭破壞。斷板片木。零落滿地。其餘金號。如文元樓●余太華●寶成等家。均開設坡子街。●紅牌樓一帶。衡宇相望。距離不遠。恐同罹斯刧。乃請團紳。即時沿街鳴鑼。組織挨戶自衛隊。附近千餘商店店員及廚房司務。立聚五六千人。各持鐵棒●木棍●扁擔●菜刀為武器。把守坡子街●紅牌樓兩處街口。如係負槍紅軍。携帶所刧之物而過。則任其通行。蓋彼有槍在手。莫可奈何也。若係地痞刧物奔走。則攔阻途中。追繳其物。不允即享以鐵棒●菜刀等之滋味。間有倔强之徒。不肯退還贓物。因而被菜刀斫死。鐵棒擊傷者。不知凡幾。李文玉之器具。及零星金飾。因得追還若干。蓋當時市面混亂。達於極點。幸人民起而自衛。地痞乘機搶刧之風。始稍戢。否則又何止李文玉一家受害耶。

八角亭湘垣商業之中心點也。所有大商店。薈萃於斯。幾如上海之南京路。然有百貨店。牌名華豐者。洋樓數層。巍然獨峙。股本約數十萬金。因長沙商塲蕭條。營業虧耗。紅軍覘其店宇之高巍。疑為大資本之商家。於是降臨光顧。而刧其貨物。寶飾器皿。亦盡毀拆。損失極巨。不復能開門營業。日新綢緞莊。新世界洋貨號。亨得利鐘錶店。亦同遭刧焉。又謂上海中華書局編輯舜某等。為國家主義派及醒獅派首領。謂該局發行之書。含有國家主義色彩。於是將長沙中華書局分局搶刧之後。復加查封。並捉去夥友數人。斬決於長沙縣屬之騾梨市。商務印書館。聞中華書局被刧。乃停止營業。幸告無恙。小吳門正街一帶。無論大小商店。多半被搶。事後店主緊閉其舖板。於門前貼一紙條曰。『小店被搶一次』。或「本店搶刧一空」等字樣。若不如此粘條表明。則一次搶去之後。而二次三次。將連環來刧。蓋紅軍系統複雜。此部刧掠剛去。而彼部旋踵繼來。若見門首粘有被刧之條。則知此戶銀錢貴重之物。已為先我者刧走。遂不復入。乃轉顧而之他。至私人住宅之被擄者。不可以數計。刧得皮箱。而無鑰匙以開鎖。則用大刀劃破。取其所蓄衣物。凡物刧到手中。即時沿街呼叫拍賣。轉易現金。蓋物質笨重。不若現金之便于帶走也。而拍賣索值。開古今未有之廉價。如狐皮袍一件。至少可值百數十金。而祇索價四五十元。套鞋一雙。原價一元二角。祇售銅元二十枚。香雲紗一疋。其值當在百元以上。祇索三元餘角。其他可以類推。若購者再貶其值。則一元一疋。香雲紗五元一件。狐皮袍。亦肯出賣。有某君在市遇紅軍携香雲紗一疋拍售。初索三元二角。某君試購之。謂囊間無多錢。只有一元八角。盡數給與可乎。紅軍允應。付以香雲紗。某君給以價銀。將紗挾於脇腑間。適有無賴立於背後覬之。從某君脇腑間搶去飛跑。某君乃質問售紗紅軍。謂剛買遂被刧。要求退價。紅軍乃將無賴追獲。以梭標刺傷其面。血流如注。復將無賴解往偽軍部。彭德懷親自詢訊。無賴曰「我們是無產階級。有幾天沒吃飯了。所以才搶」。彭聞其言。從口袋中掘洋一元八角。以付某君。作退還物價之資。而以香雲紗賜予無賴。無賴嘻笑而出。復責售紗之兵。不應刺傷其面。夫當街刧物而不刑。反以所刧之物而予之。其縱容流氓地痞。故意造成混亂社會。由此可見一斑。故當時只要是無產階級。即可無法無天。任意橫行。彭初入城。雖斬決乘風搶刧之地痞一名。其宣佈罪狀。並未云其搶刧

應處死刑。只云其搶刧事先而不報告。其罪當死。蓋凡地痞聚集搶刧時。須先向紅軍中之任一兵士。密報某家係土豪。某家是軍官。然後由一二武裝紅軍走先，率帶無數流氓地痞於後。入宅大舉搜刧。如此。則謂之事先報告。反是則謂之事先不報告。先事報告而搶刧無罪。事先不報告則罪該死。此種律條，變相言之。即係令地痞流氓與自己打夥求財也。然紅軍屠殺、刧掠、焚燒。此爲吾人日所聞見而切齒痛恨。差幸對於奸淫婦女之事。在長沙絕未有聞。余著斯記。採取實錄。不敢虛構。亦不願誣人以罪。故以不奸淫婦女一層。附帶紀之。

長沙大西門外江岸。有怡和、太古、日清、戴生昌等輪船公司。均屬外人經營者。太古、怡和兩公司堆棧，寄存商人貨物甚夥。每棧所值不下二三百萬元。地痞甚覬覦。勾結紅軍。初搶怡和公司堆棧。一時羣盜蜂集。人山人海，擁塞不通。膂力過人者。物刧到手。得意洋洋。負之而歸。其氣力微弱者。輙被打傷。甚至頭破血流。昏厥倒地。踐踏而死。怡和堆積貨物。竭一日之力。尚不能刧盡。乃於次日繼續刧焉。戴生昌輪船公司，紅軍本擬放火焚燬。不知因何故未焚。僅只折毀而已。草潮門之英美烟公司。因建築堅固。四壁均麻石砌綴。縱火不燃，乃將樑木、柱頭、樓板、窗片、拆毀之。所存香煙。約值八萬餘元。亦盡刧去，賤價出售。大砲台一聽，只售洋二角。紅獅牌一盒。只售六十文。一般有香烟癖者。爭購吸之。此外大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公司。德士古煤油行、美孚煤油行。均被洗刧，

(五)荒象齊備砲聲轟然

三十一日。長沙淪陷已五日矣。全市造成米荒、油荒、鹽荒、錢荒，以及種種荒象。無錢者無處挪借。有錢者無處購買。當時之黃金白銀。縱有亦無多用處。反以爲累。所謂「錢財如糞土」者。適合赤色旗幟下被其蹂躪的民衆心理，而一般守財奴。莫不改變疇昔之吝嗇態度。一毛不拔者。至是亦肯拔幾毛。且嘗愁苦自解曰。「如今世界。眞是不得了。看起來還是不積錢的好。也不怕紅軍來捉土豪，也不會躱躱避避。」可見社會人士心理。爲之遽變。然最可笑者。此輩怕死時。則改變其心理。不怕死時。則復吝嗇如故。自紅軍佔踞長沙城後，各商店懾於搶刧可畏。多閉市。紅軍首領。見市面冷淡。門可羅雀。不許閉。勒令照常營業。商店處於威力之下。不能不接受僞令。將店門半開半掩。虛與委蛇，然進門購貨物者。多屬紅軍中人。不論貨值成本多少。隨便給價攜去。店員若要求稍爲增加。則曰「我們買東西可以媽虎點吧」。故不敢與爭執。蓋硜硜相爭。必惹其怒。怒則立喚衆搶刧，損失更大。此爲紅軍中優良份子購貨。尚隨便給值。若遇悍惡者。分文不與。攜貨即跑，商人尚須忍痛酬應、滿面堆笑，送出店門。自嘆晦氣。而紅軍最需要之貨物。爲手錶、手電、套鞋。蓋手錶行軍可以定時。手電黑夜可以燭地，套鞋下雨可以涉水。三者適合需要。故亨得利之被刧，以鐘錶發端。新世界之被搶。以手電。套鞋招禍，此外西藥爲醫治病兵傷兵。故亦所需要。故各西藥房被其勒低成本強買以去。因而受損失者。亦屬不貲。至米油鹽三事。乃生活日需不可少之品。經營是業者。其資本總屬可觀，且多赫赫有名之大腹賈，深恐無賴密報紅軍，捉人刧貨。故店主早已遠逃。存貨亦已運藏。其在市面出售者。爲數有限。供不應求。而紅軍首領。聲言解除無產階級痛苦。勒低米油鹽各項價格。規定米一升只准售錢二百文。油一斤。只准售七百文。鹽一觔。只准售五百文。如有違反規定。高抬市價。即係剝削無產階級之反動份子。査獲就地正法。此項僞令頒發後。無敢有異議者。但商人爲維持血本計。明雖不敢反抗。暗則秘密封藏。在未勒低價格以前。商家爲應酬門面計。尚肯日出少數

[illegible]貿以供民衆之需。自價格勁低之後，幾有錢無市，粒米難得，社會上因糧食問題。更增一層恐怖。夫此種糧食問題之總因。不自紅軍踞城始，任何健未敗於紅軍前。社會已痛感糧食缺乏之貧民終日。不得一飽。父母妻孥。嗷嗷啼饑。慘聲遍布，痛不忍聞。夫湘省原爲產米區域。去歲秋收豐盛。民食足可維持而有餘。何以不待紅軍踞城。即鬧荒象。是不能不對主政者有所針砭也。原湖南因產米多故。自供有餘。有餘之米。用以接濟鄰省。每當新穀登場之後。蟹肥花黃之時。開關弛禁。一時四方米賈。麕集湘垣。採辦新粒。以謀厚利。輪帆輻輳。運往下游。政府發行米護照。於出境穀米。每担抽捐一元。稱爲米捐。計每歲出口不下二百萬担。收入即有二百萬元。乃成一宗巨大稅收。歷來主湘政者。總不免撈入荷包。然弛禁時期之長短。視豐歉爲轉移。豐年照例開禁三個月。即閉關。歉年則一月兩月不定。去歲年豐。新穀甫經剋穫。開關尚未及期，何氏遂令財廳。提先發照弛禁。米賈納捐。盡量輸出。超過往年二百萬担而倍之。出口過多。米價頻增。民衆團體。羣起反對。要求政府暫封關阻禁。當局以利之所在，何肯顧恤民情。乃以辭搪塞曰，「今歲存穀尚多。恐穀賤傷農。宜應開關。」然存穀多。價必減。而市面米價。繼漲不已。民衆復堅請。政府乃妙想天開。和緩民情。每石加捐洋五角。謂係寓禁於征。米賈有利可圖，不因加捐而減少。當局有錢入囊，不顧民食而阻禁。待至封關。湘米所存已無幾。米價因而與日俱增，延到今歲。青黃不接之時。每石二十餘元。尚無處購買。民怨沸騰。嘖嘖恨當局措施之非。是並謂長沙非滬漢通商巨埠可比。且湘省又屬產米之區。價竟如此其昂。誠開古今未有之貨值新紀錄。紅軍現又勒低其價。減爲每升二百文。折合銀洋。僅石值四元。當然爲事實辦不到。致弄成有錢無市之現象。人民伏處危城。既懾於共黨之屠殺。復憂慮糧食之斷絕。終日飲泣呑聲。揮淚如雨。乃以灰麪。紅薯。糕餅代替米糧以解一時之饑，而油鹽又無市。祇得淡食。或以灰麪揉成圓它。以白糖拚和之。未幾，灰麪。紅薯。糕餅亦售罄。乃無可以代替米糧而解饑者，轆轆雖耐。但求速死。投井懸樑。視性命輕如鴻毛。所在皆是。當其時不獨兵刦。匪刦而已。火刦。荒刦同時並臨，彭德懷以自己部隊。亦同感缺糧之苦。乃下令搜查糧棧。果獲存穀數萬石，飭兵勒壓棧主。遵照規定價格拍賣。片時傳聞全市。人民紛紛挑籮携袋。羣赴米坊糧行爭購。但售米之店。全市初僅三四家，以數十萬市民。聚集於三四米店。擁擠水泄不通，紅軍彈壓其間。限制每人每日購穀兩斗。米一升。多則不許。年壯力强。尚可拚命擠購升斗，而擠購之時，竟有被衆毆傷頭背。血流如注。昏倒地下。不知人事。而發生性命危險者。老弱婦幼。不堪其擠，因而粒米莫得。啼饑依然。擠購一次。雖能得穀兩斗。當時無機械推磨成米。不可下咽，米僅得一升。只能供個人一日之糧，隔宿又無以爲炊。故一日不擠米，則一日無飯吃。一日擠不到米。則挨餓終日。以勞工而論。每日須分一部份光陰，專事擠米之用。待米到手。炊成熟飯。則一日之時間，已耗去大半，工作曠廢逾半日。工資因亦減少半數。故苦力中有怒目裂眥詈恨者曰，「什麼擁護無產階級。連米都沒有吃了。這算是擁護我們嗎，」紅軍之不得眞正的勞苦工人歡迎。於此。愈見。厥後長沙商會。向彭匪德懷要求。謂糧棧之穀係商人所存蓄。每擔去本銀四元至五元不等。今按價二元一担。利率固不再言。即成本亦化烏有。商會既繳納巨額捐欵。商人血本，當請維持。彭首肯。遂提高米油鹽價格。規定穀一擔四元。米一担八元。油鹽加值一倍。商會乃派人舉高脚牌。牌上寫奉紅軍總指揮彭命令。規定米油鹽價若干云云。沿街鳴鑼呼喚。謂價已提高。各米坊須開門營業。而感糧食痛苦。九死一生

之民衆聞之。於慘苦恐怖中。略現歡容。以爲不致困於搶購。而斷絕糧食矣。然雖經商會鳴鑼呼喚。各米商仍多不敢開市。間有十數家被迫出糶之米。店以糙米爲限。吾人不慣食糙米。因其梗喉也。至是枵腹不堪。不能不連糠帶粕而併吞。至米店門前。仍其擁擠。但比前稍鬆。限購如前。一家之中。男婦老幼。須全體出發。各執米袋。一人購米一升而返。合家方得一日之飽食。不如是。則無粒米進口。然此雖覺過於麻煩。較之無市。又勝一籌也。油鹽號因價格稍增。乃多數勉強營業。而此人生生活日需之三大問題。遂如此草草解決。

蘇維埃工農兵湖南省政府主席李立三。不知何許人。年約三十歲。身軀魁梧。嗜殺如九將軍胡雲。亦共黨中傑出人物也。彭德懷委以湖南全省政權。設省政府於鹽嘉坪某公館。公然稱湖南主席焉。僞府組織。令人咋舌驚懼。蓋分科治事。有屠殺科、縱火科、刦掠科、宣傳科、暴動科、土權科等。屠殺科又分梭刺、暗殺、凌遲三股。梭刺股殺人。乃以梭標刺之。梭標狀似矛。鐵鋒木桿。長約五尺。紅軍持以肉搏之武器也。人之受梭刺刑罰者。不止一梭即死。常有刺至七八孔或數十孔。滿身創痕。肉碎血淋。然後絕氣者。凌遲股殺人。不爽爽快快致於死地。以如鐵鋸之刀。力按頸間。行刑類似匠人之鋸木。血流遍體。氣息奄奄。速死不得。痛徹心肝。暗殺股則專司派員潛赴官軍所在地。暗地刺殺重要軍官或政治重要人物。縱火科則掌管焚燒事宜。統計焚屋數目。宣達放火命令。刦掠科分爲財物股、吊羊股。財物股則管理刦奪財物之事。吊羊股則調查稍有資產之人。或衣服闊綽者。捉去勒贖鉅欵。宣傳科掌宣傳共黨主義。暴動科掌擬定暴動計畫。土權科掌平均土地之權。各科均置有科長科員。司理其事。復於僞省府設有衛兵隊數百人。均一律武裝。爲實施上列各科事務之爪牙。此類科長科員。除一部份青年小學教員充任外。其餘多屬冒牌勞工。竟有目不識丁。芒鞋赤脚者。其份子組織之複雜。施措之殘酷。越於人道軌外。無怪其斫了許多青年頭顱。灑了許多志士熱血。卒難底於成功也。

僞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籐代遠。奉彭匪令。限八月八日以前。長沙市各行業工會。須一律組織成立。以便加緊訓練工人暴動。又布告自紅軍佔領長沙之日起。各工廠工資。須加三分之一。工作時間。每日至多八小時爲限。當時社會已混亂。工廠不敢開工。增加工資。減少工作。完全等於廢話。籐僞政治部主任既奉令組織工會。與僞省主席李立三。共商進行辦法。遂於是日(三十一)召集工農兵開聯合大會。以省教育會坪爲會場。坪中搭一台。台之正中。懸列寧像。孫中山先生之遺影。乃遭摒棄。彭德懷親蒞會參加。九將軍胡雲。十將軍張英。湘鄂贛邊境赤衛軍總指揮賴汝樵。長沙省會僞警備司令鄧萍。僞省主席李立三。僞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籐代遠。紅軍第五軍政治部主任余海清。中國共產黨工農革命軍第二委員會(按該會主席。爲彭德懷兼充)委員袁國平等。及共產黨在湘全體黨員。紅軍各級官佐。暨各部兵士。均到會。綜計會場人數。約有四五萬之衆。充滿激烈空氣。余化裝在場旁觀。初見彭德懷起立演說。無非煽惑搗亂之詞。繼胡雲、李立三等。次第致詞。而十將軍張英演說最動聽。曲折委宛。如出谷鶯聲。博得掌聲不少。按張英不知何許人。年二十餘。貌甚美。學識雖稍遜於胡雲。而言辭伶俐。爲胡所不及。其中又有一青年。不過二十歲上下。西裝革履。舉止倜儻。言語伶俐。登台演說。滔滔汩汩。竟逾兩小時久。無一重複語。是日會場台上。當衆斬決一蘇姓者。蘇係下級軍官。曾捉獲郭亮正法。得政府獎金二千元。按郭亮係一赫赫著名之共

[illegible]年二十餘歲。面如冠玉。吐辭風雅，女子見之。未有不傾心羨慕者。惟出身寒微。曾充湖南第一紗廠紡紗工人。在廠時。暗地進行共產工作。全廠工人。幾受其麻醉而赤化。因是紗廠工潮時起。能工累月。無法解決。時長湘政者，爲趙恒惕。以武力拿辦工人。獲其二。而嚴鞫之。供出郭亮，爲鼓動工潮中之共黨重要份子。復乘夜間。密派兵至廠緝郭。兵甫包圍廠之四周。郭知事敗露。遂攀登屋頂。躍數丈高牆而逃。民十六年。革命軍入長沙。國共尙未分離。郭亮出任湖南全省總工會會長。進行激烈。一時長沙各種工會風起雲湧。捉土豪。殺貪官。日有所聞，湘省名士葉德輝。年屆古稀。學問淵邃。其家藏書極富，以古代秘笈及名人手抄本最爲珍貴。顏其藏書處曰觀古樓，某鄉農民協會成立。主其事者。震葉文名，乞撰聯以粘之。葉不拒，予聯曰。『馬牛羊。雞犬豕。盡是畜生。』「稻粱黍。麥稷芨。一般雜種。」蓋譏諷共產黨中。盡非人類。乃畜生雜種也。是聯旋爲共黨要人所知，遂目葉爲智識份子。以反動宣傳言論。攻擊該黨。由郭亮等議決逮捕。解交共黨屠殺機關之所謂『湖南審判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特別法庭』訊辦，翌日下午，槍決於瀏陽門城外之識字嶺。摧難時。猶呼劃除共黨。時年七十餘。鬚髮蒼白。見者無不弔痛。何健是時充唐生智部第三十五軍長，因不贊成唐氏容共，被共視爲眼中之釘。而何乃有槍階級，共黨屢謀拔除。而不可能，遂移怒於其父。其父居醴陵原籍鄉間。彼處農民協會。將其捉獲。藏以紙製高帽。遊街示衆。謂係新軍閥之曾翁云。當時三湘七澤間。赤氛瀰漫，恐怖莫名，一言之微。輒遭殺身之禍。共黨與何健之感情既破裂。而黨員對何部士兵，在長沙時起衝突，仇隙日深。醞釀甚久。遂有十六年五月馬日。武裝同志。如青天霹靂。起而剷共。郭亮等不敢相偕逃亡。迨至十七年春。西征軍入湘。程頌雲主湘政。郭亮欲謀活動。潛伏岳陽。爲蘇探曉。密告政府。統兵拿獲。斬決於長沙司門口。懸頭三日示衆。故紅軍此次到湘，首先捉蘇殺之於會場。蓋報仇也。殺蘇後。散會宣傳員則遍立街巷。演說馬克思主義。僞總指揮部政治部。集合各行業當事人員，開談話會議，令組織工會。每行發紅色旗幟一面。紅布臂章若干。開辦費五元。各行業處於勢力威逼之下。祇得遵命進行。惟不甚踴躍從事耳。

江岸怡和公司堆棧貨物，因昨日(三十)未刦盡。今日復繼刦之。更欲刦畢怡和，再刦太古。日清兩公司。停泊湘江之英美日外艦。當紅軍與地痞搶怡和之時。開頭號大砲轟擊，聲震屋瓦。似聞暴雷。城內紅軍。初不知係外艦鳴砲。以爲官軍反攻。乃盡數開至湘江沿岸布防。挖掘壕壘，以資掩護。外艦見沿岸布有。軍。鳴砲愈密。紅軍乃回擊機關槍，於是外艦數隻。魚貫游弋湘江上下。對準長沙沿岸，開砲更密，紅軍機槍亦對準外艦。隨其上下而掃射。是時吾人耳中。聞得槍砲聲，連續不絕，乃匍匐地下。以避流彈。沿岸居民。適當大砲之衝。有某貧民家，一媳二孫。蟄伏牀底，以爲可避彈也。詎料無情之彈，竟穿床板而過。三命同盡。某年逾七旬。僅此寡媳二雛。覩斯慘狀。腦筋大受刺激，遂發神經昏亂之症。紅軍過其門。而做惺惺相憐態。爲之至僞總部請卹。彭匯給予一百六十元現金。乃得成殮。湖南陸軍醫院傷兵。聞砲聲大作。以爲官軍渡河反攻。乃糾集院內同人。擾亂後方。或持菜刀。或挾鐵棍。在中山馬路及各街巷。遇有二三少數紅軍經過，即用菜刀斫殺。而奪其槍。事爲彭德懷所知。調回沿岸紅軍一部份。捉拿傷兵。認爲反動份子。就地正法。該院院長某君。原爲何健所委任者。彭入城。仍留主院事，並發傷兵給養。傷兵既肇事端。彭謂院長約束不嚴，拘傳鞫訊。院副官諳彭處。苦口解說。彭巳允赦免其死。而女共首胡雲。堅執要殺。卒槍決於瀏陽門外。院內傷兵聞此惡劣風聲。均皆逃散。於

是紅軍四處捉拿。在街上遇有剪陸軍頭。穿短褲者。指爲傷兵。立即斃之。街坊團總。乃沿街鳴鑼呼喊。百姓不要留陸軍頭。穿短褲。一時留有陸軍頭者。紛紛剪去。理髮店。戶限爲穿。生意大盛。手忙脚亂。應接不暇。此一道匪令。不管爲理髮店招攬生意之有力廣告。而長沙竟變成光頭和尚世界矣。刦後。見有蓄髮者。則知其人乃避禍方歸也。

湘鄂贛邊境赤衛軍總指揮賴汝樵。本日統率梭標紅匪入城。人數約五萬餘。由平瀏調來。男女都有。無軍裝。衣便服。既不整齊。又甚襤褸。臂纏紅布袖章。鳩形鵠面。類似乞丐。然其凶惡較彭德懷直接統率而有槍桿之紅軍爲更甚。此種梭標匪隊。多半爲紅軍壓迫各地農民而來。實非出自農民本意。蓋紅軍每到一處。必擄人當兵。裹脅從己。於被迫人膀臂上刺一共字符號。塗以藥水。永遠不能洗退。除死以外。無法脫離。又紅軍對此輩之待遇。極爲苛刻。每人每日僅發米一升。各藏背囊中。做飯時。則各自囊中出米一勺。煮而食之。無菜下飯也、衣褲破爛。皮肉裸露。無衣換洗也。其苦莫甚焉。較之持槍紅軍之待遇。實有天壤之別。作戰時。以梭標爲衛鋒隊。槍兵殿後。驅無辜被脅之農民、盡喪於槍林彈雨之下。但此項赤衛軍梭標隊中。有好有歹，好者固爲被迫而來。尚無匪性、歹者原屬各地流氓地痞。最喜搗亂。究竟好的少而歹的多。故此輩入城。百姓更增恐怖。蓋正式紅軍（即有槍匪兵。）之搶刦。尚須根據告密。至梭標隊情形複雜。不分皂白。搶掠及於小商店及貧寒之家。若在市上行走。則隨其喜怒而以梭標刺人。遇物不分貴賤。即刦去。至僞總指揮賴汝樵之下。分爲湘鄂贛邊境赤衛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等路司令。均置僞司令官統率之。而其司令官出身有曾充挑糞夫者。曾爲人傭工者。只須集合人衆數百。附和搗亂。即可得一司令官頭銜。搗亂愈烈。則在黨內風頭愈健。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起至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止

國內

四中全會開幕

本週時局可謂由戰爭走入和平之開始期蔣張兩司令相與蒞於首都。四中全會遂於中山誕辰（十一月十二日）。開幕在全代會閉幕期間。此會爲黨國最高權力機關當此百端待理之時自堪注意茲述各方情形如次。

張學良由瀋抵南京

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氏。於七日晚離瀋。八日晚抵津。此次入關行期事先本預定付之秘密。即其目的地在南京亦預定到津後方行發表。中央對張入京。接待殊爲隆重。除請中央委員吳鐵城氏伴同南下外。蔣主席並特派參軍長賀耀祖。上海市長張羣兩氏代表北上迎迓。兩氏於十日抵津。遂即相偕南駛。沿途接待甚爲隆重。如濟南徐州蚌埠等處。歡迎儀式均極熱烈。張之專車於十二日晨六時五十分抵浦口站。停七號月台。浦站揭有「歡迎竭誠擁護中央肅清殘逆的張副司令」等標語。衛戍團三營及保安大隊第六隊任車站警備。衛戍團一二營教導一師任下關城內警備。歡迎人員有王寵惠。李石曾。何應欽夫婦。朱培德夫婦。曹浩森。邵力子。宋子文。馬福祥。張之江。何成濬。劉鎮華。劉峙



（首次入都之張學良）

夫婦·馬鴻逵·吳思豫·魏道明·谷正倫·張希騫·陳儀·鄭洪年·焦易堂·王家楨·及各機關簡任以上官員約七八百人。均於張專車未到前在站相候。迨專車進站。張着黃色軍服。於軍樂聲中。在五十一號包車。接見歡迎人員後。即偕侍衛及隨行秘書長王樹翰葉弼亮。參謀處長鮑文樾。副官處長黃顯聲衛隊統帶劉多荃。總務處長朱光沐暨蘇全斌·胡若愚·彭濟羣·張學銘·湯國楨·等出站。登停泊鐵道碼頭之威勝艦。各報記者恐上艦。請求接見。由朱光沐代見。據云。張此來專為謁蔣主席及黨國要人。接洽鞏固國防保障和平之具體計畫。至七時四十分。艦抵下關海軍碼頭。停泊江岸之通濟艦鳴禮砲十九響。張登陸後。當乘由遼帶來一九一七號汽車直赴總部謁見蔣主席。八時十分赴中央黨部參加慶祝總理誕辰紀念。十時赴國府。十一時謁總理陵墓。十二時回抵湯池行轅休息。張之行轅係假宋子文之新邸。自九日起。京市工務局即奉令派工修理張行轅馬路。並鋪柏油。又以祠堂巷路窄。派員勘測。拆除兩旁民房。擴寬馬路。並由衛戍團担任警衛。工役均發臨時出入證。可謂極周備鄭重之致。

中山誕辰紀念之盛

十二日為中山先生六十五週誕辰。各地均盛大舉慶祝典禮。國府於晨十時舉行。九時五十分蔣偕張學良到府。樂隊奏樂歡迎。下車後即至禮堂。孫·戴·林森·張繼·朱培德·何應欽·楊樹莊·王寵惠·王正廷等各要人。亦先在禮堂相候。蔣主席致開會詞。謂今日為總理誕辰。亦即本黨主義誕生之一日。總理一生事業。即完全希望吾人繼續下去。故以後三民主義及總理生命遺留至何時為止。胥視我同志努力程度如何而定。今後紀念總理。希望各位除遵照總理遺囑所規定者外。並須遵照總理昭示之和平奮鬭救中國七字。繼續做去。並願在此軍事結束以後。大家共同一致。下一極大決心。要造成廉潔政府。能如此三民主義才可完全實現。望共勉之。以後無論任何人有錯誤之處。均應嚴加糾正。即中正個人。甚願各位嚴加督促。俾能達到真正建設目的。戴傳賢演說。謂今日紀念總理誕辰。正值反動完全消滅時期。深信總理之精神主義。今後更發揚光大。使全國皆得主義之感化。均能遵照總理主義。努力建設工作。須聽主席訓示。希望自今以後。在總理領導之下。切實將建國大綱所昭示於吾人之各種事業。努力做去。尤其希望在政府內以適當之人才担任適當之任務。使各人能安心做事。以符人盡其才之旨。主席頃謂要造成廉潔政府。兄弟今更補充下句。要造成一有能力之政府。使有能力之人才。胥為有能力之政府而努力云。戴演講畢。蔣謂今日張委員漢卿已到京參加總理誕辰紀念。趁此機會。特介紹張委員演講。於是全場鼓掌。張登台。向蔣等一鞠躬。略謂奉主席命令。特來說幾句話。兄弟在黨國並無若何建樹及功勞。承蒙政府如此優厚待遇。實深抱歉。今日紀念總理誕辰。實以總理之人格偉大。其所做事業皆為國為民。而非為自私自利的。故人人均尊重總理之人格。甚願各位遵照總理所行所為。然後自然有廉潔政府及廉潔國家。以為人民謀幸福云。演說畢禮成散會。

四中全會之開幕禮

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監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十二日晨九時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開幕典禮。到胡漢民·蔣中正·張學良·吳敬恆·張人傑·于右任·李石曾·鈕永建·孫科·朱培德·劉蘆隱·王正廷·林森·張繼·丁超五·周啓剛·曾養甫·邵力子·陳布雷·楊樹莊·張羣·吳鐵城·易培基·余井塘·朱家驊·戴季陶·王伯羣·孔祥熙·蔡元培·劉峙

●[illegible]●焦易堂●陳立夫●劉紀文●程天放●葉楚傖●方覺慧●何成濬●陳銘樞●宋子文●李文範●張道藩●邵元冲●丁惟汾●張貞●苗培成●

胡漢民主席致開會詞。略謂三全大會後。各事因受軍事影響。未能實現。今次會議。應先檢查過去錯誤。且應議出與人民有利益且能實現之議案。不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勤云云。攝影散會。各委員隨赴總理陵墓謁陵。並舉行總理石像揭幕典禮。孫科語人。四中全會任務在整理黨務。刷新政治。對華北整個黨務。已有具體計畫。政治方面。係從速剿匪。整理財政。縮小省區。因省區太大。辦理地方自治不易。當使省權縮小。縣權擴大。以舊道區為省區。至國民會議召集辦法。尚未談到。行政院繼任人選。因不易物色。決由蔣暫兼。副院長仍宋。監察院長在張（靜江）蔡（元培）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任之。會期至多五日。主席團為蔣胡戴于等五人。等語。中常委譚之遺缺。將由朱培德補云。（四中全會詳細情形。下期本報另撰專篇報告。希讀者注意。）

中央飛機又炸太原

太原曾於上月一度遭飛機刼後。久未再見。一般商民以為一度而止。多已恢復尋常生活狀態。不意八日晨十時餘。又有南京紅尾飛機一架赴并。太原航空隊派機二架飛空。與寗機作數分鐘之機槍戰。並用高射砲連發百餘彈射擊。煙雲罩滿天空。寗機繞城一週。十點一刻離并南返。計在并擲彈共六枚。一落師範街。一落東菜市。一落小紅坡。一落順頑巷國家銀行寄宿舍。各炸毀房屋數間。未傷人。一落府門前大街馬路正中。炸斃崗警一。傷一。斃商民十三。傷二十六。斃命無主者。抬往西海子。受傷者分送各醫院療治。一落兵工廠稽查處。斃工徒四。傷十三人。因之一般機關及商民又復恐慌大起。太原市上頓成紛擾淒涼之世界。總商會及各法團當電南京等處。籲請勿再派飛機赴并。鄭州行營當覆一電。謂閻如不走。仍將派多數飛機轟炸太原。原電云

太原總商會並轉各法團公鑒。頃奉主任何（應欽）交下貴會等庚（八日）電。藉悉中央飛機兩次飛并偵察。致炸死數十商民。殊用歉然。惟此次閻逆搆亂。破壞統一。國家人民兩遭鉅損。故稍具良心者。莫不對閻切齒。雖彼因威勢窮蹙。通電下野。但此實閻之欺騙民衆之慣技。故據探報。閻仍暗行發號施令。並令兵工廠日夜趕造殺人武器。其毫無悔禍●猶欲殘民。已可概見。此間為消禍源及救晉民計。特先派飛機赴并偵查。預備派轟炸機隊。將閻之偽總部及兵工廠完全炸毀。俾閻無術再逞。貴會等果以全晉民衆。亟求避免飛機之投炸。誠宜仰體此意。共思釜底抽薪之計。促閻即作出國之圖。乃來電所云。似仍為閻所愚。至多怨詞。認賊作父。良為至慨。此間為貫澈初旨計。自當再派多數轟炸飛機赴并轟炸。閻一日不離晉。則飛機一日不停止。即或波及民衆。亦屬事非得已。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願貴會等一深長思等語。特聞鄭州總司令行營參謀處叩佳（九日）印。

劉郁芬隻身到天津

前傳在陝西蒲城被俘之劉郁芬。忽於九日晚到津。前陝西各廳長亦有同來者。據其同行者談此行經過云。劉之出西安。為上月二十五日。是日將省城治安事宜。交與紳士。劉乘汽車渡渭河赴三原。劉是時與宋哲元通信隔斷。以為宋尚在朝邑。故欲由三原經富平蒲城以赴朝邑。偕宋渡河。朝邑為大慶關渡口所在。山陝交通之要地也。惟是時宋已率部先渡河。而劉到三原。即遇大雨。勾留兩日。其手槍團千餘人。由西安趕到。而各縣

民團已聞消息。紛欲阻截。形勢刻刻惡化矣。劉遂率手槍團保護同行之官吏及眷屬百餘口。隨戰隨行。日祇數十里。路復泥濘。困難萬狀。部衆沿途損失。至蒲城縣。其所委縣長閉門拒不納。遂又踉蹌行。而民團相逼愈緊。迨至距永豐二十里之地點。已四面皆敵。陷於重圍。天雨益大。泥深數尺。此爲最危險時期。其營長一人受傷自戕以死。又一人則逃降。劉等仍前行數里。入一小村。時軍隊已僅賸四百餘人。而天雨愈甚。官眷悲懼。劉等在該村中住兩日。幾無法脫險。其後得與某部陝軍交涉。將手槍隊交與陝軍。幸達河岸。覓船渡晉。九日晨始到北平。焉聞陝境民團搜索財廳長過之翰最亟。過與劉偕行。匿名得脫云。劉到津後即發一通電聲明下野。其文如下。



隻身到津之劉郁芬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省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師長・各團體・各報館均鑒。國家不幸。戰禍相尋。貽譏友邦。弱我種族。兼之頻年饑饉。餓殍塞途。匪患披猖。白骨盈野。郁芬久處西北貧瘠之區。目擊災民流離之慘。夙夜疚心。早思退避。且以連年內訌之故。率由軍人權利之爭。爰當中原戰後。不惜敝屣虛榮。以免人不我諒。累及兵民。茲幸三秦治安負責有人。遂於上月有(二十五日)脫離陝境。退讓賢能。酬我素願。惟望全國袍澤。在野賢豪。共籌救國之方。藉紓人民之痛。郁芬不敏。謹當以國民天職。時貢愚忱也。特布區區。伏惟鑒察。劉郁芬叩灰(十日)

據西安電訊報告。何應欽最近電楊虎城。以劉郁芬既無劣跡。已委爲軍事參議院參議。希派委員護送來鄭云。

汪已離津何往不明

日前到津之汪精衛氏。本已在津租屋。故一時頗傳有久居此間之意。惟其後仍決計出洋。業已於九日離津他適。惟究竟何往。及行時如何情形。則無能詳言之者。其動身之前。對於在津友人。皆未發表。據聞除汪夫人陳璧君女士外。無確知其何往者。汪夫人向與汪氏同道旅行。此次獨否。秘書曾仲鳴氏多年相隨。常不離左右。此次亦未隨行。可見此次旅行之嚴秘。一般相信係赴日本。但究不確知。必須經相當時日後。始能聞知汪在何處。又聞汪夫人將隨後離津云。

工商會議閉幕

全國工商會議自一日開幕至八日閉幕。議決提案四百餘件。率多爲廣泛的原則。比較具體者。如以毛織業爲基本工業。通電各省軍政當局放還扣車。並由工商部呈請國府下令。今後不准再有扣車情事。又電府主

備慰勞。茲錄大會宣言及勞蔣電如次。

大會宣言

國民革命之完成。以民生主義之實現為最高目標。而訓政時期之經濟建設。尤以遵照總理實業計畫。發展生產事業。增進國民經濟。為唯一要圖、當茲全國統一。建設伊始、而第一次之全國工商會議、亦適於此時舉行。本會同人。躬逢其盛。自十一月一日開幕迄今。為時雖僅八日。而討論議案。計凡四百有六件。其臨時動議各案尚不在內、承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暨工商行政長官之指導。賴本會全體會員及職員之努力合作、得於短時間內整理歸納。分析研究。所有現時工商界所認為最切要之根本問題。如勞工問題、科學管理問題。工商金融問題、保護關稅及廢除苛捐雜稅問題。提倡國貨問題、基本工業問題。失業救濟問題。主要實業扶助發展問題。運輸問題。國際貿易問題、以及工商行政工商法規問題等、莫不反覆討論。審慎決議。舉其要旨計有十端、(一)關於抵制經濟侵略者。總理有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方得充分發展、而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勵行保護關稅。實為發展我國幼稚工業之基本條件。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一也。(二)關於聯合經營者。紗布茶磁泥桐油大豆諸主要工商業。亦殆非採取同一方策、不足以應付環境。妥籌善後。羣策羣力。今正其時。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二也。(三)關於整理稅制者。發展生產。固當以廢除苛捐雜稅為前提。而創新商稅制度。尤為根本要圖。裁厘之議。倡之垂三十年。徒以國家多故。軍費浩繁。致固有厘金。迄未裁撤。而巧立名目之苛捐。尤復變本加厲。乃者我國民政府。既有於二十年一月一日以前裁厘之明令。凡我工商界。曷勝慶幸、此次對本會議之提案。請求裁厘及各項苛征者。有五十件之多。渴望裁撤之輿情。於此可見。所冀政府如期實行。以慰國人之渴望。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三也。(四)關於改良幣制者、改良幣制、政府已有方案。在最近金貴銀賤之時。尤注意於金本位制之確定。惟本會議以為茲事體大。必須有充分之準備及適當之步驟。為今之計。莫如先就複雜紊亂之現行幣制。着手整理。如統一銀元。廢兩改元。及確定紙幣發行制度。然後審度時勢。酌量情形。逐漸採用金本位制。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四也。(五)關於科學管理法及實業合理化者。我國工業落後。非勵行科學管理法及實業合理化。不足以謀挽救而圖進展。本會議鑒於美德諸國工商業之發展。皆由於科學管理與合理化之盛行。故擬請工商部邀集主管及有關工商行政各機關。國內重要學術團體。職業團體。與勞資代表、合組全國實業合理化研究會。並擴充中國工商管理協會。在各省市設立分會。以期刷新經濟組織。增進生產效率。改弦更張、舍此莫由。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五也。(六)關於基本工業者。基本工業。為一般工業發達之母。故欲謀工業之發達。首當注重於基本工業之振興、本會議一致議決。請政府先將預定之酸鹼鋼鐵煤膠棉毛等基本工業計畫、於最短期間。一一實現。他如紙張人造絲之類。亦宜兼籌並顧。多方獎勵。庶可急起直追、同觀厥成。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六也。(七)關於固有工業者。近年以來。我國固有工業。日見衰退。而歐美人士所嘖嘖稱道之手工製品。又以產額有限。不能暢銷海外。欲圖挽救。自應利用科學方法。改進技術、增加生產。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七也、(八)關於勞工福利者。總理有言。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又言生業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之生活狀況有改善之機會。蓋在貧窮之中國。工業生產不能發達。則無論男工女工或童工。其生計皆無由改善。故中國國民黨喚起民衆之努力。與夫革命民衆之奮起。其

根本目的。乃在發展中國之產業。而非在破壞中國之產業。乃在建設生產之秩序。而非在破壞生產之秩序。本黨領袖已痛切言之。故勞方資方利害實屬一致。而雙方之精誠合作。共存共榮。尤為勞資協調之第一要義。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八也。(九)關於失業問題者。環顧我國社會。因生產衰落而致失業者。不知凡幾。欲加救濟。捨求生產之發展外。別無他途。而保護中外投資利益。鞏固工商金融事業。獎勵新舊工業。提倡職業教育。舉辦失業保險。推廣職業介紹。尤為急不容緩。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九也。(十)關於國際貿易者。在國內市場。吾人固當竭力與外貨競爭。而在國外市場。吾人尤當企圖大部輸出。以期為更進一步之提倡國貨運動。惟欲達此目的。亟須厚集實力。精密規畫。而擴充國際滙兌銀行。興辦國外航運事業。派遣商務委員。籌設國際貿易協會。尤為標本兼治之要圖。此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十也。要之。全國經濟組織。為一大有機體。欲企圖此有機體之充分發展。端賴全民族之共同努力。作此共同努力中。我工商界為有力之中堅。積極奮鬬。自屬刻不容緩。惟政府人民必須竭誠共謀。始能圖竟全功。深望我中央地方政府。體念工商困苦。民生艱難。從此肅清匪共。排除障礙。刷新政治。化兵為工。尤望我全國工商界。竭誠擁護中央政府。永久鞏固和平統一。以求民生主義之實現。國際地位之平等。此實我全民族之光榮。不僅工商界之福利已也。本會議同人敢以此自勉。並以為國人勉。

電將慰勞

限即刻到奉化溪口蔣主席鈞鑒。並請轉前方武裝同志均鑒。此次閻馮變亂。舉國騷然。幸賴鈞座秉承總理遺訓。以大無畏之精神。率領武裝同志。為國前驅。用能戡定叛逆。掃除障礙。俾我工商界重見天日。集會首都。在統一鞏固之下。從容討論一切建設問題。在黨國方面。固為否極泰來之先兆。而在工商立場。尤為起死肉骨之新機。爰(六日)日大會提出。為擁護中央。戡定叛亂。鞏固和平統一。以保育工商。發展經濟。請通電全國。俾明是非順逆之正義。并慰勞蔣主席暨前方武裝同志案件。列辦法三項。(一)由本會議分電蔣主席暨前方武裝同志。謹致慰勞。並通電全國。剖斷是非順逆。確定國是。(二)由本會議醵資在首都建築此次戡平叛逆紀念塔。(三)由本會議主席領導全體。肅立靜默三分鐘。對前方傷亡將士敬表哀悼。經全場一致通過。定傾扶危。羣感來蘇之德。起衰振敝。誓竭擁護之誠。特此電陳。伏乞垂察。全國工商會議全體會員同叩庚(七日)印。

中俄會議兜轉

中俄會議自十月十一日正式開幕以來。因伯力協定問題。陷於僵局。最近忽有轉機。外交部於六日接莫德惠電。謂會議轉機。請將留俄期間延長三月。嗣據蘇聯社十一日莫斯科電。加拉罕有函致莫德惠。謂伯力協定各要點。中國方面已履行無遺。認為繼續開會討論各具體問題。已無障礙。蘇俄似已勸轉馬頭。然其事則殊滑稽也。茲錄加拉罕函文如次。

關於我等過去各種談話。特別關於我等於十一月六日舉行之談話。討論剷除中蘇會議目前發展上一切障礙之方式。又鑒於張學良將軍十月二十九日提出請求。對於如何剷除一切障礙。以使中蘇會議得成功進展。使彼明瞭。鄙人謹向貴代表致書如下。

蘇聯政府一向堅持中國政府應對於伯力協定上所負之責任。完全履行。蓋惟有如此。兩國邦交始能和平歡洽。中東鐵路始能保持

常態工作。莫斯科舉行之中蘇會議能始成功進展。中國政府前此正式擴大此次會議中國代表之限權是對於伯力協定上關於會議範圍之規定已經履行。在十月九日之覆牒中遼寧政府又對於中國方面根據伯力協定上關於白衛之責任予以肯定。是又加重遼寧政府對於取締有害蘇聯在中東路上利益之白衛確已有準備及決心。最後現在中東鐵路上之管理亦證明中國對於中東鐵路無不根據伯力協定以履行其一般的責任。伯力協定關於中東鐵路雇員及工人。關於蘇聯領事館之恢復。及關於蘇聯經濟機關常態工作之保障。均已履行無遺。是故舉凡伯力協定上各要點已可認為履行之矣。同時貴代表在十一月六日之談話中已表示對於根據北京及奉俄條約與伯力協定而恢復之中東鐵路現狀維持之必要。無有且不能有任何懷疑。是以蘇聯政府認為中蘇會議如立即開始討論中東鐵路。通商及復交等具體問題。已無任何障礙。故中東鐵路之現狀。非因中東鐵路管理之變更或因雙方之同意或因中華民國予以贖買。決不能由片面行動或任何方面之自由意思變更其目前因北京及奉俄條約而取得之現狀。鄙人相信予吾人極大遺憾之一九二九年之衝突。足為兩國政府遵行此種地位之必要的一種強有力的證據。鄙人希望蘇聯此項出於冀求完滿繼續並完成中蘇會議工作。而在兩國友好之邦交上建樹一常態之基礎的誠意中華民國政府將接受之。

又東北政委會接外交部庚（八日）電通知蔡運昇朱紹陽兩氏為中俄交涉被撤職。議處案已奉令取銷。原電云「遼寧東北政務委員會鑒瀋密蔡運昇朱紹陽議處案已奉令取銷特電奉聞外交部庚（八日）印」。





日閣通過預算案

日預算閣議本定十一月七日開會。乃一再延期至十一日始開成。將預算案通過。其延期原因。仍在藏相與海陸兩省折衝之未能就緒。七八兩日井上藏相與安保海相及阿部代理陸相為預算案爭執頗烈。井上曾要求濱口首相與安保直接折衝。嗣經江木鐵相等居間調停。預算案與海軍補充案至十日大體決定。十一日遂舉行閣議。

預算案內容 比較本年度實行之預算。減少一六〇•六三六•〇〇〇元。比較昭和四年度所成立之預算更大加緊縮減少三〇四八一四〇〇〇元。其一般會計之歲出入額如次。

歲入

經常部	一•三九一•一八五•八九二元
臨時部	五六•八一六•六三四元
合計	一•四四八•〇〇二•五二六元

歲出

經常部	一•一八一•一〇三•四三二元
臨時部	二六六•八九九•〇九四元
合計	一•四四八•〇〇二•五二六元

各省別歲出預算

經常部臨時部合計

皇室費	四•五〇〇(單位千元)	外務省	一七•五八三
內務省	一〇六•二七三	大藏省	二二四•二六八
陸軍省	一八八•四〇二	海軍省	二一〇•三四一
司法省	三二•三三六	文部省	一三八•七六四
農林省	五五•八三〇	商工省	一〇•九一九
遞信省	三三二•四四五	拓務省	二七•三三六
合計	一•四四八•〇〇二		



藏相謁首相會商預算案情形

補充計畫

內容如次。補充費總額三億七千三百萬元。

一、艦艇製造費六年繼續二億一千八百萬元(一)限制內艦艇一億六千萬元(二)限制外艦艇五千八百萬元。

二、航空兵力擴張費十二隊新設費九千萬元(一)航空隊十二隊新設費三千九百七十萬元(二)右維持費(分五年)四千四百三十萬元(三)艦載飛行機八架之維持費六百萬元。

三、內容充實費六千五百萬元。(一)航空機研究所新設費五百萬元。(二)主力艦近代化所需之經費五十萬元。(三)供給現有艦船能力維持費一千萬元。

首相聲明書

日政府於預算閣議後。用濱口首相之名義發表聲明書大意如下。

昭和五年度之歲入激減。其預想之數。租稅及其他經常收入當減少一億二千三百餘萬元。且因上年度毫無剩餘。故在編制預算時。咸受莫大之困難。對於國民負擔之減輕。實爲處今日財界情況之下。所必須施行之對策。依此而爲適合於政民雙方之排製。自六年度起至十一年度止。已經規定充當補充計畫之金額爲三億七千四百萬元。充當減稅之金額爲一億三千四百萬元。又對歲入之減少。而努力於既定經費之減約。結果總括各省所定之減約額爲一億二千七百餘萬元。以此而得保持歲入歲出之均衡。六年度之概算額爲十四億四千餘萬。較諸四年度預算總額之十七億七千餘萬。則減少三億二千餘萬。以如此急激減少之國費而欲遂行國務。則對今日之行政組織。加以改革。實爲當務之急。又現在之租稅制度與國民負擔之實際不相適應之點殊多。是以本日閣議已決定設置調查會。關於行政及租稅制度之整理。爲縝密之討議。以期行政之合理化。並使國民負担得以公平而樹立將來財政鞏固之基礎。

貴族院方面對預算案批評。謂量入爲出之辦法。就現狀而言。是否適合社會之要求。雖屬疑問。然對於財政當局之努力。不能不表敬意。惟將來財政膨脹之根本原因。並未除去。減稅未充分實行。社會的政策設備並

未實現。究與地方財政以壓迫。殊可憂慮。無產黨方面之批評。政府之財政方針。在犧牲無產階級而擁護資本家及地主。社會政策經費殆無可觀者。暴露其爲資本家階級謀利益之本質。並蹂躪對於一般民衆之公約云云。

預算案確定後。日政府最近將於內閣直屬之下。設置行政•財政•稅政調查會。其組織•權限以及調查方針等項。現正爲濱口首相•江木鐵相•井上藏相等之銳意考究中。

台灣事件

台灣番部暴動事件。花岡一郎自殺。訊已證實。據東京十一月十日路透電。官方消息稱。日軍最近與台番交戰結果。死日兵十六名。番部領袖花岡一郎自殺。訊現已由官方證實。敵方尸體發現約四十具。霧社慘殺中日人遇害之最近報告。共死一百二十二人。仍有十七人踪跡不明。又東京十日新聯電云。陸軍省發表台灣軍之出動。既將番徒之根據地佔領。掃蕩彼等之大部。對於殘徒。則司令官迅速調警察官。憲將出動部隊配置後方。以爲應援。至適宜之時。則將出動部隊撤回。關於霧社事件。石塚台灣總督曾致電貴族院各派幹部。請求諒解。及原因判明後。貴族院以當局不能豫知大事件之發動。認爲失態。貴族院各派之態度。甚可注意。

軍縮預備會開幕

軍縮預備會議。於本週休戰紀念聲中開幕。會議中辯論頗烈。按此爲軍縮大會召集前之末次會議。軍縮預備會如能完成其大會計劃草案。則大會將於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召集。本屆會議代表人數最多。軍縮預備會成立五年。努力於軍縮大會計畫草案。逐漸進展。現有世界三十二國代表列席。包括非國聯會員之美俄及土耳其等國。預備會中所獲妥協即可視作於明年大會中能獲得各主要國家之同意。國聯會職員希望以該預備會以往所得妥協。以及倫敦會議結果。合併一處。即足以代表目前最高限度可能之計劃草案。但國聯亦明白承認。該起草委員會只能固定現時之武備情勢。各國現均同意。最大希望即制訂最少能停止競爭建築之協訂。果此種計畫能得實現。則此後以五年或十年舉行一次之長期軍縮會議。各國軍備或能實際減縮。惟現時會議之成功。須視法意二國關於各該國之軍備。能成立某種之妥協。



張牙舞爪之帝國主義

世界和平，人民幸福，皆以是爲最大阻力——荷京 Noten-kraker 報

六日軍縮預備會開會時。由荷蘭國代表勞敦氏主席。迭次拒絕。按照通例將蘇俄代表外交委員李德維諾夫之演詞譯成法語。以致引起抗議。主席致開幕詞後。英代表西錫爾貴族發言。反對舉行普通辯論。欲將以

前會議中會經委員討論之各點。重加討論。德代表彭斯篤夫指陳委員會初開會時目的在實際軍縮。但一經討論。常致離開原則。愈去愈遠。如各代表不能始終堅持軍縮目的。則德國必將拒絕承受結果之妥協。彭氏繼稱此時可勿再談及幻想。蓋經過五年之談判。仍未能獲得任何進步。則以前雖抱幻想之國家。今已早經覺悟。在已往十八閱月中。雖有倫敦會議談判。亦未能獲得實際進步。彭氏又促委員會注意稱議程中列有德國所提議案。請公開宣布各國軍備數字。並指陳彼曾奉德政府訓令。要求及早召集一正式軍縮會議。因今日全世界所惶惑者。係由於軍縮問題毫無舉動。蘇俄外交委員長李德維諾夫亦反對再作空言。宣稱蘇俄所要求者。爲切實減少百分之九十之軍備。並減少空言。

八日軍縮委員會否決德國所提限制後備兵力動議。各國對軍縮問題贊否之壁壘。因此軒豁呈露。在出席之三十二國中。贊成此動議者有德。俄。荷。挪。瑞。坎及中國七國。反對者有法。義。日。比。土。波等十二國。英美等十三國放棄表決權。表決結果宣布後。德代表作簡短堅決之聲明。謂德國視此提案爲此部分草約之試金石。於今後對各修正案將不參加表決。當辯論時。贊助德國觀點者。祇有蘇俄外交委員長李德維諾夫氏。法。義。日。比代表均表示反對。英代表西錫爾貴族作一簡短演詞。聲明採取中立態度。德代表彭斯篤夫伯爵在表決前。宣稱倘令軍縮草案不能限制後備兵力。則係徒然浪擲紙墨。蓋今日在歐洲有若干國家。其對待人民自蹂躪以至就木。無一刻不視彼等爲兵士云。

十日委員會以十九票對十票通過修正草約第一條。德俄二國放棄表決權。該條規定凡徵兵國家兵士每年服役期。不得超過以後軍縮會議規定之期限云。

英政府之會議忙

英帝國會議定於十一月十四日閉幕。結果如何。雖尚未明瞭。然觀兩非總理侯脫將軍之行色匆匆。其一般空氣已不難明知。乃在此帝國會議未終之際。而印度圓桌會議已於十二日在英貴院行開幕禮。在此英國政象衰沈中。亦可謂會議忙矣。

此次會議中共有代表八十六名。計英屬印度代表五十七名。藩王代表十六名。英國會代表十三名。政府方面對會議前途。表示樂觀。對於初步討論中之良好精神。尤爲欣慰。另一方面之在野政客。頗抱懷疑態度。有數方面意見。以爲甘地之印度國民會議黨派未能參加。恐將爲會議失敗之徵兆。各報對圓桌會議均頗極重視。刊有會議情形說明。幷評論此會重要之性質。會議前途雖不少困難。但暗中頗有樂觀表示。英王於諸閣員。印度藩王。各前任印督。州長。以及英印各政黨代表簇擁中。在貴院油繪室就座。開幕情形大致與一月間之海軍會議彷彿。英王在銀製廣播機前作一有歷史價值的演詞。世界各地均可聽得。同時幷製有留聲機片。分送印度全境。

英王演詞

英王圓桌會議開幕演辭如下。

此屆印度諸王。諸領袖與人民代表。遠來京城。與各大臣暨國會政黨代表。齊集貴院。舉行開幕典禮。朕心實深嘉慰。按朕以往在印度國內召集會議。已非一次。至於集英印政治家與藩王於一堂。同席環坐。以討論治理印度將來之制度。幷求得妥協。以便英國會得一根據。將來有所遵循。則實以今屆爲嚆矢

前此十年。朕在致印度會議演詞中。曾申述設立會議在印度憲法進程中之重要。夫十年之期在一國生存中本至短暫。惟朕鑒於近十年中人民欲獲得國家地位之思想與欲望發皇迅速。非尋常時間觀念所能限。此不獨於印度為然。不列顛帝國各員。靡不如是。

鑒於上述十年前所播之因。時至今日。不能不探求審察其果。以為來日之準備。并世人民當不至視此為異舉。查此項調查工作。已由朕欽命之憲法委員會進行就緒。其報告已為諸代表所知悉。此外并有嘉猷足供諸代表解決當前重大問題之借鏡。



英國滑稽畫報Punch將首相麥克唐納比為一馴良獵狗，雖可人意，但不善獵取狐兎，故失業等重要問題仍無法解決也，

夫諸代表所負工作性質重大。固無待朕之申述。諸代表諮商結果。為全不列顛帝國利害所係。朕與諸代表均應一體深自警惕。因此利害關係。朕視不列顛帝國各代表本日均能涖臨。贊襄盛典。實為成功佳兆。今後會議進行。朕將以同情隨時深切注意。雖不能無宵旰之慮。然終信任諸代表克底於成。印度臣民生活物質的情形。深繫朕心。在此次會議中。望諸代表能仰體此意。凡印度臣民有公正的要求。不論其主張者為男女•城鄉•主奴•強弱•貧富或多數少數之別。且不問其在政治上種族•階級•與信仰之畛域。朕將一體諦聽焉。

美兩黨表示合作

上週美國會選舉。共和黨遭逢三十年來最烈之挫敗後。共和民主兩黨在國會中演成半斤八兩之均勢。令旁觀者對此選舉之謎。無從索解。影響所及。使紐約証券交易市場呈本年最嚴重之現象。幸民主黨上院領袖駱賓生。下院領袖嘉納。全國委員會主席拉司考伯。執行委員會領袖郝斯等七人。於八日共同發表宣言。承諾與共和黨合作促進商業。並允不設法求普遍的修改新訂關稅稅則。此項宣言發表後。在商界頗發生良好影響。前此商界頗恐民主黨於國會選舉勝利後。勢須改訂關稅。并調查公用物品。共和黨議員華生氏十日於國會中接受民主黨合作之請求。并宣稱相信兩政黨。均將以民衆利益較重於政治。華氏謂民主黨宣言有穩定社會心理影響。蓋民衆方面均不諗國會選舉僵局所產生之最終結果如何云。

九日胡佛總統對近頃選舉事件。亦作一表示。稱現時國家工作在集中精力於合作。以謀經濟的恢復。此即為余（胡氏自稱）所欲言者云。

巴西新政府

巴西革命政府成立後。英美爭先均與以承認。據華盛頓十一月八日路透電稱。美國務卿斯帝生與胡佛總統對巴西政情詳細報告。因長時間之研究後。突然宣布此事。按國務院對此與之突然發表。顯係欲挽回不允巴西革命軍向美購械錯誤所留之不良印象。國務院並顯現對此良好國外市場之注意云。蓋英美在南美市場競爭頗烈。欲博得巴西人民好感。故在此鷸蚌相爭之情勢下。巴西政府竟迅被承認。想亦非始料所及也。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起
至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止

（記者）

十一月七日 星期五

▲張學良夜車離瀋來津、南京派張羣賀耀祖北上迎迓、

▲石友三離瀋、

▲楊虎城於六日將甄士仁槍决、

十一月八日 星期六

▲張學良抵津、

▲工商會議閉幕、

▲中央飛機又至太原擲彈、死傷商民五十餘人、

▲外交部電東北政委會、蔡運昇朱紹陽撤銷議處、

十一月九日 星期日

▲鄭州行營電太原總商會、謂閻不離晉、將仍派飛機轟炸太原、

▲蔣夫婦離溪口到甬登輪、

▲梁冠英到京候謁蔣、

▲商震電何應欽請勿派飛機來晉擲彈、

▲南京工務局奉令修張學良行轅馬路、拆道傍民房、

▲劉郁芬到津、

▲汪精衛離津、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一

▲蔣到滬、即偕于右任李石曾等中委返京、

▲劉郁芬通電下野、

▲平漢直達車恢復、

▲溫壽泉梁汝舟離瀋、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歐洲休戰紀念、

▲蔣到京、與各委商各部改造事、

▲十一日蘇聯社電、加拉罕函莫德惠、謂中國對伯力協定各要點均已履行無遺、已毫無障碍、促繼續開會、

▲辛博森因傷在津逝世、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中山誕辰紀念、各地舉行慶祝、

▲四中全會開幕、

▲張學良到京、

▲逸仙艦下水禮、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四中全會上午開預備會議、下午開各組審查會議、大會對國民會議問題空氣不佳、

▲蔣發表告同志書、

▲韓復榘李鳴鐘由濟入京、

▲法使韋禰敦抵京、

▲石友三由平返順德、

誤刊 第四十四期

采風錄 第二頁第七第八兩行青蔬二字應改作晚菘閱者注意



國風社選

庚午九日陶然亭登高之約阻雨未果晚集廣和居分均得廣字　劍秋

重陽。慣。風雨。北地。獨。殊。狀。年年。晴日。多。箕。畢。職。常。曠。吾人。狃。所。習。登高。冀。能。暢。塔寺。跡。已。陳。苑囿。定。誰。向。江亭。其。庶。幾。高閣。山。可。當。先期。肅。嘉。客。諸老。實。雄。長。天階。不。可。升。拾級。或。同。上。天公。似。有。知。將。以。作。辰。既。灑。道。兼。清。塵。霢霂。微。相。餉。豈知。乖。龍。醉。行雨。過。其。量。九衢。潦。縱。橫。軒車。出。恐。妨。遂。迴。諸公。駕。退。就。酒家。釀。當。筵。天。琴。老。齒。尊。氣。逾。壯。自言。午。睡。醒。閧。此。煩。怏怏。何。妨。遂。淫。游。略。比。泛。烟。舫。掀。髯。出。笑。謔。四座。神。俱。王。分。牋。韻。可。拈。題。字。名。皆。仰。襟。懷。久。怫。鬱。得。此。一。疎。放。歸。來。篝。殘。燈。詩。債。思。即。償。小。牕。忽。微。明。瞥。見。六。花。颺。秋。霖。及。冬。霰。有。如。木。交。讓。今。胡。併。為。一。頃刻。纖。成。纊。得。非。天公。意。又。欲。翻。新。樣。期。為。徹。與。全。一。洗。肝。與。臟。九日。詠。雪。詩。例。可。自。茲。創。五行。志。災。祥。例外。可。無。恙。再拜。謝。天公。能。將。詩。義。廣。同。賦。十。一。人。組。練。森。甲。仗。陳。朱。兩。大。師。析。木。勞。吟。望。還。欣。數。日。間。能。來。補。高。唱。

九日江亭登高阻雨不果晚集廣和居分得集字　釋戡

故都。王。氣。銷。佳節。仍。雅。集。風。高。拚。落。帽。雨。甚。宜。戴。笠。咫。尺。南。窪。亭。憚。往。意。滋。惑。我。出。風。益。驕。飛。雪。更。相。激。衝。泥。過。酒。肆。二。老。勇。無。敵。（樊山鳳孫）八十。五。重。陽。此。景。曾。幾。覿。暄。冷。本。不。常。菑。祥。究。莫。測。吾。曹。終。好。事。愛。此。天。潑。墨。賦。詩。及。光。景。香。燼。燭。可。刻。想。象。一。亭。明。黃。九。語。有。力。（秋岳詩云夢回想象一亭明）

重陽後三日梅生鶴亭纕蘅招遊退谷因過臥佛寺　弢庵

香山。抵。作。雪山。看。延目。晴。嵐。入。壽安。臥佛。閱。人。殊。未。倦。

退翁專壑可游寒同游如夢承平蕢（曩與壺公偶齋賓齋再同尋得退谷於榛莽中）宿約頓移命嘯難猶及殘年見巖檜（石鐫古檜前游未及見相傳明季即許大）風林況倘有餘丹（鶴亭本約戒壇觀紅葉雪後改游此）

秋岳四十生日賦贈　逸塘

入洛游蹤尚宛然（余於民國初元識君）推排廿載未華顛二難濟美眞吾友（兼謂無畏）萬口論詩說此賢惻惻危言醫國策寥寥活計賣文錢丹砂勾漏何須乞自古吟人例大年

奉和纕蘅移居詩　蒼虬

幽棲那得瀼西東身世長游羿彀中故國已驚朝士盡勝情還與昔賢同多文元豹難藏霧違性爰居日避風待與何人話疇昔逍遙儻遇霸城翁

落葉四首　嘿園

坐寂翛然訝足音閑庭纔掃積還深危微消息占風鐸逼促光陰向晚碪同此衰頹嗟客鬢略無顧惜驗人心辭柯也合浮休理濁酒寒宵取自斟

旋轉由來不自持回黃忍憶綠陰時栽桑東海何如竹種豆南山只剩萁撩亂鴉兒含朔色枯乾蟲子胃秋絲蕭條莫問何年代若箇能寬宋玉悲

飄飄遠若流空笛側側輕於下水舟啼雁月明都過盡哀蟬秋老得禁不崢嶸太華重陽節殘破中原十數州知汝飽嘗無住苦半床更爲予山留

最有秋人不耐聽少須風定或能停夕暉明滅商飆館山骨開張木末亭偶藉清霜成絢爛試從烈火發芳馨此生欲覓歸根處繙貝勤修竺國經

天津驛夜送海藏南歸口號二首兼訊散原　纕蘅

年年就菊送君行肯作尋常惜別聲霜月橫空笳滿耳衡寒一老自崢嶸

濛堂鷗樹已模糊投老依然戀舊都寄語匡廬陳吏部可能攜手北來無（散原頻有北來之訊詩以速之時方居廬山）

念奴嬌（青島眠宿聽潮）　叔雍

秋容不遠恰危闌依盡濤聲山色故壘蕭蕭餘照裏衰柳不堪重織岸曲椿移飄遙畫罨天外凝殘大隄隄上更何人記陳迹　瀛壖見說能通浮槎一葉便是天涯客去去長安千里路莫問明朝消息欲喚山靈從容載酒爲我慮前席漸愁鐙燼倦懷空付吟箋



暴動前夕之
臺灣番民生活視察紀

白華

十月二十七日台中霧社番人。發生暴動。引起一時之視線。美合組通訊社the Consolidated Press 駐滬記者斯諾君 Edgar Snow 適於九月杪有台中視察之行。其通信刊載美報。敘述實地調查番民生活狀況。極饒興趣。對於番民此次事變原因之研究。亦頗堪借鏡。爰爲譯述於次。以餉讀者。

由上海至基隆海程。至多需三十二小時。即可到達。但以日人有唯一規定之航線。以致記者此行途中遲濡至四日夜之久。記者自滬起程爲九月二十六日。是日爲星期五。迨船抵基隆。則爲星期二晨。其間在福州停泊一日。所乘日輪Chosa maru 總噸位不過二千三百噸。其大小與渡輪相伯仲。故航行海中。顛簸殊甚。日人壟斷輪運事業。乃欲令台灣日本化之一斑。吾人於入峰嵐環峙之基隆海港時。即可感覺日本之精神。蓋彼間港口與其他日本海港外觀無殊。均有模倣西式之建築物也。此外亦有若干徵象。使吾人疑已置身日本。吾等所乘輪在抵碼頭半小時前。有衣銅鈕之關員登輪。以和藹態度。查驗余所携護照。至半小時之久。甲板上下有關員匆遽往來偵視。至爲週密。與余同船之西裝日本人士。互道珍重。Sayonara 且相視而笑。以手撫膝作九十度之鞠躬。其日人眷屬則多乘三等艙。至是亦匍匐而出。在下椗前。余於空氣中似已嗅得日本港埠之特殊氣味。如醬油所煎之菜蔬。鮮紅之木炭。橘紅色之臙皂。以及香氣濃馥之化裝品。而尤以强烈之臭藥水味。觸人鼻觀。令人久不能忘。

一部台灣沿革史之回溯

考日人在台灣之發展。尚不及半世紀。蓋一八九五年前。台灣固隸屬中國版圖。故該島人情風俗。仍以中華色彩爲顯著。在已往期中。他國染指台灣者。大有人在。甚至實際爲某某數外國所佔領。但中日甲午一役後。割讓於日。始成禁臠。

按台灣與比斯開多爾羣島。Pescadores距福州以東一夜海程。而距門司則爲二日程。台灣海峽寬約一百英里。其中島嶼棋布星羅。隔水相望。島上多火山舊跡。台灣東臨太平洋。南望菲島。與香港島南北長約二百四十英里。東西最闊處相距約九十英里。全島外形似一橄欖葉。總面積尚

不及一萬四千英方里比荷蘭爲稍大而比瑞士則又較小若自慣見美洲大平原之美國人士觀之此彈丸海島固不足措意但三世紀前開疆拓土之歐人却視此山嶺重疊之海島無異寶藏爲攘奪此島故數釀成流血之慘劇在某一時期凡西方各國在中國沿海有戰艦者均眈眈含



(上圖)台北寬闊街道



(下圖)台番所居茅屋

有野心即以遠在西半球之美國亦抱有此種之欲望

按西人首先履台灣者爲葡萄牙人外人至今稱台灣爲「福摩沙」者即根據葡文「Ilha Formosa」二字其義猶言「美島」繼十六世紀之葡人而前來者爲荷蘭人荷商抵彼後殘殺生番數百人拓地留居島南在台南與安平兩地築有砲壘一六〇三年荷人擴充其勢力於琉球羣島二十年後遂宣布佔領台灣全境按台灣隸中國版圖遠在隋代（第七世紀）但野心勃勃之荷人對此事實悍然不顧在台南形勝建築城市其不顧明末當局之抗議佔領台灣者前後凡三十八年

自鄭成功蒞台（鄭氏西名爲Koxinga）始將台灣荷人驅走建設王國並與佔據台北之西班牙人作戰至一六六二年鄭氏肅清台灣外人勢力至今台灣民間傳說猶以鄭氏爲中心蓋氏乃一勇敢與幹練之領袖其遺愛猶在民間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爲鄭氏立祠者甚多惜鄭氏子嗣不克承先人之遺緒故一六八二年亡於清兵之手日人崇拜之台灣神道爲北白川宮能久親王Kitashirokawa其祠宇亦遍台境

西人商船之在台灣觸礁者其水手常遭台番之慘害故英、法、西班牙先後有膺懲台番之役各國領事官與海軍將領當向本國政府建議正式佔領台灣但卒未實現繼日本崛起北隅勤修武備編練海軍駸駸以侵略爲念歐洲帝國主義對於佔領台灣野心至是遂爾失敗

基隆港之一瞥

台灣天產豐富以煤礦森林爲最大富源所產松木與樟腦至爲著稱其土壤膏腴天氣和煦誠不愧「美島」之稱近頃日人在彼開始從事於建設日本官方指南中稱台灣爲「可驚的現代化」其對於基隆港之建築尤自矜許日人在彼經營之費用在三千萬日元以上今日該港有與世界任何同等港埠抗衡之勢沿岸船塢可泊一萬噸以下輪隻較大船隻亦可停泊港外其他如貨棧、海堤、運河、橋梁、起重機、掘淤船隻等應有盡有街道敷設亦甚整潔惟日政府雖竭力經營途中所見仍以華人爲多數

基隆人口號稱六萬。其中華人約占四萬五千。惟多有入台籍者。餘爲日本商民。即以台灣全境言。亦以華人居多數。約計全台人口。華人四百萬。日人二十萬。生番部落十二萬。日本雖禁止旅台日僑節制生育。但人數終難超過華人之上。

基隆街道廣闊。寬自一百五十英尺至二百英尺不等。惟街旁無人行之邊道。街上警崗寥寥。關於交通管理似鮮注意。是間亦有妓寮與茶室。記者到時尚未進早餐。乃行入一茶室中。余因在滬時略諳日語。故向下女



著者立竄橋上攝影

操日語點食物。不意下女亦能英語。蓋伊曾在上海料理館執役者。早膳後。余乃乘火車南行。赴台中番地。

臺番愚昧之生活

家番Kaban居台中。其居處萬山環峙。勢甚險惡。余聞番人素有食人習性。經探詢後。知其今已不然。據聞番部在開化前。以獵取頭顱爲樂。據聞本世紀初日本征服番部時。兵士喪元者達數百人。較近日人與Tai-yals部之戰。據島上外僑報告。日人共計死二百七十二名。

當台灣隸中國時。華人多居沿海。腹地山中有生番約十五萬人。時出掠人去其首級。後仍以尸交死者家屬。視生命如兒戲。十七八世紀時。外人傳教師死於此者亦不尠。至於避風水手以及日本漁人與海盜。亦常遭其毒手。番人割首級後。陳列架上以爲美觀。番俗少年如未能獵取首級者。則無娶婦資格。

家番與華人接觸較早。多少已沾染文化。其服飾與台灣華人無異。除番語外。大半能操台灣語與日語。彼等居處近日人村落。以耕種稻米蔬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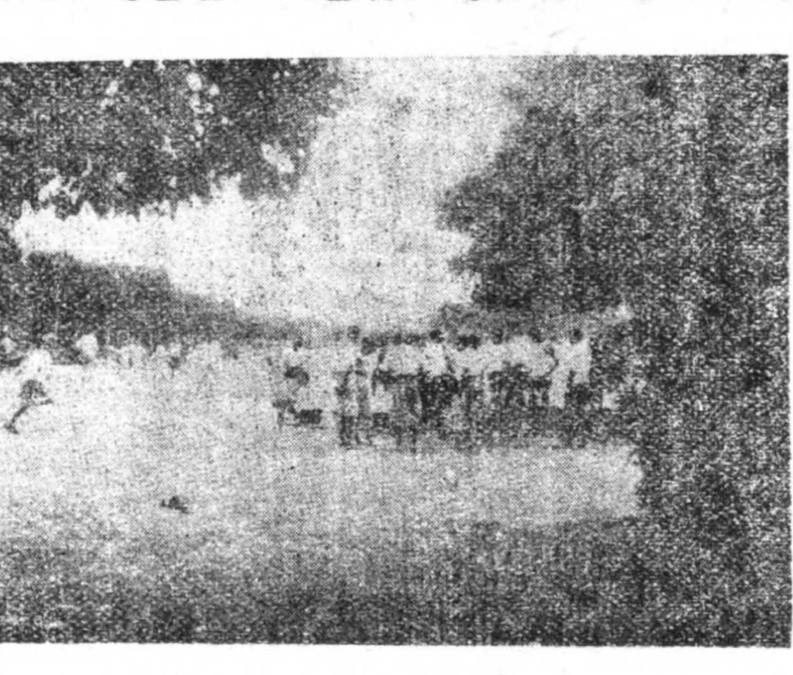
懷抱琵琶之台灣歌女

香蕉橘柚可可等爲業。兒童中亦間有入日人所設學校讀書者。番人體魄較日人爲雄偉。間有肩闊腿直軀幹頎長肌肉發達者。其丰裁頗佳。婦女多不修邊幅。秀美者如鳳毛麟角。直不易覯。

台部中有能製精美帷幔皮件與玻璃珠飾物者。東岸有一部Ami能製經久耐着之布。其處女多着草裙。遇有節日女子羣作舞蹈。頗與檀香山Kamehameha族之胡拉宗教舞Hula相類。綜觀台番殊與美洲紅人有相似之點。惟無人對其往跡加以研究。日人祇以開發富源爲事。

對於此項工作。未邉過問。

台番嗜酒。據某外敎士語著者。謂日人在番部邊境所設市廛。多售賣酒類。在官方所刊之「進步的台灣」一書中。有一節云。「番人對外客往訪者均熱忱歡迎。客如以米酒Sake相餽。則更將受其靑眼。彼等將召集全村居民前來。由妙齡女郎。敲杵作歌。以欵來客」。當著者入家番境時。途中雖不乏售酒處。但匆促中未曾購得。故未能一聆妙齡女郎雅奏。亦憾事也。



日人在台所辦學校

湖上番歌

余行抵番部時。已日薄崦嵫。番人茅舍均建在半山中。下臨湖水。時村中男子。方乘獨木舟垂釣歸來。番人捕魚多用釣竿。間亦有用大木筏者。筏長約三十英尺。上搭圓頂艙室。榜人即居處其中。

家番多受華人影響。大概係早年通婚結果。惟其音樂與歌唱。則頗能表現該部之特質。鄉導某君介余見番部酋長。請一聆番中杵歌。行換銀禮後。酋長縱聲高呼。聲震山谷間。至爲淸越。移時沿湖婦女麕集。老幼妍媸。狀態不一。有啣長烟桿者。有胸前懸掛彩色布結者。少婦五六人。身御中國裝。另有童子多人。携杵以備作樂之用。杵之長短輕重。殊不一致。兩端作方形。中間纖圓。長自三英尺至六英尺。

酋長導余等至一空場。場中有扁石一方。約二方英尺。中空。叩之。硜然。長幼婦女約十餘人。環石立。其中一人任指導職。頃間樂聲開始。音節和諧。而抑揚有致。時晚風蕩漾。天色已曛。樂聲如怨如訴。凄婉沁心。已而樂聲戛然而止。一老媪喰嗽不已。取火吸淡巴菰。稍憩後。番婦又環立作歌。歌意係頌揚其先烈。歌聲飄蕩湖波間。至爲悅耳。音節鏗鏘。一如波瀾之起伏。與東方樂聲之靡靡不類。頗令人聯想及於檀香山之「島歌」。

番人男子。每於新月初生時。輒衷革製衣服。頂鳥羽冠。翩翩而舞。但歌曲則非男子所習。其崇拜之神祇爲日月與祖先。日人佔台灣後。佛敎與神道敎始傳入。

據上屆戶口調查結果。島上仍有番人八萬四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中不服日人控馭者。祗the Taiyals一部。該族性情慓悍。據台北當局語著者。稱該族人數不及五百。居台灣東岸。仍以漁獵爲生。在十年前。日人防番之隘勇線aiyusen爲五百英里。今已縮小至三百英里。線爲有刺鐵絲築成。上通電流。番人時有觸電斃命者。

日人指陳。彼等携有文化啓迪番部。在臺灣建築學校與醫院。番人中學成爲醫士。律師。牙醫者。頗不乏人。日政府在山中高處。建有守望警備之所。以防不測。按山中番人對現時種種之設備。感想如何。殊非吾等局外人所能知。其贊助日方統治之程度。想亦不能較親於伊哥祿人Igorots之於美。身毒人之於英也。噫。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校明鈔吳正傳先生文集二十卷跋

元吳師道著。舊名蘭陰山房類稿。四庫全書著錄。據兩淮鹽運政採進本。名吳禮部集。以所進之官題之。此則以字題之耳。明鈔藍格綿紙。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卷十七後有侍書洪壽錄小字一行。卷末有康熙十七年宛陵杜楚題識。言從其裔孫貞源處借讀。又有甲戌十月偶影居士朱筆跋。言從其後人吳秀才昴處。假所藏家稿一校過。是此本原爲其裔孫所藏。又得其家稿本校之。則循流溯源。與歷來傳錄者彌可信矣。爰取胡氏續金華叢書本校之。分卷次第。大體不異。惟胡刻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各卷。均附補遺。鈔本則詩文咸列本卷中。知原本固。未遺佚。緣展轉傳寫而脫失耳。全書就新刻校勘。補賦一篇。改正增補凡一千六百餘字。第一卷開卷爲弔鴟夷子賦。次爲憶知賦。又次爲嶧山賦。新刻則以嶧山賦爲首。弔鴟夷子賦列入補遺中。而憶知賦竟爾逸去。今以別紙寫附。其他奪訛最甚者。亦略舉于後焉。

按此書皕宋樓有元刊本十六行二十四字。據黃蕘圃跋云。原書中有夾籤。爲傳錄者竄改之處。觀此可見寫本改易舊觀。實從此出。卷首序缺半葉。卷十四脫第十八葉。今此本竟體完整。未嘗有缺。則不出此元刊本明矣。胡刻所據。爲八千卷樓丁氏本。其第十四卷送梁仲庸御史序以下六篇。前後互羼。無可校正。假愛日精廬鈔本校。則視丁本轉少文十數首。茲本卷十四各文燦然明具。更勝于張丁諸本矣。余意蕘圃所藏。元刊實爲海內孤帙。故一切鈔

本。皆從茲出。元本既有脫葉。而歷次傳錄。訛謬又加甚焉。于是考其缺佚而增補遺。不知其原稿固無此也。此本出自原稿。又得家藏本校定。不獨在各鈔本之上。抑更在元刻之上。書之貴得祖本。良有以夫。收藏有鳴野山房、重遠書樓、邵晉涵印、文淵閣校理、諸印。鳴野山房爲山陰沈燦霞西藏印。又經邵二雲收藏。良足珍重。其重遠書樓則無可攷矣。杜楚及偶影居士跋外。更有故人姚華跋、以于考訂無關不更錄、

胡刻脫賦一首錄於下方

憶知賦寄友人李垣之

余少奇而好狷兮紛忤世而寡游揆斯心而無同兮孰有道而弗求天相余以卒獲兮幸與子而爲儔羗粹中而夷外兮又潔修而姱美集衆芳以爲衣兮折瓊枝以充佩弭迴薄于蘭皐兮攜余手兮並轡扣玄門而朝進兮游藝苑兮夕憩軼古人而與羿兮宛齊行而合志言有當而莫逆兮意所詣而交至相彼鐵之與磁兮曾何足以擬其眞契蹇余亦懷微才兮衆昧昧而莫知親戚豈弗厚兮謂若茲其茲爲士固伸於知己兮伯牙絕絃而弗鼓微子誰與樂兮寧終身而上下指八荒以偕游兮期永誓以弗諼駭飄風而先征兮聚散倏其無根別浸久而愈疏兮居悒怏而增煩夜夢在爾側兮晝彷彿而笑言升高丘以騁望兮見浮雲之崩奔江無際而沄沄兮山相糾其蜿蜿魂招搖而靡息兮將究乎子之所存鬱茅峯之嵯峨兮其下華陽之洞府控玉駟而乘翠虬兮弔先師之踵武餐石髓以忘飢兮握丹珠而延佇渺曠蕩而獨往兮曾不返乎我顧悵佳期之屢失兮驚流年之滔滔悲行道之艱險兮悼離世之蕭條臨歧獨安從兮心轉劇兮不自聊覽曩哲于往昔兮固委順乎所遭蹈中庸之遺則兮蓄文行而孔昭苟一時之弗究兮亦千載而不凋願與子以勗此兮冀歸來之可招

卷一、病假自秋徂冬雜言、雁雝雝而南游下脫、

猿啾啾兮夜鳴。天慘慘其無色。

[illegible]稱張子長覓寄詩、安知竟獲落下脫、

三十淒無聞。閉門陋巷居。植杖東皋耘。學道有眞樂。功名信徒勤。

卷四雪中簡吳子彥、只愁歲晏舍我別下脫、

且復相伴談寒燈。

卷八、先天觀題注下脫、

有門曰粟中。泉曰丹鼎。臺曰飛鶴。橋曰桃花流水。

卷九、春日雜書詩注末脫、

正建德梅花寺僧也。刻本作止建德梅山寺僧四首、更別行書、一下誤作題目、于是雜書之後四首詩、屬之梅山寺僧矣、

卷十七、東峯亭記、後題爲之者之不已也下脫、

則足以發笑而貽譏爾。

又陳氏鳳髓集、後題末脫注二行、

因閱縉雲馮時亨集。有跋承□草堂集云云。知昔人不有爲此者。多不傳耳。

校明鈔本李衛公文集跋

李衛公集。世傳嘉靖刊本爲最古。余昔年曾見黃蕘圃跋宋殘本十卷。又校舊鈔殘本十餘卷。均爲李木師藏書。乃知嘉靖脫誤實甚。嗣閱陸氏儀顧堂題跋。言借得月湖丁氏影宋本。以校嘉靖本。因歷舉其大者。如與黠戛斯可汗書脫八十餘字。卷七脫用兵之難一首三百九十二字。卷十四脫奏回鶻事宜狀一首一百六十字。脫請發陳許軍兵狀一首一百二十七字。又賜仲武詔。與王宰兼議討使狀。石雄請兵狀。此三篇文字羼雜糾紛。至不可讀。皆賴丁氏本訂正之。今丁氏本隨皕宋樓藏籍。已歸日本靜嘉文庫。欲校衛公集者。徒隔海相望。寓目無從。未嘗不撫卷而興歎也。頃聞徐司業遺書散出。有明鈔李衛公集。爲朱翼菴所得。因假得一觀。從事校勘。留置案頭者殆半載。乃克蕆功。凡陸氏所舉脫篇佚字。咸具在焉。而片語單詞。尙不可悉數。原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中遇宋諱缺末筆。文、

集卷十至十三外集卷一。板心皆注刊工姓名。則出于宋本不疑。然則欲讀衛公集者。正不必遠求之海外矣。校畢爲之愉快不已。因書數語以歸之。嗟夫。宋本不可得見。見此明影宋鈔。竟與月湖丁氏本並留天壤間。勝于嘉靖刊本萬萬也。是豈皮相者所及知哉。翼菴嗜藏古鈔名校。具有神解。試取明刊並席而觀。知余言之非溢量也。

明正德刻校宋本林和靖集跋

昔黃蕘圃言林和靖先生詩。僅見明刻四卷本爲最古。余家所藏。正爲明刊四卷。黑口。四周單闌。十行二十字。標題上加重刊或重刊西湖等字。序跋不存。審其刊工。當在正嘉間。曩歲四部叢刊印行時。訪求舊本不可得。得見此本。以爲希覯。嗣以紙墨黯濇。乃就原本影寫上石。其中原缺第三十七葉。迄未能補完。頃訪同學邢君贊廷。以新收正德本見示。乍觀之。其板匡行格。與余本悉同。前有正德丁丑錢唐洪鍾序。乃知爲吾蜀韓廷延督課杭州時所刊。第細審之。則邢本板心乃白口。字體亦較圓渾。始知余本乃從韓本翻刻者也。卷首有象。及洪鍾贊。名賢題跋詩文。姓字爵里。三葉。末有附錄傳記文詩等三十葉。皆余本所無者。卷中朱筆。係從宋本校正。首尾鈐有馮彥淵印記。四方或即知十之筆歟。別有吳方山劉燕庭印。爰取新影本校之。改訂得三百十七字。補缺文一葉。(七律五首)別有。贈崔少微五律一首。兩本皆失之。此尤足珍矣。考林集瞿氏藏宋刊殘本。爲顧抱沖故物。(黃蕘圃曾屬顧千里影寫一本)頃以書影一葉校之。知宋本編次與明本不同。蓋以古律分體。而不分五言七言也。然板心卷數剜改。不審爲三卷或四卷本也。此校宋本無題跋。亦未注行款。其與瞿氏本同異不可知。今以構字注高宗廟諱、(國池七律東嘉曆構今猶在)敦字注御名、(知縣李太博替律紘歌敦雅化)證之。與瞿目所記合。是據校者。必爲淳熙本也。明正統八年有陳贇所刊。相傳以爲佳本。曾在李椒微師許見之。未審視宋刻若何。然其勝於正統本及翻本。則可斷言矣。又蕘圃題跋云。得顧云美手鈔本。缺七言律詩六首。其所舉壽陽城南寫望以下五首。正余本所缺之第三十七葉。則此葉之佚。亦已舊矣。夫正德迄今僅四百餘年。當時版刻。偶然脫失。沿及今日。遂補訂維艱。今得贊庭惠假此本。匪特補舊刻之奪譌。兼獲覩宋刊之佳勝。怡懌殆不可言。爰述其梗槩。並以著贊庭通懷樂善之情。賢於秘惜自私者萬萬也。七月二十一日。陰雨淒淸。秋意蕭然。竹窗閑坐。涉筆記此。不覺累幅。藏園居士書。



凌霄一士隨筆

張之洞咸豐壬子領解。年十六。故陳恒慶嘗以孔子及之洞爲詩鐘云。「心傾東魯三千士。首解南皮二八年。」(之洞手定學堂章程。或譏謂其刪訂五經。可稱孔子復生。恒慶乃作此。)徐致祥己未膺鄉舉。後於之洞。而次年即成進士。之洞則同治癸亥始捷春闈。點探花也。惟致祥會元卷。「大學之道」題。套之洞解元卷「中庸之爲德也一章」之文。時傳以爲笑。光緒癸巳。致祥以「疆臣辜恩負職」上疏嚴劾之洞。謔者稱爲以怨報德。其疏有云。「湖廣總督張之洞。博學多聞。熟習經史。屢司文柄。衡鑒稱當。臣昔年與之同任館職。深佩其學問博雅。儕輩亦群相推重。」又云。「方今中外諸臣。章奏之工。議論之侈。無有過於張之洞者。作事之乖。設心之巧。亦無有過於張之洞者。此人外不宜於封疆。內不宜於政地。惟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蓋雖加以彈劾。而對於其文學之優。則仍念念不忘。情見乎辭。與大學之道套中庸爲德之釁事。亦若一線相承也。至謂「司道大員牌期謁見。有候至三五時。候至終日。而仍不見者。視爲故常。毫無顧忌。至候補府州縣以下。概不接見。屬員之賢否。不問也。公事之勤惰。不察也。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數差。不喜者終歲而不獲一面。其賞識之員。率皆浮薄喜事。功利誇詐之輩。厚重樸誠者。則鄙爲無能而不用。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即其幕友亦群苦之。」則固不爲無因耳。「官場現形記」卷四十三「八座荒唐起居無節」。即以之洞事爲背景。

疏以之洞驕泰之心熾於中法之役。保全粵疆。謂「晉授兼圻。寄以嶺南重地。時上特命前兵部尚書彭玉麟督辦防務。該督深資彭玉麟威望。指畫調度。故粵疆得以安全無事。而該督驕泰之心。由茲熾矣。」馮子材等

奏諒山之捷。大創法軍。爲海通以還中國對外戰史僅有之光榮一頁。玉麟之洞主持之功不可沒。玉麟雖老於軍事。著威望。然分屬客帥。非有賢粵督以地主而護持之。不免掣肘。且玉麟爲人。倔強自喜。易與人齟齬。之洞奉以前輩之禮。和衷共濟。故能收效。後玉麟病逝故里。之洞挽聯有云。「五年前瘴海同袍。艱危竟奠重溟浪。」又詩有云。「我亦受危任。同臭若蘭茝。論奏出腐儒。謬謂謀可采。」注云。「凡防海規越。計畫兵食。及諫阻停戰撤兵諸事。余意皆與公合。摺奏電奏。皆余屬稿。聯銜會奏。不易一字。」事固有徵。非之洞強攀同志。雖深資玉麟。亦自有足多者。惟此役之後。聲望日著。朝眷日隆。泰心因之而生。良有如致祥所云。其督鄂最久。扶植新機。廣開風氣。亦若大有作爲。而偏重於張皇門面。巧宦華士。輻輳鄂渚。非能實事求是者也。（晚年居政府。坐嘯書諾。尤失人望。或以其目擊親貴弄權。嘗私憂竊歎。而諒其心迹。然元老端揆。豈如是即爲無忝乎。）疏又謂「統觀該督生平。謀國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剛。運籌似遠。實則志大而言誇。力小而任重。色厲而內荏。有初而鮮終。徒博虛名。無裨實用。殆如晉之殷浩。而其堅僻自是。措置紛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抨擊甚厲。然安石志行卓然。雖新法之效。不如所期。然自是有宋一大政治家。之洞視之。有愧色矣。致祥以守舊稱。故於安石之行新法。之洞之講新政。同類交譏焉。

致祥既不喜維新。故對於號爲通達洋務。善與外人周旋者。深嫉之。光緒甲申。張蔭桓簡授太常寺少卿。致祥疏論「名器不可輕假」。請收回成命。謂「臣惟卿寺乃清要之職。雖不必拘於科目。要自當澄其品流。查張蔭桓出身卑微。幼習洋業。故夷情略悉。已爲自愛者所鄙。」又謂「臣猶冀其自慚形穢。懼玷崇班。必具摺力辭。迺竟靦顏受命。居之不疑。臣謂此舉關張蔭桓一身者小。關國家全局者大也。」又謂「且臣更有慮者。張蔭桓儼然卿寺。此外如李鳳苞馬建忠輩。同類相招。勢必羣生覬覦。效尤踵至。夤緣諂附。靡所不爲。倚洋務爲進取之資。挾洋人爲自固之地。廉恥盡喪。禍亂潛滋。履霜堅冰。可爲深戒。」又謂「臣與張蔭桓素日無嫌。並未識面。特以衆論所不容。九列所共恥。不敢苟安緘默。以

貽朝廷名器之累。」此疏可代表彼時士大夫一派之心理。（一）清流必出於科第。蔭桓起自佐雜。微員雖優於文學。致祥輩固不屑引爲同調也。（「儒林外史」中高翰林所謂「他果然肚裏通達。就該中了去。」）疏雖云卿寺不拘於科目。此種觀念。蓋仍有之。（二）以外人爲賤族。洋務爲賤事。一與爲緣。便若名節有虧。故郭嵩燾曾紀澤均以出使爲時論所詬惜。疏中以「夷情略悉」與「已爲自愛者所鄙」連貫成文。可以概見。「洋業」二字尤奇。蓋以衣冠不齒之娼優隸卒目之矣。（三）卿寺類有位無權。閒冷之職。然從容雅步。號爲清秩。不容闌入濁流。「名器不可輕假」乃於此致其鄭重之意焉。至謂「卿寺乃清要之職」。其實清可云清。要則不要曰清要者。乃因清而要之耳。蔭桓之補太常少卿。已前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當外交之衝。正是要職。而致祥不言者。以總署本與洋鬼子打交道之地。不妨以「出身卑微幼習洋業」者與其事。今置諸清班。則深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感。而羞與爲伍。所謂「九列所共恥」也。

戊戌政變。蔭桓遣戍新疆。致祥更疏論之。以西后幽光緒帝而以病宣於外。乃謂「道路鬨傳。僉謂皇上疾初起時。張蔭桓暗以藥餌進獻。初雖小效。繼遂增劇。論者疑爲唐柳泌之金丹。明李可灼之紅丸。方術詭祕。莫知其由。以致燥烈鑠精。喜怒失當。此輩乃乘之以爲姦。是張蔭桓之罪。等於康有爲。且在總理衙門盤踞年深。其欺君賣國之計。祕而且毒。人皆知之。而莫測其究竟。誠如諭旨所云。行蹤詭祕。反覆無常。而其平日於外洋各國多結私交。往還最密。將來必聳動洋人代爲請釋起用。後患尤不可勝言。應請密降諭旨。飭令新疆巡撫俟其到戍時。即時就地正法。以申國典而快人心。」其惡之欲其死。有如是者。庚子西后卒殺蔭桓於戍所。此疏亦可謂伏線也。辛丑回鑾。西后復於途中降諭。「奕劻等奏。美國使臣請將張蔭桓開復等語。已故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著加恩開復原官。以昭睦誼。」此種詞令。著於諭旨。國家體面何在。而致祥「洋人代請」之語。乃亦若不爲全無著落歟。疏中摭拾后黨宣傳之讕言以入蔭桓之罪。抑何昧昧。

甲午。致祥以大理寺卿簡浙江學政。杭士之好事者。就會元套解元文事。撰詩聯以嘲之。（此類事杭士夙所喜爲。相傳之譏嘲衡文者之作頗多）致祥聞而大恚。後奏減學額。說者謂其報睚眦之怨云。（京師先傳有一聯云。「大學套中庸。前解元。後會元。誰說文章無定價。」「書房兼清秘。叔學差。姪試差。幾知家國有奇才。」見陳氏「歸里清談」時致祥放試差。其叔鼐放學差也）浙學任滿。更拜安徽學政之命。其門人孫葆田所撰神道碑。敘此有云。「論者或爲公惜。」京官以掌文衡爲榮。尤喜任學政。而屢掌文衡。官秩較尊。亦頗有以身在朝班爲勝於久任外差者。當時敬仰致祥者多謂政府忌其正色立朝。直言極諫。故假是以遠之也。聞張君二陵云。庚子以編修贊李秉衡戎幕死難之王廷相。當丁酉致祥簡皖學時爲御史。疏論其事。謂名爲優除。實則屏絕。獲回原衙門行走處分。葆田所云。當即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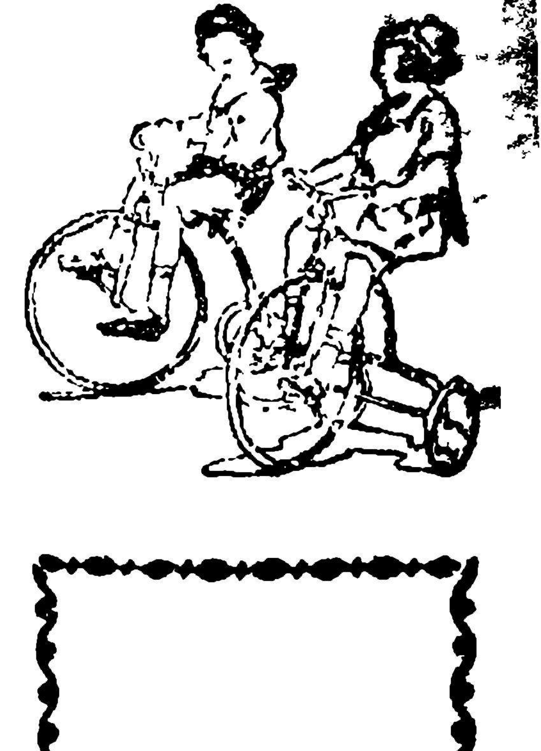
前述聞諸二陵之譚延闓胡翔林事。記憶偶誤。頃晤二陵。復爲道之。蓋延闓實壬寅湖南本省鄉試中式。癸卯至汴會試。適其僚壻胡翔林。以河南候補道爲外監試。依功令迴避。（胡譚岳翁爲曾任江西藩司之方汝翼。）遂留開封。寓其業師大挑知縣屏壽祺家。次歲乃入場得元（翔林先請假避再派闈差。）二陵捷壬寅河南鄉試。壽祺其房師也。識延闓於壽祺所。故悉其事云。復按之壬寅湖南同年錄。「第九十九名譚延闓。年二十二歲。茶陵州優貢生。」延闓今年五十五歲。中舉時應二十七歲。蓋少報五齡。

與胡適之博士之一席談勘誤

九行「推」誤「摧」下四行「貫中」誤「貫」二頁十三行「明」誤「名」四頁下十四行「禕」誤「禩」五頁二行「推」誤「權」十二行「統」誤「流」下十二行「尤勝」誤「勝尤」

凌霄一士隨筆勘誤

三十九期二頁十七行及下一二三五六行「鷹」均誤「鷹」三頁十四行「躑」誤「蹲」
四十期三行「光」誤「先」四頁下一行「迴」誤「迴」
四十一期三頁下十二行「稱」誤「穪」

論評選輯

古物陳列所古物不可分散

北平古物陳列所古物，將分撥一部分運往南京瀋陽陳列，事據當局解釋辦法，係查明由瀋陽清宮運來者。仍運往瀋陽，由熱河運來者。則將其重複部分，運往南京，自行政上言。只尋常遷移地點陳列問題，似爲無可無不可之事。然此訊發表後。凡學術界之寶愛文化古物者，無不引爲深憂。誠以北平古物陳列所。爲中國僅餘惟一的文化美術精品之博物院。自民國初將熱河古物。運平集中。雖歷經政變。該院幸得保存。中國五千年文化之光彩。僅賴此而發揚於世界。研究學術者。當然視爲重要參考機關。然博物院特色。端賴材料集中。一經分散。則價值輕減。且凡事畏開先例。今日可移往京瀋，異日焉知不有人更主張遷移他處。此風一開，五千年之文化精華。恐竟不保矣。當局於此。似未加深思熟慮也。茲紹介陳寅恪蔣廷黻顧頡剛吳吉剛四教授最近之公開狀一篇。題爲保全北平古物陳列所古物之意見。其辭誠摯。蓋言一般智識階級之所欲言而爲吾人同感者。望行政院再付審議。納茲讜言。文化幸甚，四教授之文如左。

最近報載北平古物陳列所，將由故宮博物院接收合辦，吾人聞之，深覺快慰，誠以同爲文化遺產，國家重寶，統一管理主權，自易整頓發展，正不必機關駢出，多所隔閡也，乃前日各報又載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呈請行政院呈文，欲將古物陳列所之一半重器，運回瀋陽，則吾人經再三考慮以後　毅然以爲不可，謹將反對之理由，逐一條陳，謹請執政諸公與理事會諸公，憑公正不雜情感之理性，本發展民族文化之熱忱，再斟酌審愼之，並以普告邦人君子之愛護民族文化者。

第一　文化之進步，由於文物與工具之由散而聚，其退步，由於文物與工具之由聚而散，此其理由，甚爲淺顯明瞭，蓋世界無論何種民族，其文化演變之方式，不外兩種，一爲直線的，一爲循環的也，其文化而爲直線的，則分增寸積，日長月高，遞進無已，若不幸而爲循環的，則進寸退尺，聚散相互，成毀無端　乃永無進步也，以中國之偉大土地與歷史，而其文化遺產，則蹈於悲慘已極之循環率。故以數千年之文化，而落入數百年之後，計自宗周先秦以來所留餘之文物，集中於長安，洛陽，鄴中，大梁，金陵，臨安者，皆已爲暴民毀蕩盜刦一盡，至今遂烟消霧滅，上無以對我祖宗，下無以對我子孫，旁無以對我友邦，直至民國三年，內務部移熱河避暑山莊，及奉天行宮全部古物至京，設立古

物陳列所，實為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有意義之大進步，其後民國十三年驅逐溥儀出宮，設立故宮博物院，此為中國文化史上第二次有意義之大進步，至於今日故宮博物院之接收古物陳列所，當為第三次之進步，吾人方且更希望其第四次之廣再搜集或發掘，第五次之精印流布，……乃至第七第八……無次數之進步，豈期又自蹈於悲慘之循環率，已聚者，又復散之，已有進步之曙先，又復回返于原始之退步，則中國文物，永無集中之希望，中國文化之前途，永不離悲慘的恐怖，則此阻碍中國文化進步之責任、百世之下，有餘責焉

第二　博物館之意義，惟在公開與集中，所以設立博物館者，其根本用意，原不過求材料之公開與集中耳，故離此二諦，即根本無博物館，譬如甲有一唐畫，乙有一周鼎，丙有一宋瓷，丁有一漢碑，秘密而不公開，有等于無也，散處而不集觀，有等于無也，如集合而公開之，以是研討有人而學問生矣，今北平古物，自耶律聖宗以來，即開始搜集，斡離不，粘罕，又得宋徽宗全部之遺產，又經元至元　明永樂成化，清康熙乾隆諸帝之努力，以全國民衆膏血為代價，乃得有此蔚為巨觀，中間經滿廷之霸佔，擅移全國命脈之寶物至奉天，熱河，不知此寶物，為我全民族所公有，而非滿族所得私，幸民國以後，已運回北京，還我全民族所公有矣，今日之北平，為吾全民族所公有之文化中樞也，猶今日之南京，為我全民族之政治中樞也，故一切文物，凡為民族之公寶，即當公之于全民族所共有之文化區，苟非此文化區轉移，則無論何地，自不當有類似瓜分之行為，而保護此文化區之完整，為我全民族人人有其責也，為地方所私有，與為個人所私有，何以異乎？散處于各地方，與散處于各個人，何以異乎？使此故宮寶物，平均散之于全中國，則尚有一物之可見乎？故分散古物陳列所古物，　與博物館之根本意義與效用相背，何必有故宮博物院哉。

第三　博物館之意義，為求學問上之方便，非若珍寶之可爭奪授受也，家天下時代，視故宮古物陳列所之物寶，為「珍寶」，為「寶貝」，為「值錢的東西」，故有爭奪，有盜劫，有偷竊，有恩賞，有惠贈，若以今日我儕站在學術的地位而觀之，則雖可寶，而其價值，乃與「破銅」「爛鐵」「碎瓦片」「斷骨頭」等，故博物館之設立，原不過求學問上之方便耳，故惟恐其不集中，決不容其離散，惟恐其不近集，決不容其遠離，惟恐其少，決不厭其多，故宮之接收古物陳列所，吾人極端贊成之者，無他，學問上之方便故也，今國民政府，既定北平為全國文化都會，若日本之西京，土耳其之康士坦，則一切文物，當由各省各地集中於北平，斯以後學凡全國之講文化者，考歷史者，羣集于北平，以器物吸收人材，以人材研究器物，互為因果學術遂陡然亢進，若散處各地，研究者無一致之目的地，人材無一定的聚脊地，今日跑瀋陽，明日跑北平，後日有一極小而重要的參考，又非須親跑瀋陽不可，如是尚有學問之可言乎，我儕作一「實事作是」的論文，不將整個材料，集於一室，猶左支右絀，無從下筆，此凡學人類能言之、理事諸公，多名學者，尤當深嘗此味，奈何任其離散，不為中國建設文化，而反為此破壞之舉，不以學者「破銅」「碎骨」眼光以視古

物，而出于集中公開態度，而仍以舊時「珍寶」「寶貝」眼光以覗古物，而出此授受，惠贈之態度也。

第四　各地博物館之設立，當爲積極的「創業式」，不當爲消極的「分家式」也，或者曰北平，既當爲文化中心區矣，然瀋陽既亦有故宮博物館，則亦不能不有物以充實之，而南京既爲首都，則亦不能不有博物館之設立，吾儕對於此說，極表同情，凡一切建立文化事業之消息，在此久苦兵戈之中國，當爲人人之所樂聞，吾儕極願瀋陽博物館之充實，及南京博物館之設立，然充實與設立之方法，當爲「創業式」，而不當爲「分家式」也，俗言之，即當取「有希望」之行爲，不當取「沒出息」之行爲也，譬之子女自立門戶，固屬可喜之事，然當努力自創產業，不當仰仗於父母有限之財力也，父創業十萬，子創業二十萬，此爲「有進步」「有出息」，子不能自創業，徒欲分父財三千五千，此爲「沒出息」，當此開國氣象，建立文化事業將自居「有出息」乎？將自居於「沒出息」乎？中國文化，蘊埋於地下者何限，流落於外邦者何限，不此之求，而乃斤斤以瓜分此有限之陳列所，哀哉，近聞黨玉琨守鳳翔時，發掘一先秦先王之古墓，得銅器四五百件，外人覬覦已久，此等應該無條件沒收之物，中央何不嚴密查得，以立首都博物館乎？其他故家中落，文物散出者，如漢陽葉氏之瓷器，吳縣潘氏之銅器，聊城楊氏之古刻，……皆卓卓有名，或將散，或尚未散盡，中央負文物之責者，何坐視不一爲之所乎？欲立博物館或充實博物館，此非最好之資料乎？此正如各地設立圖書館，當各自收買書籍，不當瓜分某一大圖書館也，各地博物館，當努力創業，與北平相競爭，相追逐，乃爲中華文化有朝氣復興之佳象，亦爲開國創業之規模，乃汲汲焉踏叔世之衰轍，惟欲瓜分已聚之文物，則各地博物館尚未充實，而北平之文物盡，中華之國脈絕矣

第五　不當輕開離散博物館之先例，及應負破壞博物館之責任也，博物館圖書館所以能長聚不散，不爲有力者奪去者，其惟一之保障，惟在「完整」一義之不破壞耳，使此義而可破壞，則舉天下之博物館，圖書館，皆危險已極，朝不保夕，任何時間，可以立刻瓦解矣，內務部設立古物陳列所，已十有六年，雖有大力如曹錕，張宗昌，馮玉祥輩，皆不敢破壞之者，無他，非不垂涎其利也，徒以其端未開，畏天下之公議，故不敢首犯不諱、今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自破此例，將幾近全部古物三分之二之熱河瀋陽兩行宮古物，離散於瀋陽南京兩地，然則其例既開，古物陳列所而可以瓜分，故宮博物院，何以而不可瓜分乎？歷史博物館，何以而不可瓜分乎？在北平而可以瓜分，在瀋陽何以而不可再瓜分乎？在南京何以而不可再瓜分乎？他日有大力而野心者出，援理事會此例，則中國古物圖書，無論何地，有立刻散爲灰燼之虞，此其端非今日之理事會授之乎？千載下無量刼之責任，悉由今日理事會諸公負之矣。

第六　理事會只有保護管理古物之權，並無離散授受古物之權也，古物陳列所古物，乃爲我全民族所公有，故當公之於全民族所公立之文化中心區，理事會諸公，不過因爲專門人材故，受國民委託，而保護管理之，但國民並未嘗賦予以自由離散，自由授受之權也，今公然自由行動，如處理一己之私物，何者置某處，何

者置某處，於其職權範圍之外，絲毫不詢國人之意見，而一如昔日清帝之移明宮古物至盛京之自由與方便，則理事會諸公，亦何以自異於清帝乎？簡直一非法行動也。」

以上六端，完全偏在「學術」立場上碌碌大者之批評，其餘如（第七）古物多一次轉運，即多一次損傷？（第八）世界博物館從無移動離散之笑話（第九）移空古物，北平之繁榮，宣告死刑（第十）……等等，尙不勝一一枚舉，或者謂㈠，故宮古物太多，無屋陳列，則答曰故宮未修理之空屋亦太多，當一一修理，猶不够，則另建專門博物館以儲藏之，如銅器館，石刻館，玉器館，書畫館，瓷器館……不然，如國內無館陳列，亦將移之國外乎？㈡或者又謂瀋陽一部分古物，原由瀋陽移來，移回之所以完成歷史上之故迹，則答之曰，瀋陽在清前，並故宮亦無之，此非清帝自北京明故宮移往乎，若必欲物還原處，而不顧文化之集中與否，依此邏輯，則三代銅器，將復埋之於地下乎？或者又謂㈢，移至瀋陽南京，則南方東北之人，予以研究方便，則答之曰，中國現已統一，已非封建割據，故方便問題，當顧全國之方便，不當偏顧某一方面之方便，例如甲家藏書，乙不感受方便，乙家藏書，丙不感受方便，不如合立圖書館，則甲乙丙丁……無量數人，皆感受方便，若顧全甲家之方便，將圖書館移入甲家，則乙丙丁戊……無量數人，皆感受不方便，北平者，全國公有之方便也，苟東北及南方之人，不承認北平爲中國領土則已，不承認東北與南方尙在中國境內則已，如不然，則當謀「大全國」之方便，不當謀『小一隅』之方便也，且如東北之人，欲研究南京古器，南方之人，欲研究瀋陽古物，豈非更大不方便乎？此三條理由之不能成立，至淺顯也。茲將繁複之詞，一切刊落，各本良心而言，務懇理事會諸公，顧算全國百年文化之大計，憫念中華古物零落之可憐，北平古物集中之匪易，再愼重斟酌，呈請行政院覆議，其效將遠至數百年後，吾華族他日有復興之一日者，必拜諸公今日之嘉賜矣，並望全國學者之愛護文化者，愛護北平者，注意此事，羣起而盡保護之責也。

（錄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時局善後之三大難題

閻馮離軍。汪將去國。半年來軍、政、黨之軒然大波。至是得一結束。方其相持之際。中央爲博勝利計。凡可以有利於促成解決之途徑者。不惜委曲遷就。以底於成。今最後之結果已見。而善後之難題紛來。約略言之。蓋有三端。一曰軍事。按戰爭原則立論。戰敗之人。當然聽勝者之處分。其在內戰則情形又異。今馮部受命及尙未受命者。在河北晉南。猶共不下十萬之衆。若不妥爲安頓。勢仍必醞釀事端。至於晉軍。出自徵兵。念重鄉土。進取雖非所長。閉守尙能固結。如果聽其自成部落。豈非等於獎勵封建。凡此兩軍殘部之處置問題。實爲目前善後之最大工作。此外石友三擁兵數萬。據居衝要。防地未定。若不予以安置。斷非地方之福。而兵多慾重。滿足又復不易。更如陝甘各處民軍。類受中央委任。流品複雜。良莠不齊。當危急存亡之秋。祗利其擾亂敵方。間接相助。至今日和平恢復。自應悉予取消。以重地方。然而此類遊兵散匪。固易招之使來。却難麾之使去。整理收拾。彌感棘手。貽害將來。尤爲可慮。凡此軍事善後問題。偶舉犖犖大

費已非簡單易了。二曰財政。方軍情緊張之會。悉索敝賦。應付急需。以致政費多欠。教育停頓。駐外使領館庚癸頻呼。又儼然北廷怪狀。彼時軍需逼迫。司農仰屋。咄咄書空之情形。內外咸能相諒。今戰事告終。非常之局面已了。在一般人以爲不但政學各費。從此不應缺乏。即從前積欠。亦希望有以清釐。然而事實上中央各軍既須賞賚。新附部隊。亦須撫循。軍費之重。未必有減於戰時。而普通政費反失其抑壓緩發之口實。從前猶可剜肉補瘡。今且無法卯糧寅用。其爲窘苦。殆倍於前。三曰民生。連年國家多故。政術不修。民在倒懸。匪伊朝夕。重以地方不安。農村破產。正士銷聲。土匪馳逐。本年東北東南。大抵豐收。冀魯年景。亦非過劣。以理衡之。宜可稍紓喘息。市況活潑。乃以捐重道梗。百物騰昂。農產所糶。不敷歲用。不特東南諸省與夫冀豫各屬。民生困苦。舉世共知。依吾人所聞。即遼吉黑三省。社會經濟。亦同一岌岌不可終日。蓋穀賤傷農。於今爲烈。在此種形勢之下。經濟改造固無可言。財政整理亦難有望。民衆憔悴之餘。生活如墜九淵。出路斷絕。强懦同盡。更何怪夫共黨宣傳無遠弗屆乎。以上三端。乃國家焦眉之急。不問誰何當國。皆須首先處理。速謀救濟。而其事務之困難。亦爲人人之所同感。抑自來禍變構成。原因決非一端。少數造亂。必有其可乘之隙。今時局善後困難諸點。已赤裸裸與天下以共見。當局者若有能力解決此三大難題。則國事可爲。否則危機潛伏。可苟安而難望久治。且此等問題。根植深遠。難收速效。支持大廈。復非一二人之力所能集事。當局之人。身肩重任。荊棘載途。誠能共諒環境之艱危。懍然於前途之憂患。秉戒慎恐懼之心。理盡公平和合之雅量。謀國一循坦途。處事依夫正道。處之以誠。持之以久。納武力之中心於政治範圍。而以軍事之勝利。求民衆爲之保障。或於解決困難。事半功倍。尤要者在此善後期間。各方面獻可替否。決不能與抗命同觀。政治上伸屈損益。更不宜以成見自囿。得道多助。相期善保功名。猜疑悉泯。自無反動餘地。一二中心人物果有此決心明識。各循正軌以邁進。和衷共濟。矢忠矢誠。然後善後困難。乃可設法解除。種種問題。乃可徐圖進展。否則隨事隨地。皆有危機。未入本題。先生支節。徒予外人以利用構煽之機會。而斷送此艱苦締造之功績。甚不値也。夫十數年來。國事屢有轉機。而良機往往坐失。其病在當事者得意之極。事過輒忘。驕滿疏忽。不自省察。以致機會稍縱即逝。徒留後日追悔嘆慨之資。今時局善後較前爲難。而其能否收拾。首繫於負責者之衷心合作。吾人爰於國事甫有轉機之時。直陳惕厲艱難之說。善頌善禱。竊愧未能。心所謂危。不忍緘默。當局者若能恢閎雅度。使民衆有贊助之可能。則任何難關。不難終於打破。苟非然者。大好機會。能否善用。蓋在不可必知之數。而三大難題之愈益嚴重化。則固有不容否認者在也。

（錄十一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陝西善後

陝西軍事。大體底定。而地方善後則困難殊甚。賑災亟須大舉興辦。而剿匪救民。尤爲戰後最大之問題。

查陝西自民國以來。從未一日安謐。民國五年後。靖國役起。省政且久未統一。直至民國十五年。西安解圍。立於青白旗下。全省始漸統一。然亦只暫時。天災苛政之下。盜匪蠭起。主客雜闖。去年以來。益成不可收拾之狀。夫陝西在清末本一完好省區。匪盜絕少。渭北游俠之風。其盛然究異於匪盜。及入民國。受全國大局之影響。陝省秩序。遂致破壞。其最惡現象爲

兵匪糅雜而不可分。以陝軍稱者。往往其行動擾雜匪性。雖有優良部分。而占居少數。大抵紀律不良而割據慾則奇重。更甚者。則爲純粹殺人越貨之匪。而因大局紛亂。有時亦得以軍隊稱矣。陝西多年不能得自治。半由大局關係。半因本省無人。蓋無優良的中心勢力及領袖。本籍雜軍。各不相下。而最劣之匪。亦混雜其間。故本省勢力。治地方不足。而亂之則有餘。至外軍駐陝最久者。前爲劉鎮華。後爲馮玉祥。劉倚北京政府之力。以鎮嵩軍掌陝政者多年。軍紀政績。皆無可取。最後圍西安八閱月。死民人數萬。陝民恨之。其時守西安者。即今之楊虎城軍也。馮玉祥入陝凡三次。第一次民國二年。隨陸建章往。其時馮爲旅長。駐兵陝南。第二次民國十年。隨閻相文往。時馮爲師長。閻死。繼任陝督。皖直戰興。始出關。第三次。即民國十五年。以西北國民革命軍名義。偕于右任氏由甘肅往。解西安圍而主之。馮在昔年。軍紀尙整。十五年救西安之役。陝人感之。然迄今四年間。其部將政治之專橫惡劣。乃與天災同其嚴重。陝民憾恨。甚於過去任何時代之客軍。雖然。客軍之禍固然矣。而不能因此輕減本省匪軍之罪惡。蓋在此空前大災及時局劇變之中。陝省三分二以上之區域。皆成嚴重的土匪化。災民苦痛。更加倍甚。而此輩復多受有討馮委任者。其中自不無較優良部隊。未可一律抹煞。然大部分之行動。要之不可聞問。陝西數百萬災民。在此種主客兵匪幾重壓迫之下者。專以最近論。又已年餘於茲矣。陝省軍隊。今以楊虎城軍爲最有力。楊氏有救鄉決心。富政治智識。十六年後。服務豫豫。軍隊素質亦大進步。陝人中較可負收拾陝局之責任者。舍楊氏外更無人。故國府此次任楊氏主陝。可謂適當。雖然。陝亂如此。而災重如彼。則善後之艱難。恐更甚於討伐馮部。欲使善後成功。第一。須國府以大力助陝省府。除軍費須由中央支付外。更須亟撥大宗賑款。使陝省府得可努力於賑災工作。同時對陝省當局。信任須專。令其放手做去。一切事宜。應以該當局及地方人民意見爲重。如月前報載劉鎮華氏之督辦公署。將設西安。即萬不可行。劉在黨國功績如何。爲另一問題。要之絕不宜於入陝。民國十五年迄今。纔幾日耳。焉有使圍城守城之軍隊同置一處。而可望其協和無間者哉。中央如不悉陝情。應周詢陝人公意。愼勿輕率多事。貽誤地方也。第二則望楊氏澈底以人民利益爲重。凡害民者。無論其名稱爲軍隊。或名實皆土匪。要須努力剷除。除嚴格的提高自己所部軍隊之軍紀外。凡無紀律之軍隊。絕不優容。倘力有不足。則請中央派優良部隊協助。至於一般陝籍軍人。亟須澈底改造自己之思想。滌除一切陝軍之舊習慣。努力自新。協同善後。頃讀西安電楊虎城氏已奉令將甄士仁槍斃。甄本人固亦爲有智識之軍官。然所部混雜。股匪不少。討馮起兵。乃受中央委任。然如楊電所云。對馮戰終而猶攻城略地。則自取死道矣。

（錄十一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論黨務

平津底定。垂兩月矣。省市黨部。迄尙未積極恢復工作。處現在政體之下。此種現象。毋寧可異。近中央派魯蕩平氏來津。津市整委會聞不日將重振旗鼓。平方如何。尙無所聞。然隨政局之穩定。黨部活動。行將開始。自在意料之中。茲就數點。略論其事。

第一黨部與政府之關係如何。社會上久有一種議論。以爲黨部之弊。在於干政。故主張黨政分離。以爲黨部人員工作。應只限於辦黨。查此種議論發生之由來。因過去黨務嘗有幼穉行爲。各縣黨部。流弊尤多。甚至包

讒詞魚肉良民。以致官吏人民、均畏忌黨部、爲矯正之計。遂頗多主張黨部應只辦黨。不干政、雖然。若細思之。黨部不干政。合理乎否乎。能乎否乎。吾人可簡答之曰不能。夫今之政體。一黨專政之政體也。專政之根據、在稱領導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此整個的爲政治問題、不特干政。且專之焉、中央政府乃黨所產生、則凡受中央政府委任成立之官廳、焉有脫離黨的監督之理。各級黨部。在國民黨總章及中央決議案命令之範圍以內、對各級官廳、當然施行其指導監督之權。此現行政體下所得必然之結論也。是以根本問題。在政府制度。擁護現制度、即無法主張黨部不干政。不然。豈黨部職務。專在張貼擁護某打倒某之標語、或專以開會司儀爲事乎、即以華北言。過去外縣幼稚的干政行動。誠須改革。然關於民衆之休戚。地方之大計。正嫌省市黨部不代表人民利益以糾正軍權、而專迎合軍人。寒蟬仗馬。易言之。黨部之負人民。或正爲其不干政或干之不善。非謂其不宜干政也。

第二黨部與社會之關係如何、年來各級黨部之所表現者。不幸爲對無權之一般社會嚴、而對有權之特殊勢力恕、黨的主義、雖在領導扶持被壓迫的大多數民衆、而黨部行動。乃對於各地壓迫人民之有權者。不能盡其糾正之責。而對無權無勢者、則扶持未力、責備則嚴。其根本上未能取得民衆之熱烈的信仰與依賴者、職是之故、就華北論、當閣掌權時。吾人從未聞省市黨部對省政市政嚴行監督與指導。對於河北民衆所受苛捐雜稅之苦痛。亦未聞曾積極救濟。而中央所頒之七項工作、亦未嘗努力奉行。勞工運動、稍有作爲。然華北工業。方在敗壞。實際上勞資同爲受壓迫者。設徒釀勞資之糾紛。亦殊無益於工運。一言蔽之、徒勞而已。華北黨部此次恢復工作之後。似宜特注重數點、(一)關於地方大計。人民利益、宜倡導社會。爲之主持。力有不足、則請之中央、務使黨部成爲代表人民利益擁護人民權利之機關。(二)實行七項工作之訓令。實際作扶助一般人民之工夫。(三)對都市民衆團體、務與以適合時宜之指導。不以徒增日常鬬爭爲事。或謂民衆團體、不必辦者。則甚不可。因停辦民運、無以自解於黨義、且結果必使共黨之秘密活動。更爲增加也。至於對一般識智階級、及普通居民。應務期得其同情贊助。勿過以阿斗相待。或吹毛求疵、動輒目爲反動、則黨部與社會之關係、將日增密切矣。

雖然。尤爲重要者。爲黨部本身如何、最近情形、各地黨權、確似不振、其原因由於環境者半。由於己身者亦半、蓋欲增高黨部權威。必須先充實黨部人才。人才何以充實。則求央方針如何、關係最大。具體言之。必須自中央起、先網羅全黨人才、俾各盡所長。凡重大問題、皆須經充分自由的討論、小組織及個人中心的傾向、須徹底打破。且黨於黨員。不期其旨目的絕對服從。當各使其有發抒意見之自由。惟決議之後、不得再反對而已。同時對於失業流落而曾經有工作成績之黨的青年。必須盡力愛護。不得以其不在小組織而排斥之。對於黨員職業及生活。亦不加漠視。如是則黨部本身。庶幾可以充實。然後工作成績始有可論、近年狀況。各級黨部。眼看將來擁虛名。政權基礎。與其謂在黨部黨員、毋寧謂其在兵力之上。則黨務漸淪爲政治上次要問題。以現行政體論之。非正當之軌道也、

(錄十一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工商會議之評價

日前全國工商會議閉幕。發表宣言。以十事相約、一曰抵制經濟侵略。二

曰聯合經營。三曰整理稅制。四曰改良幣制。五曰科學管理及實業合理化。六曰振興基本工業。七曰挽救固有工業。八曰勞資協調。九曰救濟失業。十曰發展國際貿易。以八日之短促時間。得如此之結論。信為此次會議之莫大貢獻。夫居今日之中國。以言應振興工商。自屬天經地義。即如何使之振興。亦不難言之成理。惟如何見諸實行且獲得相當效果。則大非易事矣。國人年來浸潤於革命巨潮中。少有堅忍力行之表現。洋溢盈耳者。率為空疏誇大之理論。語諸實際。往往陷於低能之境。此可為我民族前途長太息者。即以此次工商會議而論。在舉國困窮之今日。從任何方面解釋。均有其絕對嚴正之意義。然此會果能不負其使命與否。則尚難言。試觀各地代表之提案。多至四百餘件。在原則上言。無一非切要之圖。即大會宣言所列舉之十項。何非根本問題。誠使一一見諸實行。非僅工商業得以振興。中國之富強亦非難期。雖然。中國目前所需要者。非原則的理論。乃實際效果。若抵制經濟侵略。勞資協調。發展貿易。救濟失業等等。皆為當世之普遍理論。國民黨之主義政策。規畫尤詳。假使以此而言振興工商。則祖述堯舜可已。初不待聚全國數百工商領袖於一堂。費寶貴之光陰。再從容討論此類理論。前當會議進行之時。吾人曾致一種希望。即由此會議產生一調查機關。對全國工商業。為切實普遍之調查。然後對症下藥。督促政府實行。蓋無對全國工商業實況尚不明瞭而能使之振興者。然迄會議閉幕之日。未聞有人注意及此。此吾人所認為遺憾者。茲更進陳二義。以貺此度會議之最後評價。第一。政府宜有眞摯之誠意。蓋此度會議發起於總攬工商機樞之工商部。則政府自應對大會議案負實行之責任。不應以會議為裝璜門面編造報告之工具。第二擇一二簡單具體之事。務力促其實行。以表現此度會議之效率。若調查工商痛苦減免苛捐雜稅等事。最為具體。且為目前工商界所急切需要者。苟能誠意進行。不難得相當效果。且全國工商業之現狀。已丁萬分凋敝之會。饑者易食。渴者易飲。苟有一二善政。民困即可略紓。一般的經濟建設大理論。尚不妨置諸第二步也。其次國內工商業者尤應深自惕勵。一洗投機取巧之習。各挺身作一個拓荒者。雖環境困難。亦艱苦前進。政治惡劣。則與之奮鬭。何患標榜革命之政府不為民衆謀利益。所患者官廳沓泄。民衆委靡。國家前途乃眞無可為之事矣。猶憶年前農鑛部曾召集一全國農政會議。數百代表聚於首都。議決議案亦以百計。一時農業救國之聲。洋溢全國。至今非僅無人過問議案之曾否實行。即當時之曾有此種會議。亦且淡然忘之矣。此種不負責任的現象。最堪痛心。此次會議是否不蹈同一覆轍。上舉二義。實為最低的必要條件。而工商會議之最後評價亦繫乎此矣。

（錄十一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中全會何以慰吾民

今日為中山先生誕辰紀念。而解決戰後黨國大計之四中全會。即於今日開會。張副司令學良。又適於今晨入京。此日也。可謂政治上有重大關係之一日矣。

今年戰事。為民國來規模最大耗費最多犧牲最巨之一役。故一旦解決之後。就常理言。今後不能想像再有此等重大內亂之發生。由此而論。雖謂黨國大局。完全樂觀。無不可也。雖然。凡一政治勢力。除非化為普遍的民衆勢力。換言之。除非其制度設施。永遠與民衆利益一致。則斷無一成而不毀者。方轟轟烈烈全勝之時。或已另種失敗之因。形移勢遷。彈指間

遺棄又見徵之往史。大抵然矣。國民黨訓政。本爲革命時期一階段之暫時制度。何時憲政實行。即應還政國民。故自其本身之主義言。非私天下而有之者。中山先生之志。惟在領導國民。建設一自由平等之中國。其主義原應與民衆利益一致。是以就原則言。雖一黨專政。仍應爲代表普遍的民衆勢力。誠如是。則應有成無毀。即異日還政國民。依然不失爲領袖的大黨。以理論言。固如是也。雖然。理論事實。能否相符。則在負責人物之志趣行爲如何。黨國施政。苟不能與民衆利益一致。則雖稱革命政黨。實仍爲擁有軍權之一種特殊勢力。是則據自然的因果律。凡私政權者。無論爲團體或個人。終必有毀有敗。蓋人孰無私。倘各私其私。則統一者仍必裂。平和者仍必亂。雖扮演人物不同。而問題性質無異。由此而論。則今日遽作無條件之樂觀。亦不可也。

四中全會。在中山先生誕日開會。此誠負有解決戰後黨國大計之責任。撥亂反治。關鍵在此。吾人願作簡單數言。以望諸與會諸公。曰。兩年來其負人民。故自今以往。必須有以慰人民。年來大戰。在政府爲討叛。然叛何自來。其勢力皆曾爲黨國所認許。或重用而養成之。其人皆有黨籍。且居高位。自人民言。要之黨方負責。人民不負責。然犧牲民命。可千萬計。財產萬萬計。國家所增負擔。數萬萬計。革命利益。絲毫未嘗。而受殺身傾家之禍者。遍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間。今者政府幸獲勝利。大局粗定。然只聽祝捷之歡聲。未曾聞對人民之弔慰。倘以爲大功已成。政權常保。而忽略其道德上對人民之義務。則前途如何。正未可知。夫何以慰吾人民。第一。應即勵行蔣主席江電所陳。迅速籌備國民會議。以決定頒布憲法日期。並先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民公私權利。如此庶幾一新人心。俾共同擁護政府。此即所謂化爲普遍的民衆勢力之第一步。而現在爲一黨訓政。故黨內問題。與民衆利益。亦息息相關。謂宜集中全黨之南北老少人才。充實中央。以號召全國。以上兩事。蓋此次中全會所應負責解決者。至於軍隊之收縮。官吏之澄清。以及各院部付託得人。則爲之自有其道。此亦中全會所應注意者。嗚呼。人民之望治久矣。今日者。爲前年七月以後之又一機會。而今日圖治之便利。應更過於前年。一黨之成敗。億兆之安危。皆繫於負責諸公。大局可否絕對樂觀。此會之結果及會後之實行如何。大與有關矣。

（錄十一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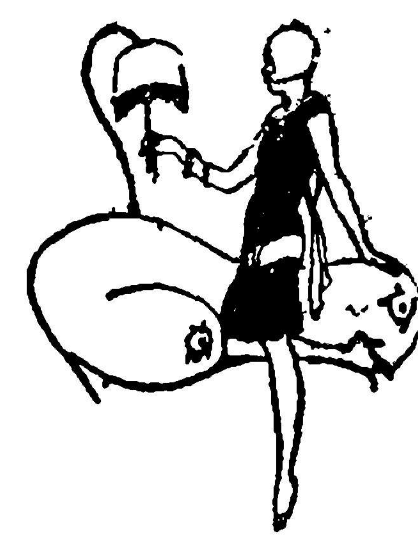
對中俄會議再開之希望

中俄會議。荏苒半載。正式開幕。亦逾一月。在外觀上雖備感沉悶。而其內容則極盡波譎雲詭之能事。查自正式會議舉行以來。俄方對伯力協定之效果。不肯放鬆一步。而中國在名義上又不便作直截之承認。僵局已成。會議本已無繼續進行之可能。徒以中國方面內種種顧忌。不願使會議成破裂之局。代表團委曲求全。遲留赤都。日聽彼邦朝野之譏彈。其痛苦直等於羈囚。數日前京電報告。謂莫德惠有電到外部。稱中俄會議已有轉機。請將留俄期間再延長三個月。吾人當時雖於「轉機」之所在。頗覺其突兀。然亦深望中俄僵局得一下台之地。前日據蘇聯社莫斯科電訊。加拉罕近函莫德惠。指陳中國對伯力協定各要點。均已履行無遺。認中俄會議如立即開始討論各種具體問題。已無任何障碍催促繼續開會。是俄方已勁轉馬頭。然設使此即轉機之所在。可謂絕大滑稽。蓋俄方所要求者。爲伯力協定。中國所不肯承認者。亦爲伯力協定。今乃由要求之一方對拒絕之一方提出種種事實。證明拒絕之事情業已由拒絕者

完全履行無遺。因曰。『請勿芥蔕障礙已無。可以繼續開會矣』、豈非滑稽。而事實如此。無可諱言。惟吾人以爲中俄會議之眞正轉機厥有二端。第一。數月以來議事進行之遲滯。多因俄方觀望中國之時局。今中國時、局已告穩定。無再觀望之必要。第二。俄方所要求者。除中東鐵路已恢復原狀外。惟有白俄問題爲最焦慮。今中國方面對哈爾濱一帶之白俄已實行取締、自又去一癥結。有此二因。俄方果何樂而故事延宕。今俄方既已表示繼續談判之誠意。我方自始即無使會議破裂之居心。爲中俄雙方利益計。則以前之不快。均可付之泯滅。各自撝誠。從容解決兩國之百年問題。蓋中俄毗隣、疆域連接數千里、事實上不容斷絕交往、故吾人認中俄兩國之通商復交。爲必須解決之問題。在中國尤爲需要。蓋中國之對外貿易。多爲入超。惟於俄國爲出超。即以茶葉皮毛兩項而論。關係中國商業者極大。自兩國陷於斷交狀態以來。此兩業所受之打擊。已極可驚。故通商復交毋寧謂於中國之利益較多也。然於此有重要前提焉。即中國共黨問題是。蓋中國共產黨聽從第三國際之指揮、抛却革命本義。日以暴動燒殺爲事。中國政府對於此種流寇式的集團。在勢惟有出於剷除之一途。然殺人流血。乃人道之悲劇。舉凡人類。在道義上均有設法消弭之義務。況中國共黨之指揮者。雖爲少數智識分子。而其服從者。則爲多數貧苦良民。爲少數人之指導錯誤。而一再殺人流血。尤屬悲劇之悲劇。中俄會議既將再開。兩國代表應將此嚴重問題作正當解決。此問題若能解決。則通商復交等問題均可迎刃而解、否則障礙不除。中國國民對蘇俄之感情。實無融洽可能。縱使一時復交、糾紛亦必不旋踵而起。蓋縱置政府不談、中國一般國民實對共黨之荒謬行爲深惡而痛絕之。故蘇俄對此問題。或仍作遁辭。然中國共產黨爲第三國際之一部。則爲皎然之事實。且中國共黨實際上受第三國際之指揮。而第三國際又爲俄國政權之主宰者。蘇俄在道義上責任上均不能辭其咎、且各國共產黨皆無類似中國共黨之舉動。而第三國際獨教中國共黨以流寇式的暴動。此其錯誤。或由於觀察失當。然其慘痛結果則不容爲恕、第三國際每以忠心指導革命標榜於世。然在中國問題之經驗上。已充分證明其指導之錯誤。若必盲人瞎馬。一錯到底。中國之犧牲縱不値、第三國際之顧惜。然究於所謂革命有何裨益。結果亦惟有徒演人類悲劇、益增中國對蘇俄之惡感而已。故吾人以爲糾正中國共黨之錯誤。停止暴動政策。在中國可少演流血慘劇。在第三國際可稍保全其國際革命團體之面目。在蘇俄亦可獲得中國國民之好感。一舉而三善備、果何靳而不爲哉。吾人敢以此義責諸再開之中俄會議。願蘇俄方面誠意接受、爲中俄邦交奠定永久之基礎焉。

（錄十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毛利先生

日本芥川龍之介著
吳廷璆譯

年終的某個黃昏，我和一位批評家的朋友兩個人，從所謂役吏街道的枯萎的並列柳樹下面經過，向着神田橋方面走着。我們的左右是一些從前島崎藤村所慨嘆着的「再把頭昂起點走呀」的下級官吏似的人，在那漂蕩着的黃昏時的光線裏面搬動着蹣跚的脚步，大概是正在想驅除一種同樣的憂鬱的心情而終於又不能驅除的原故吧。我們倆都穿着外套，挨着肩兒，稍稍地將脚步放快了些，一直到了大手町的電車站，幾乎一句話也沒有說。那時批評家的朋友向着那邊紅柱子底下在等電車的人們底瑟縮的姿態瞥了一眼，驟然間打了個寒戰。

「想起毛利先生的事情來了。」他獨自喃喃地說着。

「毛利先生是誰？」

「我中學裏的先生。還沒和你說起過吧。」

自己只是默默地將帽簷拉下些，就算代替了這個「不」字了。從這以下所寫出的便是當時那位友人一面走着一面和我說的那個毛利先生的追憶。——

＊　＊　＊　＊

大約已經是十年前左右，我還在某個府立中學三年級時候的事情。我那班裏教英語的叫做安達先生的年青教師，爲了由流行感冒而起的急性肺炎，在寒假休業的期間內物故了。只因那件事情來得過於突然，也許是爲了沒有物色適當後任的時間而想出來的窮策吧，我們的中學就把以前安達先生所担任的功課，暫時囑託給當時在某個私立中學裏任英語教師的所謂毛利先生的老人了。

自己最初見到毛利先生是他就任當日的午後。我們三年級的學生們，爲一種迎接新教師的好奇心所壓迫，自從廊下先生的靴聲響了的時候，便向來所沒有的靜悄悄地等待着授業的開始。但那個靴聲在日光照不到的寒冷的教室外面止住了。過了一會兒，門才開開來——呵呵！我現在提起這些話時，那時歷歷的光景還在眼前浮着哩。開了門進來的毛利先生，頭一樣那個低低的身材，就使我們聯想到廟會上把戲裏面出來的叫做什麽蜘蛛人的東西。只是由那種感想裏奪去了暗澹的色彩的地方，差不多便是拿一個「美」字也可以形容的光滑滑的先生的禿頭了。在這後頭部的周圍，一根根垂下來的斑白色的髮毛，僅僅保留着一些殘喘，而大部分竟是和博物教科書上畫着的鴕鳥蛋到沒有差異。最後使先生的風采超越凡人以上的地方，就算那件奇怪的晨禮服了。這是幾乎使人忘却了牠在過去事實上是所謂黑色的，照字義講來，只可說是帶着一種蒼然古色的東西了。而先生的微汚的硬領上面，那極其華美的紫色的領帶，完全是展開了翅膀的蛾一樣地，若有其事的結在那兒，這些觸目驚心的記憶，到現在還是殘留着。所以先生

一進教室的時候，不期然地忍住着的笑聲從這一角那」角發了出來，自然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

但是，抱了讀本和出席簿的毛利先生，彷彿眼睛裏沒有學生的樣子，表示着一種悠然的態度，一面登上了高一級的講臺，回答我們的敬禮，異異是一派好人相兒似的，在血色很壞的圓臉上，顯露着一絲愛嬌的微笑。

「諸君」，他用一種切金屬的聲音呼喊了起來。

我們過去的三年間，被這個中學裏的先生以「諸君」相稱的事，一次也沒有過。因此，毛利先生的這個「諸君」，勢必至於使我們大家不假思索地把驚嘆的眼睛睜了開來。同時我們以爲既然喊過「諸君」，那以後許有一番目下授業方針或是什麼的大演說了，這樣大家便預備起閉住氣息地等待着。

但是毛利先生只說個「諸君」便不響了，遍視着教室的裏面，暫時之間，什麼也不說。在皮肉鬆弛的先生的面孔上，雖然浮着悠然微笑的影子，而口角的筋肉却別別地抽動着。有幾分像家畜似的放光的眼睛裏面，也是不斷地把那不沉着的光線往來地轉動。那種神氣，實在是僅只口頭上不說出來而懷着一種向大家哀求些什麼的樣子，可是那究竟是些甚麼事，在先生自身也是很遺憾的似乎不能明瞭地看準呢。

一回兒毛利先生把這同樣的調子又重複了一次。然後才彷彿想捕着剛才所說的諸君的聲音的反響似的，居然又慌張地加上了這一句：

「這以後，我，要教諸君 Choice Reader 了。」

我們是愈加感到好奇心的緊張了，悄悄地一點聲音也不響，熱心地注視着先生的面孔上。只是，毛利先生這樣說了的同時，又顯出一付哀願似的眼色來，環轉地向教室裏面廻覽了一周，便驟然間像彈簧散了似的向椅子上坐下去。於是在已經展開着的Choice Reader的旁邊，又翻開了出席簿眺望起來。這種唐突的應酬的完結方法，是怎樣的使我們失望，甚至無寧說是超過了失望，使人感到是如何地滑稽，那是恐怕說也不用說的事情吧！

幸而，先生在我們笑聲快要發出來之前，從出席簿上把那家畜似的眼睛張了起來。忽然間，將我們班裏的一個人的名字下邊加了個「君」字指名出來。不消說這是要他即刻離開坐位，譯讀一下看的招呼。於是那個學生便站起了，把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或是什麼書上的一節，用那種東京的中學生所特有的伶俐的調子譯讀起來。再看毛利先生這方面，時時刻刻地用手在那紫色的領帶上拉着，誤譯的地方，固然把牠改正了，就是些微的發音上的錯誤，也一一不嫌麻煩地糾正過來。發音是奇妙的且有點自負之氣，而大體却是正確的，明瞭的，便是先生自身對於這點也特別地內心得意似的。待到那個學生回了原位，先生又從頭將那一節譯讀起來，於是我們中間這兒那兒的失笑聲再開始發作了。說起來呢，極發音之妙到那種地步的先生，一到翻譯的時候，幾乎至於不能使人們想到他是日本人的程度，連日本語的用法都不知道。或者雖然是知道，只是一臨到那個時候，也就突然的會想不起來了的吧。舉個例吧，僅僅翻譯一行也是

這樣的：

「那麼，魯濱孫克羅梭終於養起來了。如果說到養的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那個奇怪的獸——動物園裏很多的——叫做什麼哪，——哦哦，很會做戲的，啊，諸君也知道的吧！那，面孔紅的——什麼，猿？是的是的，就是那個猿。把那個猿養起來了。」

不消說一個猿尚且到這種地步，如果遇到了稍稍麻煩的話，若不在牠的周圍經過多少次低徊的結局，是決不容易碰着相當的譯語的。而毛利先生在每一次都是很狼狽的，幾乎要使我們感到「那條紫色領帶不至於掙斷嗎」的地步，頻繁地用手向喉根邊拉着，一面抬起那迷惑的面孔，慌慌張張地向我們這方瞟了一眼。正以為如此，他又將兩手壓着他的禿頭，把臉兒伏向桌上去，簡直像沒有面目似的進退維谷的樣子了。這樣的時候，平常尚且很渺小的先生的身體，全然成了漏了氣的輕氣球一般，垂頭喪氣地縮小了，從椅子上掛下來的兩隻脚，和那飄飄然浮游在空中似的神情，這在學生方面；便又把牠當做了一種有趣的事情，咕嘶咕嘶地笑了。這樣，先生兩三次反復譯讀的期間裏面，那個笑聲漸漸地變得大膽起來，終於連最前排的桌上都公然地騷動了。我們這樣的笑聲，就是怎樣善良的毛利先生也會感到難堪的吧？——到現在自己只要一想起那種刻薄的響聲，不待思索地便要掩起耳朵來已經是不止一兩次了。

雖然如此，毛利先生在休息時間的喇叭響徧之前，還是勇敢地繼續着譯讀下去。這樣，好容易把最後的一節讀完了，依然地用原來一樣悠然的態度，回答我們的敬禮，以前一番慘澹的惡鬪，也彷彿全然忘却了似的，毫不介意地出去了。那以後趕着便哄然地從我們中間發出來的暴風雨一般的笑聲，故意騷擾地把桌子的蓋打開了又閉住的聲音，更有走上講台，急急忙忙地裝着毛利先生的樣子給人看的學生——啊啊，就是還佩着組長的徽章的自己，尚且被五六個學生包圍了，得意似的指摘着，這些事實，現在不能不想起來吧！但那就是誤譯嗎？實際上連自己在那個時候果然是否真正的誤譯，都的確一點也不知道的，便那樣妄自尊大了。

從那次以後過了三四天，是一個中午的休息時候。我們五六個人，在器械體操場的砂堆上聚集着，將穿着怪相的制服的背脊在那冬天的太陽底下曬着，一面互相嘈雜地談論着不久就會來到的學年試驗的風說。正當那時，本來和學生在一起懸空吊着鐵槓上的體量有十八貫的丹波先生「一二」大聲地一喊，向砂堆上跳了下來，僅僅穿了一件西服背心戴着運動帽的姿態，在我們之中現出來了。

「怎麼樣哪？這次來的毛利先生。」他說。

丹波先生也是在我們級裏教英語的，只因為是有名的好運動的人，據說還會做很好的詩，所以對英語那樣東西討厭着的所謂柔劍道的選手一類豪傑帮裏的人，對於他的評判到也很好似的。因此先生這樣地說哩，那個豪傑帮裏的一個人，一面玩弄着打球的手套，一面呢。

「唉唉，過於……什麼哩。大家都說是過於不很行的樣子。」這樣不合身分的羞答答地回答着。於是丹波先生用手巾拂

着西服褲上的砂，一邊得意似地對大家笑了起來。

「比你也不行嗎？」

「那比起我來是行了。」

「那麽，豈不是用不着說閒話嗎？」

豪傑只是一面把塞在打球手套裏的手搔着頭皮，一面垂頭喪氣地走開了。這一次我們班裏的英語高材生，將光度很强的近視眼鏡架好了，用一種和年紀不相稱的老成的調子，

「可是，先生，我們大概都是打算着受專門學校底入學試驗的，所以總希望好而又好的先生來敎。」這樣的抗辯起來。但是，丹波先生依然不變勇壯地笑着，

「什麽，不過一學期的長短，請誰來敎還不是一樣的事。」

「那麽，毛利先生就僅僅敎一學期的嗎？」

對於這個質問，丹波先生也似乎稍稍地感到觸着要害之處。長於世故的先生，對那件事故意不答，一邊脫了運動帽，用勁地拂下那剪了五分長髮的頭上的塵埃，一邊迅速地向我們大家看了一周，

「那是因爲毛利先生是很守舊的人，與我們總稍稍兒有點不同囉。今天早晨，我一上電車，就見先生在最中間坐着，快到換車的地方了，便「車掌，車掌」的喊了起來。我是很覺可笑的，這眞是沒有辦法哩。總而言之，是個稍爲異常些的人，也許沒有錯的吧。」這樣很乖巧地把話頭轉過去了。但是，如果關於毛利先生這些方面，縱然不待先生來講，能够使我們的眼睛駭異的事情，却多得很呢。

「還有聽說毛利先生到下雨的時候，在洋服下面是拖着一雙木屐來的。」

「那個彷彿在腰邊掛下來的，用白手巾包着的東西，不是毛利先生的飯盒子嗎？」

「據說見到毛利先生抓着電車的皮圈上的時候，他的毛線的手套上都佈滿了窟窿哩。」

我們圍着丹波先生，將這種愚不可及的事情，你一句我一句的饒舌着。但也許是被那些事所引出來的吧？我們的聲浪逐漸地高起來的當兒，丹波先生也不知在什麽時候發出一種輕佻的聲音來，一壁把運動帽在指頂頭上轉弄着。

「比起那還要有意思的地方哩。那頂帽子是件古董——」他不期然地從口裏說了出來。正當這時，對着器械體操場僅僅十步路光景的兩層樓校舍的入口那兒，怎樣也料不到的毛利先生，戴着那頂古董的高帽子，照例地儘用手仔細地拉着紫色的領帶，悠悠然把那渺小的身體現出來了。入口的前面，也許是一年級生，小孩兒樣的學生有六七個人，在玩着騎人馬或是些什麽把戲，可是一見到先生來了，這些人便都爭先過去恭恭敬敬地行禮。毛利先生也在入口的石階上太陽光底下站着，舉起高帽子，笑盈盈地回答他們的敬禮。看到這種景象的我們，眞是大家都感到一種羞恥，暫時之間靜悄悄地把熱鬧的聲音也止住了。但那時只有丹波先生一個人，大概是閉住了嘴恐太顯狼狽了吧。剛說了「那頂帽子是件古董」，便把舌頭稍稍地拖了點出來，迅速地戴上運動帽，突然轉了個方向，「一——」大聲地喊着，單穿着西服背心的胖胖的身子，一下便向鐵欄翻上去。於是耍了一個「蝦兒上」（日本翻

衛中的一個綽名)，將兩脚遠遠地伸向空中，到了喚「一——」的時候，彷彿已經鮮明地切開了冬天的青空，不費氣力的便翻到槓上去了。這種丹波先生的滑稽的掩飾，使我們人家失笑也是當然的事。刹那間靜默在器械體操場上的學生，仰望着鐵槓上的丹波先生，完全像野球應援的時候一般，喊然一聲地歡呼拍掌起來。

這個時候，自己是不消說的也跟着大家一齊兒喝彩着。在喝采之中，自己對於鐵槓上的丹波先生，有一半本能的憎厭起來了。雖然如此，却並沒有和毛利先生表示同情的意思。這證據就是在那時候，自己加於丹波先生的拍手，同時對毛利先生還含着表示我們底惡意的間接目的的。到今日在自己底腦筋裏解剖起來，當時自己底心地中，在道德上是侮蔑着丹波先生，而連着在學力上也一併地侮蔑着毛利先生，這樣地來說明，也許是可以的。或者那種對毛利先生的侮蔑，由於丹波先生底「那頂帽子是件古董」，愈其得了一種適當反證似的，而恬不知恥，也能想得起來吧！所以自己一邊喝着采，一邊從人家底肩上聳起頭來，昂然地眺望着校舍入口的方面。可是，依然地站在那邊的我們的毛利先生，完全像貪着日光的冬蠅或是什麼似的，屹然地佇立在石階上，獨自專心地守望着一年級生的天真爛漫的遊戲。那頂高帽子和那條紫色的領帶——我在當時，反而將他當做一種可笑的對象，在一瞥之中所見到的這種光景，不知怎麼，就到現在想起來，無論如何也是忘記不掉的。……

就任的當日，毛利先生，由於那樣服裝和學力，使我們起一種侮蔑之情，有了丹波先生底那個失策(?)以來，在全班裏愈加變得利害了。這樣，又是不到一星期的一個早晨的事情。那一天從前夜起就不斷地在下着雪 窗戶外邊，聳出來的風雨操場一些房子的屋脊，已經完全看不到瓦底顏色了，雖然，在教室裏邊却燃着熊熊的炭火，連玻璃窗上積着的雪也沒有漂一點淡青色的反光的工夫，便溶化掉了。坐在火爐底面前安置着的一把椅子上，毛利先生照例地費盡氣力發出了一種切金屬的聲音，熱心地教着Choice Reader上的Sum of Life ，不消說認真地在傾聽着的學生是誰也沒有的。豈但沒有呢，坐在自己旁邊的一個柔道選手之類的人，把放在讀本底下的武俠世界打開着，早就在讀他底押川春浪的冒險小說哩。

那樣的大概繼續了二三十分鐘吧？當那時候毛利先生很快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由剛才教的 Longfellow 的詩而把所謂人生的問題討論起來。趣旨是些什麼事呢？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是，與其說是議論，到不如說是一種以先生生活爲中心底感想一類的事情。說起來，先生完全像隻拔了毛的鳥兒一般，不斷地把兩隻手一上一下的，同時用一種慌慌張張的調子說着：

「在諸君是還不懂得人生哩。啊。雖然是希望懂得，但是終沒有懂。唯其這樣，諸君才是幸福的。說到我們，人生是很懂得了的。懂得了，苦的事情便多了。唉。苦的事情多了。況且就拿我說吧，小孩子有兩個。喏，那是不能不送進學校裏去的。上學呢——唉——上學的話——學費？是的。那是要出學費的吧！啊。因此苦的事情便多了……」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語，彷彿模糊地還記得着。只是，對於什

麼也不知道的中學生，尚且訴着生活難——或者打算不訴而竟訴了，先生心情一類的事，當然便不會使我們理解得到。豈但如此，僅只看到他所訴說的那種事實的滑稽側面底我們，當先生這樣說起來的時候，不知從誰起的咕嘶咕嘶的竊笑竟發出來了。就那樣的，更變成平時哄然的笑聲。大概也是為先生底寒酸的服裝和那噝咕着的切金屬聲音的面容，覺得真就是如同生活難的自身一樣，而使人發生幾分的同情吧。但是我們底笑聲愈來愈大了，過了一會，坐在旁邊的柔道選手，突然放下了武俠世界，露出虎一般的氣勢，同時站了起來，然後這樣地說着：

「先生，為了請你教我們的英語，所以才出席。要是不能教的話，便沒有進教室的必要，如果你的話再這樣地繼續下去，那我現在就要到操場裏去了。」

這樣的說着，那個學生拼命地做出一付怪像，滿臉可怕的氣色，猛然地又坐下了原位。我從沒見過像當時的毛利先生那頭着不可思議的面容的人。先生簡直像被雷轟了似的，半張着口不動，在火爐旁邊筆直地站着，把那慓悍的學生底面孔望了有一兩分鐘。只是，一忽兒在家畜一般的眼睛裏，那彷彿哀求着什麼似的表情，迫切地閃了幾下，很快地照例用手拉着紫色的領帶，兩三次把禿頭低了下去。

「呀，這是我的不對。因為我的不對，應當重重地謝罪了。實在諸君是為學習英語而出席的，那不教諸君的英語，是我不對了。因為不對，應當重重地謝罪。噓。應當重重地謝罪。」他浮着要哭出來似的微笑，將同樣的話數不清地返復地說了多少遍。他斜當着從火爐口裏射出來的赤熱的火光，上衣的肩部和腰間磨壞了的地方，愈加鮮明地現露出來。先生底禿頭，每一次低下來，總帶着一種美麗的赤銅色的光澤，更其像一個鴕鳥底蛋了。

但是，這種可憐的光景，在當時自己，徒然只感到先生暴露了下等教師底根性。毛利先生甚至於來諂媚學生，以避失職的危險。所以先生是為了生活的原故而逼不得已當教師的，對於教育那樣東西，自然是什麼興味也談不到。——瞎還着這種批評的自己，到這時不但對於服裝和學力上有同樣的侮蔑，並且還感着一種對於人格上的侮蔑，一邊向着那在Choice Reader 上面支着頰的，在燒得很旺的火爐前面立着不動的，精神上肉體上都是火炙着的先生，不知道多少次地加以一種傲慢的笑聲。不消說這並不是只限於自己一個人的。現在攻擊先生的柔道選手之流，一見先生這樣失色地謝罪，便稍稍回顧自己這方，露出一絲狡猾的微笑，隨即又把讀本底下押川春浪的冒險小說開始用功起來了。

從此以後，直到休息時間的喇叭響了之前，我們的毛利先生變得比平時更其踊促不安，可憐地把 Longfellow 硬着頭皮奮勇地譯讀着「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那血色很壞的圓臉上流着汗水，不斷地不知在哀求些什麼東西，先生這樣讀起來，那種塞住喉嚨似的切金屬的聲音，雖然到了今天還在自己的耳底殘留着。只是，那種切金聲底裏面所蘊藏着的幾百萬悲慘的人間的聲音，刺激着當時我們底耳膜，實在是過於深刻了。所以那整個時間之中，在倦而又倦的我們裏面，連不客氣地把呵欠聲都發洩出來的，自己之

[illegible]少哩。但是毛利先生把渺小的身體直直在火爐面前，對於掠着玻璃窗上的雪片，全然不加注意，腦袋裏的發條忽然間散開了似的神氣，不斷地把讀本拿起來，拚命地聯珠般號叫着：「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就這樣的情形下去，一學期的雇傭期間過了，再也不能有看到毛利先生底丰采的時候，我們只是高興，决沒有感到可惜一類的意思。不，甚至連那種高興的感觸也是沒有的。可以說對於先生的去就根本是冷淡也未可知。尤其是我們從那時以後七八年，由中學而高等學校，由高等學校而到大學，接着次第地成人，因此連先生存在的本身都幾乎忘掉，全然是什麽愛惜也不懷着的了。

到了大學畢業那年的秋天——雖說是秋天，一到日暮的時候，便常常下着濃厚的霧，差不多是將近十二月的初旬了，並列樹的柳和鈴懸（日本的樹名）之類，早已掛滿了黄色的樹葉。是一個雨後的夜間的事，自己耐性地來回在神田的舊書舖裏搜索舊書，把自從歐洲戰爭開始，顯然很少了的德文書買到一兩冊之後，一邊將外套底領子翻上來，繞着似動非動的晚秋寒冷的夜氣，無意中來到西文書店的面前，不知怎麽驟然戀慕起熱鬧的人聲和暖和的飲料來，因此便向着那邊一家咖啡館裏不期然地獨自踱了進去。

但是，走進咖啡館裏面一看，雖然很窄狹，却是空洞洞地一個客底影子也沒有。並置的大理石桌上，僅僅由砂糖壺上的鍍金反射着清冷的電燈光。自己完全像給誰欺騙了似的，一面咀味著寂寞的心情，一面向嵌在壁上的鏡子面前的一張桌子那邊走去坐下了。於是向過來招呼的夥計點了一杯咖啡，忽然又想起取出了一隻雪茄，不知將火柴擦了多少根，好容易才點着了火。這樣不多時冒着熱氣的咖啡杯便在自己的桌上出現了。雖然如此，但曾經陰鬱了一回的心情，像外邊下着的霧似的，要牠晴朗起來也不是容易的事。可是，剛才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又是字體很細的哲學書，在這兒要將那煞費苦心的名論文讀牠一頁也感到苦痛。於是自己毫無辦法地把頭靠向椅背上，只是輪番地使用着巴西咖啡和哈伐拿捲烟，一邊將漫然不决的視線，直向眼前的鏡子裏面彷徨着。

在鏡子的裏面，從二層樓底梯子側面起始，對面的墻壁，白色的門，在壁上張掛着的音樂會之類的廣告……彷彿是看着舞臺面的一部似的，都很顯明的冷靜地映在那兒。不、除此以外，還有大理石的桌子也見到了，種着大針葉樹的盆子也見到了。從房上掛下來的電燈也見到了。大形的陶瓷煤爐也見到了，圍在那個煤爐面前，嘖嘖不休地在說着什麽的三四個夥計底面孔也見到了。那麽——自己就這樣地將鏡子裏面的物象，順次地檢點着，到聚集在煖爐面前的夥計們的時候，自己不禁給他們所包圍着的，向着那張桌子的一位客人底面容驚住了。那是以前並沒有印入自己底注意裏的，也許是因他混在周圍的夥計之中，無意的便把他認做了咖啡館裏的廚師或是什麽了的吧？可是、那時候自己所驚異的，還不僅是正以爲什麽也沒有的而居然有了客的那一回事哩。因爲鏡裏面映着的客人底姿態，雖然在這方面只能

看到側面，但那駝鳥蛋一般的禿頭的形狀，同那古色蒼然的晨禮服的式樣，最後那永遠都是紫的領帶的顏色，一眼望去便可知道就是我們底毛利先生了。

自己一見到先生，同時先生和自己相隔了的七八年的歲月，剎那間在腦海裏浮泛起來。學習着 Choice Reader 的中學的班長，和如今在這裏把雪茄的烟霧恬靜地從鼻子裏噴出來的自己——在自己，那些歲月是決不能以爲短的了。可是，雖然推移一切的「時間」之流，只有對於這個已經超越了時代的毛利先生，無論怎樣，也是不能發生什麼影響的吧！現在，在這個晚上的咖啡館裏和夥計們共桌的先生，宛然就是當年在那夕陽也照不到的教室裏教着讀本的先生，禿頭也沒有改變。紫色的領帶也依然是相同。還有那切金似的聲音也——如果這樣說呢，先生到現在還是發出那切金聲，不就是又在忙碌地向什麼夥計們講解着的樣兒嗎？自己不覺浮起一絲的微笑來，同時不知什麼時候把振作不起來的心情也忘却了，專心地只傾聽着先生的聲音。

「瞧，這裏的形容詞是支配這個名詞的。噓，因爲 Napoleon 這字是人底名字，所以這叫做名詞。懂得了吧？看見那個名詞的時候，那緊接在後邊——緊接着這個後邊的，是什麼知道嗎？喂。你怎麼樣？」

「關係——關係名詞。」

一個夥計一邊口吃着說，一邊這樣地想。

「什麼，關係名詞？關係名詞不是的。關係——噓噓——關係代名詞？是的是的，是關係代名詞哩。因爲是代名詞，瞧，所以是代 Napoleon 這個名詞的。喏，所謂代名詞者不是寫着代名之詞嗎？」

說話的情形，毛利先生是甚至給這個咖啡館內的夥計們教英語的樣子了。因此自己將椅子移動了一點，由另外一個位置又窺探到鏡子裏去。這樣，果然的在那張桌上，讀本似的東西有一冊打開在那兒。毛利先生一邊把那一頁不住地用指頭指點着，自始至終沒有厭倦的樣子在講解。這一點也是先生依然如往昔一樣的。只是，周圍站着的夥計們，和那時的學生恰好相反了，大家都放出一種熱心的眼光來，擁擠地挨着肩膀，一邊老實地傾聽着慌慌張張的先生底說明。

自己將鏡裏面這種光景暫時眺望着的時候，對於毛利先生的溫情漸次浮向意識的表面上來了。索性自己也到那邊去，和先生互敘闊別吧。但是，先生對於僅僅一學期的短時間，只在教室裏見面的自己這些人，多半也許是記不得的了。縱然就算記得——自己突然地，想起當時我們所給予先生的惡意的笑聲，結果轉覺得不去拜候的方面比較還是更尊敬先生的了。因此乘用完咖啡的機會，一邊丟去了很短的烟捲，一邊悄悄地從桌上站起來，那是雖則打算不要有響動的，但還是似乎擾亂了先生底注意了的吧。所以自己一離開椅子，同時先生把那血色很壞的圓臉，那微汚的硬領、那紫色的領帶，一齊向這邊掉了過來。家畜似的先生底眼睛和自己底眼睛，正當這時候在鏡子裏面剎那間相碰着了。但是先生底眼睛裏面，和自己以前的豫想一樣，果然沒有顯出遇着故人的神氣。只是、在那裏面閃着的，無非是照例地彷彿

什麼東西似的可憐的眼光罷了。

自己只把眼睛向着下面，從夥計的手裏接過帳單來，默然地走向咖啡館入口旁的賬臺面前算賬去了。在賬臺前一位面貌熟識的，頭髮漂亮地分着的夥計頭，無聊地坐在那兒，

「那邊的是敎英語的人吧！可是這咖啡館裏請來敎的嗎？」

自己一邊會錢，一邊這樣地問，夥計頭只是望着門外的街道，顯出一付無聊的神氣，對我這樣地回答：

「那兒是，並非是請來的哩。只是每天夜裏跑來，來了就那樣敎着。彷彿據說是老朽的英語先生似的，因爲那兒也不能敎，大概就是來混混時候的吧。一杯咖啡便整晚的坐實了，這在我們是眞不大見得感謝呢。」

聽到了這種話、同時我們底毛利先生不知哀願着什麼的那付眼光，忽然間在自己底想像裏浮起來了。啊啊，毛利先生。直到現在自己方才把先生——把先生高尙的人格勞髴剛才理解到了似的。假使眞有生來便是敎育家這種說法的話，先生許實在就是那種人了。在先生，敎英語這回事，就和呼吸空氣這回事是一樣，雖然停止一刻也是不成的。若要勉强止住牠，便和剛失了水分的植物或是什麼一般、先生旺盛的生活力也就會即刻完全萎靡掉了的吧。所以先生每夜爲敎英語的那種興味所驅使，特意地一人到咖啡館裏啜一杯咖啡來，自然這並不是就如那夥計頭一類人所視爲來混混時候的悠長的性質的事。況且從前我們還疑惑先生的誠意，以爲他是爲了生活的緣故而嘲笑着的，到如今才知道那是只有從心中令人慚愧的謬誤、想起來，爲了這種所謂混混時候的，爲生活起見的，這樣世間惡俗的解釋的緣故，我們毛利先生是怎樣地感到痛苦啊！固然在這樣的苦痛之中，先生還是不斷地表示着恣然的態度，一邊把那紫色的領帶和那高帽子紮束緊固，比吉訶德 Don Quixote 還要勇敢地把不屈不撓的譯讀繼續下去。但是在先生底眼睛裏，時常地哀求着受先生敎授的學生們的——恐怕是先生對着這個世間全體的——同情的眼光，還不是傷感地也存在那兒嗎？

剎那間在想着這種事的自己，哭好呢，笑好呢？一邊被一種莫名其妙般的感動壓制着，一邊把面孔埋在外套的領子裏，忽忽地向着咖啡館外面出來了。却是後面毛利先生在很明亮的淸冷的電燈光底下，以沒有了客人爲幸似的，發出那照例的切金屬的聲音來，對熱心的夥計們還在敎着英語。

「因爲是代名的詞，所以叫做代名詞。喏，代名詞。明白了嗎……」



箇壁鐵路趣聞

（和園）

箇壁鐵路。爲雲南商辦鐵路之一。由滇越鐵路之壁色寨車站。以達箇舊礦山。長約百里餘。滇越路爲法人所築。路軌本窄狹。箇路則較滇越路爲尤窄。因建築時。當地紳商。思與滇越路同軌。恐法人之勢力直達礦山。想比滇越路加寬。又無此財力。不得已而採用此窄軌。因之路軌過窄。速度甚慢。常鬧種種笑話。茲錄之如下。以博閱者一粲。

△中氣不足　此路因路軌甚窄。故車頭甚小。馬力不足。行至蒙自附近一山頂。因斜度過甚。汽力不足。常傾退至山脚。必俟添煤加水。增足馬力。始得一鼓而上。謔者因謂之中氣不足。須服補中益氣湯。

△車牛賽跑　一日。有一牛在軌道旁食草。適車至。汽笛大鳴。牛不知退避。沿軌道狂奔至十數里。儼如韓子盧逐東閣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牛急於前。車疲於後。卒趕不上。而被兎脫。人咸謂之「車」「牛」賽跑。火車之速力。尚不及牛。亦云奇矣。

△車下檢菌　雲南產雞㙡菌。形如冬笋而肥大倍之。味亦略似。而清脆細嫩。香美絕倫。箇壁鐵道沿路叢草中。常生是菌。乘客見之。跳下拾取。復行躍上。視爲常事。有內急者。多下車便溺。復行趕上。並無危險。昔人云安步當車。此則坐車亦可當安步矣。

△自由行動　箇壁路火車因路軌甚窄。故常脫離軌道。自由行動。日必數起。車上必帶起重機。司機者常探首窗外。見出軌時即行停止。用起重機撥入軌上。再行開駛。因其行甚緩。故雖常自由行動。(出軌)而並未肇禍。亦可謂該路之特色矣。

時人彙誌



林成秀

林成秀。字浥塵。遼中人。曾充奉天省議會議長。清丈局總辦。東三省官銀號總文書。現任河北建設廳廳長。